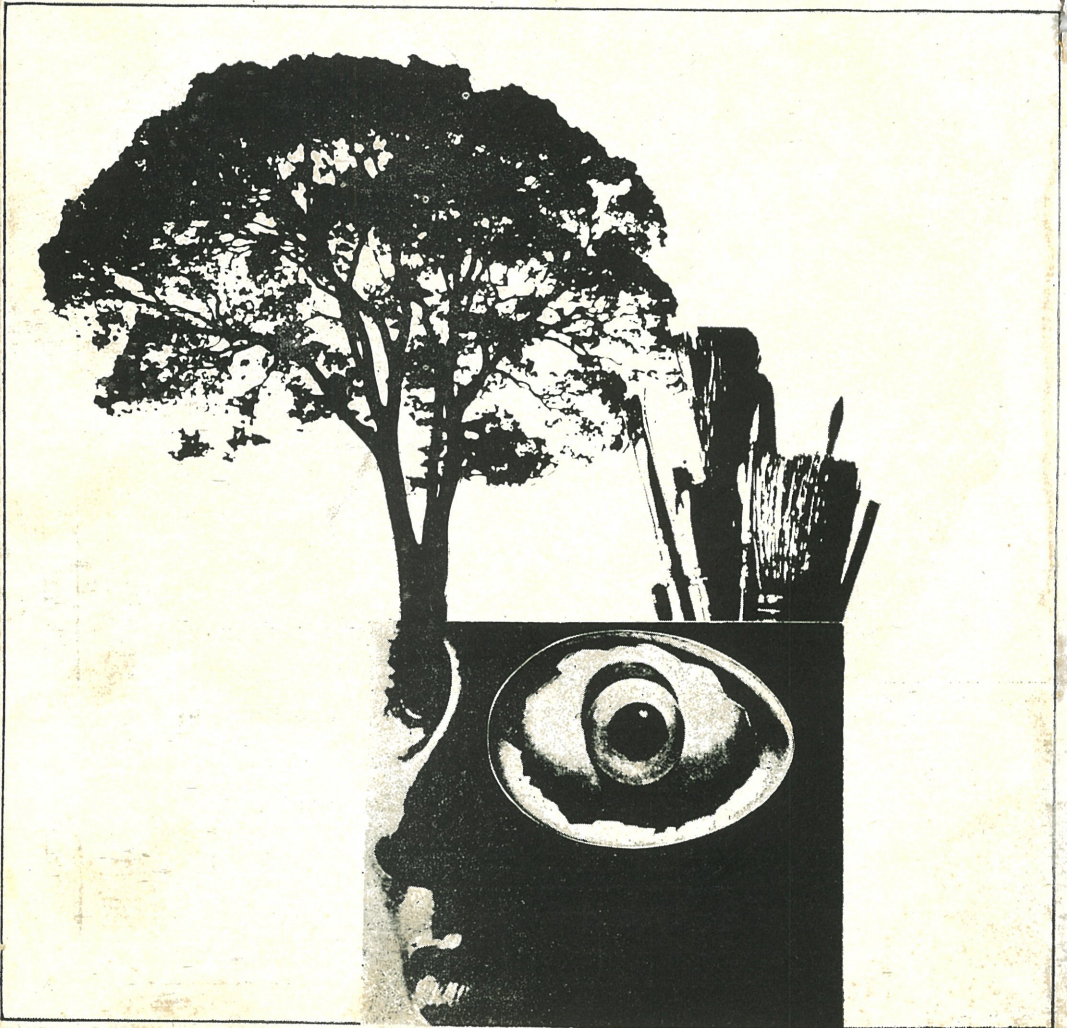


# 書評 9

版出日1月元年63國民華中

BOOK REVIEW AND BIBLIOGRAPHY



設計 / 楊國台

# 全國首創 數字式時鐘收音機

音響技術日新月異的國際牌收音機，又推出具有收音、報時、鬧鐘、定時等多用途的RC-6000數字式時鐘收音機。而且革新傳統的指針報時方式，首創為數字式；為大眾創造了快樂方便的居家享受。



RC-6000

1. FM/AM兩用，音質均極優美：採用9個高性能矽質晶體以及高感度鐵粉蕊天線，可確保良好的收聽。
2. 計時正確，有電鐘性能：將電源線插入交流電插座（60赫，120伏特）本機即發生電鐘的作用，並能以活頁報時方式作正確的計時。
3. 自動播音，自動鬧時：將時鐘分離器定在自動（Auto）或鬧鐘（Alarm）的位置即可被音樂或蜂鳴器喚醒。
4. 設計科學、使用簡便：一機兩用，採用方便之圓型選台器及定時器，操作容易快速。



## 國際牌電晶体收音機

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榮譽出品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 書書 目評

## BOOK REVIEW & BIBLIOGRAPHY

### 9期目錄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 |     |            |                              |
|-----|------------|------------------------------|
| 專論  | 張欣伯 [39]   | 與夏志清教授談秦可卿                   |
|     | 龍寶麒 [55]   | 中國現代文學的幾個問題                  |
| 書評  | T. A. [3]  | 談 THE GREAT GATSBY<br>的三個中譯本 |
|     | 鄭明嫻 [50]   | 評介「講理」                       |
|     | 亞青 [64]    | 致何索書                         |
|     | 何欣 [75]    | 論黃春明的小說中的人物                  |
|     | 謝嘉珍 [116]  | 「鍾理和短篇小說選集」                  |
| 讀隨筆 | 簡宛 [102]   | 「小太陽」裡愛的世界                   |
|     | 丘秀芷 [121]  | 讀「風樓」                        |
| 特稿  | 張良澤 [107]  | 鍾理和作品概述                      |
| 短評  | 魏思平 [48]   | 暢銷書？                         |
| 書目  | 本刊資料室 [96] | 作家書目                         |
|     | 黃淑惠 [100]  | 十一月新書                        |
| 專欄  | 彭歌 [13]    | 談談自己的書                       |
|     | 高歌 [24]    | 寧靜的海——彭歌                     |
|     | 本刊資料室 [87] | 作家畫像                         |
|     | 劉紹銘等 [124] | 書評信箱                         |
|     | 本社 [132]   | 編後                           |
|     | 方邁 [I]     | 批評索引                         |

封面設計：楊國台 刊頭設計：古統賢 作家畫像：陳文藏 沈臨彬

■本刊文字及圖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歐美地區定價(含郵費)：

每冊：美金一元(平郵) 美金2元(航空)

一年(12期) 美金8元(平郵) 美金16元(航空)

二年(24期) 美金15元(平郵) 美金30元(航空)

亞洲地區定價(含郵費)：

一年(12期) 美金6元(平郵) 美金10元(航空)

二年(24期) 美金11元(平郵) 美金19元(航空)

長期訂閱請將文票或郵局滙票逕寄本社，海外訂閱

請以美金文票抬頭 Mrs. Celia Hong

逕寄本社：P.O. Box 39-33, Taipei, Taiwan, R. O. C.

本社美方聯絡人

Mrs. Jane Shih

1920-C Orchard Street

Urbana, Illinois 61801

U. S. A.

## 書評書目

每月一日出版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

(一至八期為雙月刊，第九期起改月刊)

發行人：洪敏隆

出版者：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輯者：書評書目編輯委員會

社址：臺北市博愛路五七號(四樓)

信(稿)件請寄：臺北市

郵政信箱三九——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七六三

劃儲戶：一九二七四號

總經理：遠東書報社

印刷者：協林印書館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誌第三七四〇號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登記執照三三二二三號

二年

(2412冊)

冊) 一五〇〇元

冊) 二六〇〇元

冊) 元

冊) 元

郵撥戶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 談 THE GREAT GATSBY 的

## 三個中譯本

T. A.

費滋傑羅 (F. Scott Fitzgerald) 是一位以詩的筆觸寫小說的美國作家。有關他的生平及作品的研究報告已經多得不可勝數，除非有獨到的見解，否則用不着在這裏浪費筆墨。本文的主旨是專就費滋傑羅的「*The Great Gatsby*」一書的三個中譯本做一番比較，供讀者們參考。

*The Great Gatsby* 一書目前坊間的譯本按出版先後排列應該是一、黃淑慎的「永恆之戀」（正中書局出版，民國四十三年四月臺初版，一七〇頁；）二、王潤華，淡瑩合譯的「大哉！蓋世比」（中華出版社出版，民國五十八年八月初版，二〇八頁；）三、喬志高的「大亨小傳」（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民國六十年三月初版，一九五頁。）

• 3 •

由於篇幅問題，本文僅能討論以上三個譯本的第一章。  
請先看看黃淑慎譯的「永恆之戀」。

• 4 •  
黃先生的譯本很可惜地把費滋傑羅的原名第一個縮寫字母「F」(Francis)印成「E」(封面,前言及封底裏一共出現了三次)。把人家名字印錯了似乎不太恭敬。

「永恆之戀」的第一句就錯得離譜。原文是 In my younger and more vulnerable years 黃先生居然把 vulnerable (脆弱的,易受傷的)看成 venerable (受尊敬的)而譯成「在我年輕更受人敬重一點的時候。」(第一頁)這一類的錯誤黃先生犯得相當多,下面有幾個例子。

原文: In consequence, I'm inclined to reserve all judgements, a habit that has opened up many curious natures to me.....

黃譯: 結果弄得我對樣樣事都保留意見,這個習慣雖然使我對人類的許多古怪脾氣開了竅……(第一頁)  
(原文裏 opened up 應作「招惹來」解。固然招惹來了經過仔細研究或者得到教訓之後或許會開竅,不過兩者之間並無必然的關連。)

原文: .....one Year I wrote a series of very solemn and obvious editorials for the Yale News.....

黃譯: 有一年我給『耶魯新聞』寫過不少莊嚴透澈的社論。(第四頁)

(Obvious 一字在這裏應當是「衆人皆知」或「膚淺」之意,並不是「透澈」。)

原文: It was a matter of chance that I should have rented a house in one of the strangest communities in North America.

黃譯: 我在北美州最不熟悉的小地方租下一所房子真是再巧也沒有的事了。(第四頁)  
(Strangest 在這裏是「稀奇,古怪」之意,它和而後提到的 two unusual formation of land 彼此呼應。)

原文: "It belonged to Demaine the oil man."

黃譯：那是大汽油商得曼的汽船。（第六頁）

（這句話是接着上面一句 "I've got a nice place here." 而來。湯姆·布坎南 (Tom Buchanan) 大手一揮，包括了整片房地產，而非專指那隨波起伏的汽艇。）

原文：“The whole town is desolate. All the cars have their left rear wheel painted black as a mourning wreath, and there's a persistent wail all night along the north shore.”

黃譯：全城都像被遺棄似的，所有的汽車都把左後輪油成漆黑，像花圈一樣，沿着北岸整夜嗚咽。（第八

頁）

（Desolate 是「淒涼」，「寂寥」之意。此外，譯文給讀者的印象是汽車沿着北岸整夜嗚咽。其實作者是用誇張的筆法說城北沿湖一帶的人每晚都因黛西 Daisy 離去而難受。）

原文：“You are!” He took down his drink as if it were a drop in the bottom of a glass. “How you ever get anything done is beyond me.”

黃譯：男主人懷疑的瞧着她，又看看他的酒杯好像在找那杯底剩下的一滴。他說：「真的嗎？我真不知道你那天練得够。」（第九頁）

（He took down his drink as if it were a drop in the bottom of a glass. 在這裏的意思應該是「他將酒一飲而盡」，黃先生把 took down 誤看成 look down，因而譯成「看看他的酒杯」此外，“How you ever get anything done is beyond me 的意思是「真不懂妳怎麼還練得出什麼東西來。』 get anything done 沒有「練得够」的意思。）

• 原文：“Slenderly, languidly, their hands set lightly on their hips, the two young women preceded us out on to a……”

• 黃譯：那兩位小姐用筋瘦的手扶着腰在我們前邊，一同步到……（第十頁）

• (這裏的 slenderly, languidly 是指這兩位小姐走路的姿態，並非形容她倆的雙手。)

6 原文：“……he used to be the silver polisher for some people in New York that had a silver service for two hundred people……”

黃譯：“他在紐約給二百多人擦銀器……”(第十二頁)

(原文的意思是說這個僕人以前給一家人擦銀器，這家人的銀器多得可供兩百人用餐。)

原文：“She’s a nice girl.” said Tom after a moment. “They oughtn’t to let her run around the country this way.”

黃譯：“過一會湯姆說：『她是一位很好的小姐，她們應該讓她到全國去跑一跑。』”(第十七頁)

(差了一個「不」字，意思全然相反。就算加上一個「不」字，句子也不通順，似乎應該譯為：「她是個好女孩子，他們不該讓她到處亂跑。」)

以上是十個譯錯的例子，不過黃淑慎先生的譯本裏偶而也會有神來之筆，十分傳神。譬如說把……but we’ve always been unusually communicative in a reserved way……乾淨倒落地譯成：“可是我一向非常默契。”(第一頁)；又如把 Two shining arrogant eyes had established dominance over his face 譯成“閃着傲慢的雙眼，奪了整個的臉勢。”(第六頁)；把……sitting down at the table as if she were getting into bed. 譯成“打着哈欠像上床似的落了座。”(第十頁)

X

X

X

現在來看看王潤華，淡瑩合譯的「大哉！蓋世比」。以下簡稱「王譯」。

從王譯本內附載的「譯者手記之一」，「譯者手記之二」以及列在後面的「重要參考書目」可以看出王潤華，淡瑩兩位先生對費滋傑羅的這本小說有着深愛，相信是憑着一股熱情把它譯成中文的。如果的確如此，他倆這股勁的確值得讚揚。不過，將一種文字翻譯成另一種文字，光憑一股勁還是不够的。許多年青的朋友想翻

譯書，正如同許多少年想寫詩；興趣有餘，火候不足，的確是件遺憾的事。希望年輕的朋友們在沒有把基礎打穩之前最好不要操之過急，以免自毀一番美意。

下面也同樣舉出十個譯錯的句子。

原文：and so it came about that in college I was unjustly accused of being a politician.....

王譯：所以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就不公平的被人誣告為搞政治的野心家……。（第廿六頁）

（這裏的 politician 一字很可以直譯為「小政客」。王譯「搞政治的野心家」，未免太嚴重了。）

原文：Most of the confidences were unsought--frequently I have feigned sleep, pre-occupation, or hostile levity when I realized by some unmistakable sign that an intimate revelation was quivering on the horizon: for the intimate revelations of young men, or at least the terms in which they express them, are usually plagiaristic and marred by obvious suppressions.

王譯：我不祈別人對我內心的瞭解——當我從一些毫無疑問的徵象解釋到一種內心的啓示在地平線上哆嗦着，因此我經常佯裝懵懂，做出有成見或不友善的輕浮的樣子；因為青年人內心的啓示，或至少他們用來表現的方法，經常都是剽竊的或被人云亦云的壓力抑制得粉碎。（第廿六頁）

- （在這一段裏，revelation 被錯譯為「內心的啓示」，sleep 被誤譯為「懵懂」，preoccupation 被誤譯為「有成見」。Most of the confidences were unsought 較正確的翻譯應該是「通常都是別人不請自來的向我傾吐心思。」feigned sleep, preoccupation, or a hostile levity 是「假裝睡着」，推稱另外有事或者擺出一付毫不同情，甚至惡作劇的態度」之意。when I realize by some unmistakable sign that an intimate revelation was quivering on the horizon 很可以簡單地譯為「每當我察覺

• 8 •  
到有人想向我傾吐心思時，」所謂「當我從一些毫無疑問的徵象解釋到一種內心的啓示在地平線上哆嗦着」只有使讀者更加困惑不解；最後面一段的意思是：青年人把你當作知己而傾吐的知心話往往是千篇一律，而且是吞吞吐吐，欲語還休。）

原文……but the actual founder of my line was my grandfather's brother who came here in fifty-one, sent a substitute to the Civil War, and started the wholesale hardware business that my father carried on to-day.

王譯：但我們這家真正的發跡人是我祖父的兄弟，他五十一歲時來到這裏，給內戰送些補給品，開始做起今天我父親繼承的代理槍砲的生意。（第廿七——廿八頁）

（在這一段裏，王譯本犯了三個錯誤：把 who came here in fifty-one 譯成「他五十歲時來到這裏」，原文的意思是「他於一八五一年來到這裏」；把 substitute 譯成「補給品」，原意是「替身」，美國當年也有花錢雇人代自己當兵的事；又把 wholesale hardware business 譯成「代理槍砲的生意」，其實，wholesale hardware business 指的是五金批發生意。）

原文：I wanted no more riotous excursions with privileged glimpses into the human heart.

王譯：我不再要放蕩的流浪，不想再有特殊的機會去多望一眼人類的內心。（第廿七頁）

（原文的意思是：我不想再做窺人隱私的荒唐事了。）

原文：Everybody I knew was in the bond business……

王譯：據我所知，每個人都和這門生意有關。（第廿八頁）

（應該是：我認得的人都和這門生意有關。「我認得的人」並不是「每個人」。）

原文：---but now he'd left Chicago and come East in a fashion that rather took your

breath away; for instance, he'd brought down a string of polo ponies from Lake Forest.

王譯：——可是現在他離開芝加哥，符合潮流的來到東部，更叫人嘆為觀止；譬如，他把湖濱森林的一羣馬都買下來。（第卅頁）

(in a fashion 不是「符合潮流」的意思，brought down 更非「買下」。這句話可以譯為「——現在他已從芝加哥遷來東部，搬家排場之大，簡直令人咋舌；舉個例說，他把家裏玩馬球的馬匹全都運了過來。」)

原文：“Now, don't think my opinion on these matter is final,” he seemed to say, “just because I'm stronger and more of a man than you are.” We were in the same senior society, and while we were never intimate I always had the impression that he approved of me and wanted me to like him with some harsh, defiant wistfulness of his own.

王譯：「現在，不要以為我對這些事情的意见是決定性的，」他好像說，「而是單單因為我比你強，比你更像男人。」我們同樣在一個上流社會裏，而當我們無法親近時，我總覺得他看得起我是為了希望我也喜歡他那些苛刻的橫霸的渴望。（第卅二頁）

- （第一個字 Now 並沒有「現在」的意思，它不過是英、美人士的口頭語，似乎沒有必要譯出來。以下這句話，王譯也是語焉未詳，不算流暢的中文，可譯為「不要因為我比你壯，你打不過我，於是你就一切聽我的。」此外，senior society 指的是高年班或高年班學生的社團，並非「上流社會」；while we were never intimate 並不是「而當我們無法親近時」，while 在這裏是「雖然」，「儘管」之意，所以譯為「雖然我們兩個一直沒有成為好朋友」似乎比較妥當；後面這句「我總覺得他看得起我是為了希望我也喜歡他那些苛刻的橫霸的渴望」更是會錯了原意，原著的意思是：我總覺得他看得起我，而且帶着那股愛理不理的神情，希望我也看得起他。）

原文：“Why candles?” objected Daisy, frowning. She snapped them out with her fingers. “In two weeks it'll be the longest day in the year.” She looked at us all radiantly.

王譯：“什麼，蠟燭？”黛茜蹙起眉頭，不滿意的說。她用手指把它們捏熄。「兩個星期內，簡直是一年中 longest 的日子了。」她看看在燦然中的我們。（第卅六頁）

（「什麼，蠟燭？」不如譯成「爲什麼點蠟燭呢？」。In two weeks it'll be the longest day in the year 是說：「再過兩個星期就到夏至了，」並非「兩個星期內，簡直是一年中 longest 的日子了。」。後面緊接着又來的「她看看在燦然中的我們。」也是會錯了意，應該是「她滿面紅光〔或容光煥發〕地看着我們。」）

原文：You know—I lock you up accidentally in linen closets and push you out to sea in a boat, and all that sort of thing—

王譯：“你知道——意外的地你們鎖在絲綢做的房裏，然後把你們放進一艘小船，推出海面……。」（第四十四頁）

（若照這種譯法，似乎是把「你們」鎖在絲綢做的房裏，然後放進一艘小船推下海，這種翻譯未免太荒唐了。原文的意思是「假裝不是有心地把你倆鎖在衣櫥裏，或者讓你倆坐進一艘小船，然後推它下海……。」）

原文：Their interest rather touched me and made them less remotely rich—nevertheless, I was confused and a little disgusted as I drove away. It seemed to me that the thing for Daisy to do was to rush out of the house, child in arms—but apparently there were no such intentions in her head. As for Tom, the fact that he “had some woman in New York” was really less surprising that he had been depressed by a book.

王譯：他們的關心相當感動我，也減少了他們因爲富有而高高在上的與我疏遠的態度，所以當我回去時，

我感到一片迷茫。在我看來，黛茜想要做的事是走出那間屋子，抱着她的女兒——雖然很明顯的，她的腦裏沒有這個念頭。至於湯姆，他「在紐約搞上一個情婦」的事實一點也不驚奇，奇怪的是他被書本弄得志氣沮喪。（第四十五頁）

（原文的意思是：他倆的關心令我頗為感動，使我覺得他倆並不那麼因為有錢而拒人於千里之外。儘管如此，開車回家時心中還是無法釋然，甚至覺得有點厭煩。在我看來，黛茜應當抱着孩子離家出走——不過她顯然並沒有這個念頭。至於湯姆，他「在紐約有個女人」一事並不使我怎麼吃驚，反倒是他居然被一本書弄得如此沮喪，這一點使我大感驚訝。）

此外，王潤華和淡瑩兩位先生將 *twelve to fifteen thousand* 譯為「十二到十五千」（第卅頁），把 *motor-boat* 譯為「摩多遊艇」，似乎不太合乎「國情」。

X

X

X

相形之下，喬志高先生譯的「大亨小傳」要高明得不知多少。喬先生譯文之流暢通順的確令人佩服。林以亮先生在「介紹大亨小傳」一文已經舉出好幾段妥貼的譯文，為避免錦上添花之嫌，這裏僅錄下兩段來供讀者們欣賞。

原文是：The lawn started at the beach and ran toward the front door for a quarter of a mile, jumping over sundials and brick walks and burning gardens--finally when it reached the house drifting up the side in bright vines as though from the momentum of its run.

喬譯：草地從海灘起直奔大門前，足足有四分之一哩，一路跨過日規，磚徑，和幾處花朵盛放的小園子，一口氣奔到房子牆脚下，爽性變成綠油油的常春藤，沿着牆順勢往上爬。（第六頁）

（這一段最傳神之處應該是結尾處「順勢」這兩個字。）

原文是：For a moment the last sunshine fell with romantic affection upon her glowing

• 12 •  
face; her voice compelled me forward breathlessly as I listened—then the glow faded, each light deserting her with lingering regret, like children leaving a pleasant street at dusk.

喬譯：夕陽的餘暉一時親熱地映在她光采的臉盤上；她的低聲細語逼得我湊上前去屏聲傾聽——然後光采逐漸消逝，依依不捨地離開了她的面容，就像小孩子們在黃昏街頭留連忘返一樣。（第十四頁）

最後，願意就喬先生譯文中幾點小問題提出個人的幾點小意見。

喬譯：他在無意之間使我榮任了這一帶地方的封疆大吏。（第四頁）

原文是：He had casually conferred on me the freedom of the neighbourhood.

（喬先生在這裏用「封疆大吏」，想必是有意加以誇張，不過如此一來與前後的文氣似乎略有不襯之感，是否可譯為：「他在無意之間使我感到自己像是這一帶的識途老馬」？）

喬譯：於是在又熱又刮風的一天晚上，我開車跑到東卵去看這兩位對於我幾乎完全陌生的老朋友。（第六頁）（照原文看來，當時正是夕陽西下之時，「晚上」似應改為「傍晚」；「對於」兩字似乎也不必。）

喬譯：在家裏，每逢晚上應酬客人，大家總是聚精會神，每一階段等不及地向前巴望，希望好的還在後頭，而到臨了終不免失望，要不然就是每一時刻都感覺侷促不安。

原文是：It was sharply different from the West, where an evening was hurried from phase to phase towards its close, in a continually disappointed anticipation or else in sheer dread of the moment itself.

（這一句結尾處的 in sheer dread of the moment itself 似乎該譯為「深恐一天的終了到來。」the moment itself 指的應該是「一天的終」，「一天的結束」，而不是「每一時刻」，如此則更能顯示出美國東岸人士和西岸人士在打發時間上兩種心情的對比。）

# 談談自己的書

彭歌

## ——回顧與自省

好多年前，讀一本很可愛的小書：「遠溪清流」。其中有一段說，一位女士問一位畫家，哪一幅畫是他自認為最滿意的作品？

畫家說，「我馬上動手畫的這一幅。」

這個故事的真假不必去考證；但那畫家所流露的樂觀、謙遜，而又充滿自信的心情却十分可喜。他永不以過去已有的作品為滿足，總相信下一次還可以作得更好；而且，也暗示他抱着絕不罷休、繼續努力下去的決心。這是很有啓發性的說法，因而我對於自己的書，也抱着同樣的期待。祇要能繼續寫下去就好，用不着回顧，更無所用其流連。

近二十幾年間，寫了若干作品，出版了若干冊的書。不時有識與不識的朋友會寫信來，討論從前的作品。一週前還有位先生問我，「清查史諾」那篇文章何處可以找到？真連我自己一時也說不清楚。恰巧這時「書評書目」主編人催我談談自己的書，乃抽暇把書架上的書一一理出，作了一番檢查，編成最簡單的書目。這才發現從民國四十二年到現在，二十年來我一共出版了四十八本書。

我依照書的內容與性質，將這四十八本書歸為五類：(一)小說類共十五種。(二)翻譯類共八種。(三)論著類共五種。(四)專欄類共十七種。(五)遊記類共三種。大約

五百萬言。災梨禍棗，其罪深矣。至於已發表而尚未結集，和未完成、未發表的作品，大約亦有此數。

我自入大學，接受的都是新聞教育；就業以來，一直不曾離開過新聞崗位。對於這一行，我當然是有興趣的。但我也相當瞭解所謂大眾傳播之影響與貢獻，有一定的限度。自五十五年以後，經常在報紙上寫專欄。近一年來的工作更以言論為主，政論時評，其實皆非我之所好，更非我之所能。我的志趣是在寫小說。我對小說，樣樣都喜歡嘗試。但大部份作品是在民國四十九年赴美讀書以前發表的。在海外的時候，課業雖頗繁重，畢竟尚有假日可資利用，因能寫成「在天之涯」；那本書後來得到教育部的文藝創作獎。五十三年回國之後，工作的擔子越來越重；勉強完成了一個長篇「從香檳來的」。這本書得到中山學術文藝獎。這兩種獎被認為是國內給予文藝作者的最高榮譽；我僥倖能先後得到這樣的鼓勵，內心實在有無限的惶恐。我對自己最爲不滿的事情之一，就是我近年竟沒有努力去寫小說——這是我真正喜愛的事，並且總覺得如果一直寫下去，或許還可以寫得好一點兒的。

至於報紙上的專欄和評論，多少有些「即興之

作」的意味。其中包括對於新知識、新觀念、或新作品的介紹；對於這個時代（包括自己在內）的批評。我是以很大的誠意與熱情來寫這些東西，專欄文字也能得到讀者的謬賞。但我總覺得這不應該是我「幹它一輩子」的事。

於是，這中間出現一種妥協的情況，我翻譯了一些外國作品，其中有的是很好的小說。這是自己對自己的讓步和安撫——自己寫不出來的時候，就翻譯一些別人的作品吧。就某種意義說，不免是「捨己耘人」。但是，像「改變歷史的書」、「人生的光明面」、「天地一沙鷗」、和「浩劫後」等等引起讀者的熱烈反應與獎飾，令我多少感到了一種無心插柳而居然柳亦成蔭的快樂，格外來得欣喜。

能够與筆墨爲緣，樂此不疲，我應該感謝許多人，老師的教誨、朋友的激勵、妻子的內助、出版界的合作、以及廣大讀者的愛護。負責、認真、並尊重作者權益的出版家，是支持作者繼續努力的推動力量。在此我應特別感謝老友林海音女士主持的純文學出版社和劉振強先生的三民書局。至於與少數出版者不愉快的經驗，我想不必多說了。總而言之，如果寫作純然

是「爲稻梁謀」，那將是極痛苦也極困難的事。

我把二十年來的作品簡介於此，目的不是在提供資料，而是在和一些熱愛寫作的青年朋友們相期共勉。我充其量不過是中人之資，但祇是靠了一股熱情與優勁，不斷地磨鍊，不斷地學習，也曾有過不少次碰壁的經驗，二十年間倏倏也能出了四十八本書；我相信，寫作並不完全是難事，並不完全是苦事，更不完全是付出心血而毫無收穫的事——最主要的收穫，是你自己可以享受到一種完成感，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朝前走着。而且，漸漸地，你所講的話有了越來越多的聽衆。

以下是我的書目；在五類之下，依照各書出版的年月次序排列。編者本來要我每本書的版次和冊數寫出，不幸因爲有幾位出版者並沒有時時與我聯繫，我無法提出數字來。又因最近紙價和印刷上漲，我所註出的定價都是初版的定價，目前的售價可能略高，也說不定。

（附帶說一句；在我的短篇小說中，有幾篇曾被譯爲外國文字。「黑色的淚」由朱立民教授譯爲英文，收入吳魯芹先生主編的「新中國小說集」。「象

牙球」由殷張蘭熙女士譯出，收入她自己編的「象牙球及其他」。權熙哲先生曾將我許多短篇譯爲韓文，在韓國日報上連載。另外有一兩篇譯爲日文，譯者不詳。）

## 壹、小說類 共十五種

1 「殘缺的愛」，中篇小說，「自由談」月刊連載，中國自由出版社出版，四十二年十月初版，定價七元。卅二開本，分十七章，一二〇頁。曾印兩次，約五千冊。

2 「昨夜夢魂中」，短篇小說集。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四十五年三月初版，四十八年八月再版。定價港幣三元。卅二開本，收有「昨夜夢魂中」、「尋畫記」、「苦澁」、「憶夢錄」、「橋下之祭奠」、「除夕」、「焚情記」、「青芽」、「銀夜」、「孤城書簡」、「斷鴻」、「憂鬱的靈魂」、「淡水河上」等十二篇。卅二開本，二八九頁。亞洲出版社爲我出版這本集子，是因我

是年以「黑色的淚」獲得亞洲短篇小說獎。

3

「落月」。中篇小說。「自由中國」連載後出版，四十五年八月出版，定價新臺幣七元。卅二開本，一二〇頁，現已絕版。此書因承已故臺大夏濟安教授的批評，而受到朋友的注意。獲得四十五年中華文藝獎金。

4

「流星」。長篇小說。「自由談」月刊連載，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四十五年八月初版。卅二開本，分十二章，一七三頁。定價新臺幣十元。

5

「過客」短篇小說集。香港友聯社出版，四十六年一月初版，定價港幣一元五角。卅二開本，一六四頁。收有「林神父」、「沙河燕」、「懦夫」、「賣藝人」、「蠟臺兒」、「生辰」、「新年」、「過客」等八篇。「過客」曾入選友聯社主辦之短篇小說獎。

6

「煉曲」。中篇小說。「自由談」月刊連載。自費於四十年一月出版，後經明華書店重印。卅二開本，分九章，九五頁。

7

「尋父記」。長篇小說。「新生報」連載，明華書局出版。四十八年四月初版。定價十二元。卅

二開本，二二二頁。四十六年七月間，我到日本旅行，是我第一次出國；回來後寫成這本一部份取日本為背景的小說。

四十八年七月初版，定價港幣八角。卅二開本，七九頁。

9

「象牙球」短篇小說集。光啓出版社出版，四十九年五月再版，（初版年月不詳）。定價八元。卅二開本，一三二頁。收有「道南橋下」、「象牙球」、「三貂嶺下」、「矮籬外」、「川貝母」、「神田之惆悵」等六篇。

10

「辭山記」短篇小說集。「暢流社」出版。四十九年七月初版。定價十二元。卅二開本，一七五頁。收有「漏網」、「山之舞」、「有辦法的人」、「奇遇」、「辭山記」等五篇。

11

「花落春猶在」中篇小說集。香港中外文化公司出版，五十年九月出版。定價港幣二元五角。卅二開本，二六〇頁。收有「涕泣谷」、「十年風雨」、「巨人之下午」、「花落春猶在」、「弱水」等五篇。

12

「在天之涯」。長篇小說。這是我四十九年赴美

讀書時所寫，「自由談」月刊連載，長城出版社出版。五十二年十月初版。定價十元。卅二開本，分廿七章，二四零頁。這本書曾獲五十三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金。

13

「從香檳來的」。長篇小說。這是自美回國後唯一完成的長篇。中國時報連載，三民書局出版，五十九年六月初版。定價三十元。四十開本，分十八章，上下兩冊，四二六頁。這本書獲得六十年度中山學術文藝獎金；可能是歷年所寫小說中發行較廣而自己亦比較喜歡的一本。

14

「彭歌自選集」。短篇小說集。中華書局出版，六十年十二月出版。廿四開本，四三四頁。收有「黑色的淚」、「林神父」、「薄暗之花」等十八篇。精裝本定價八十八元。自己覺得喜歡的短篇，多收輯於此。

15

「K先生去釣魚」。中篇小說集，新生報連載，華欣文化中心出版，六十一年六月初版。定價十八元。卅二開本，二四四頁。收有「K先生去釣魚」、「餘香」、「情俠」等三篇。後兩篇曾分別列入香港出版的「小說報」第九十六號和第一

○五號。「K先生去釣魚」是我寫的惟一政治性小說，算是一種變格。

## 貳、翻譯類 共八種

1

「奈何天」(Heaven Has No Favorites)，原作者是歸化美國籍的德國作家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長篇小說，「自由談」月刊連載。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五十七年十一月初版，五十八年十二月再版。四十二開本，共廿一章，上下兩冊，三八一頁。定價港幣八元。

2

「改變歷史的書」。(Books That Changed the World)。原作者為美國名學人，伊利諾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長唐斯博士(Dr. Robert B. Downs)。純文學出版社出版，定價廿四元。五十七年七月初版。至六十二年十一月已銷二十四版。書中介紹文藝復興時代以來影響歷史最重要的十六本巨著。最初，我認為這本討論學術

的書，未必能為廣大讀者接受。不意出版以來詔承師友獎飾，受到知識份子的讚勉，並有好幾家大專院校列為參考書。由此亦略可見社會上讀書風氣之盛，與讀者們特別是青年朋友們追求知識的心情是如何熱切。我覺得特別高興。

3

「權力的滋味」(The Taste of Power)。原作者是捷克作家有「紅色漢明威」之稱的穆納谷(Labislav Mnacko)。「純文學」月刊連載，純文學出版社出版，定價廿四元。五十八年九月初版。六十二年第六版。卅二開本，分十八章，三二六頁。原著係在「捷克自由化」時完成。蘇俄派軍推翻杜布西克自由派政權後，穆納谷生死不明。這是共產黨人所寫最好的反共文學作品之一。

4

「改變美國的書」(Books That Changed America)。原著者也是唐斯博士。純文學出版社出版，六十二年五月初版，六十二年六月第四版。定價卅元。卅二開本，三六八頁。此書收有美國開國以來影響其歷史發展的書籍二十五種；從性質與寫作方式來看，可視為「改變歷史的

書」之姊妹篇。

5

「浩劫後」(QBXL)。長篇小說。原作者是美國的猶太籍作家尤瑞斯(Leon Uris)。中國時報連載，純文學出版社出版。六十一年四月初版，六十二年十一月第四版。定價三十五元。卅二開本，共分四部，五八三頁。這是到目前為止我所譯的最長的一本小说。翻譯的時候未覺其長，而祇感到它的緊張與重壓感。

6

「人生的光明面」(The Amazing Results of Positive Thinking)，原作者為美國名教育家布道家皮爾博士(Dr. Norman V. Peale)。新生報連載，純文學出版社出版。定價廿四元。六十一年十月初版，至六十二年十一月印行第廿四版。卅二開本，分十四章，二六六頁。這本書的暢銷一時，可能與我們最近一二年來的心境有關。這是一本很動人的勵志之書，讀之有令人不憂不懼，積極奮鬥的益處。

7

「天地」沙鷗」(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中篇小說。原作者是美國作家巴哈(Richard Bach)。中央日報連載後出版，六十一年十一月

月初版。小版本，八十六頁，定價五元。這本書國內曾有六七種不同的譯本，不過大都採用了我的譯名。蔣經國先生曾推許此書所表現的「追求理想」的精神。中國大陸上，毛共「紅衛兵」曾為這本書舉行討論會，並在廣播中謾罵，說這本書在臺灣風行，是因為「國民黨都吃不飽飯。」不過，聽說毛共最近也已翻譯了這本書，譯名改為「學習海鷗」。這是在我已出版的書中最短最小的一本，已銷行近十五萬冊。

8

「輪」(Wheels)，長篇小說。美作家海萊(Arthur Haley)所著。在新生報連載。這是一本以汽車城底特律為背景，集中反映工業社會種種問題的小說，共卅一章。

2

無改變。收有「二十世紀的大小說家」、「美國文學之瑰寶——白鯨記」、「馬丁·伊登給我們鼓勵」、「雷馬克和奈何天」、「迎遠來嘉賓——哈安璫小姐」、「從兵士之歌看蘇俄宣傳路線」等十六篇。其中「清查史諾」一文，是閱讀這一親毛派老牌左傾作家全部作品後所寫的讀書報告。先在「自由談」發表後，曾由海外報刊轉載。「與外人談漢學」一文，則是在伊利諾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文獻研究」一課的口頭報告。這幾篇作品到最近仍常有讀者來函問起。

1 「文壇窗外」。原由文星書店出版。五十三年七月初版，定價十四元。四十開本，二五九頁。五十八年十二月由傳記文學社另行出版，版本頁數並

### 叁、論著類 共五種

「新聞文學」。原由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出版。五十四年九月初版。當時是承記者公會之命寫成，出版後分贈全體會員，為非賣品。其後因各大專新聞科系同學欲參考者甚多，又自費重印了三千冊，定價二十元。三十二開本，一八七頁。全書分為一、緒論。二、鑄字鍊句的藝術。三、內容與格式的最低標準。四、報導事實與解釋意義。五、「內容」、「造成」、「最長的一日」及其他。六、新聞、歷史與文學。七、新聞學名著二百種等七章、最後一章是根據美國著名新聞學者

莫特博士 (Frank Mott) 主編的「新聞名著二百種」編譯而成。這兩百本書目是美國各大學新聞院系的教授投票選出，為新聞系同學所必讀的名著。我在書目中略加註釋。對國內同學自修或有意深造者，都有相當參考價值。這本書在純文學出版社和三民書局等寄售。我自己手中也還有若干冊，有意函購者請利用臺北市郵政劃撥帳戶一四四四一號姚朋帳戶即可。

3

「新聞學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五十六年五月初版。基本定價六角。四十開本，一一〇頁。要目有：一、新聞自由與責任。二、新聞、輿論與宣傳。三、新聞事業的組織與分工。四、新聞採訪與寫作。五、編輯的要領。六、新聞事業的發展。七、新聞業研習之道等七章，列為「各科研究小叢書」，其目的為王雲五先生所說，「期引導青年學子對現代世界學術獲一鳥瞰的印象，並略知研究之途徑，俾進而激發其專精縱深之探討。」

4

「小小說寫作」本文先在中央日報連載，再由蘭開書局出版。五十七年六月初版，定價十六元。

5

討論小小說的風格、人物、如何搜集材料、結構、格式、視點、轉化、小小說與電視劇、廣播劇、小小說的閱讀法等十章，並附名作芥川龍之作的「羅生門」、託爾斯泰「天網恢恢」、漢明威的「殺人者」等三篇的譯文與評介。

「知識的水庫」。純文學出版社出版。五十八年四月初版，六十二年四月四版。定價二十元。三十二開本，二二二頁。收有「知識的水庫，學術的銀行」、「歐洲的著名圖書館」、「選擇新的西書之門徑」、「讀書人應重視參考書」、「如何選擇參考書」、「用科學方法治經」、「世界最大的書」、「研究西書的書刊」、「研究國際問題的參考工具」、「美國的國會紀錄」、「美國出版界好景空前」、「談談授權影印西書」等十二篇。各文大都在剛剛自美返國服務時所寫，以討論圖書館的任務和參考書的使用為主。對象則是以比較用功而勤於自修的大專同學為主。有的同學來信說，這本書寫得「太深了一點兒」。其實，我已盡力求其深入淺出，我希望青年朋友們讀這本書時，應同時多多利用圖書館，即學即

用，方能得到一些益處。

## 肆、專欄類 共十七種

所謂「專欄類」，是指為報紙所寫的專欄，後來又輯印成集的書。在我的作品中，主要分隸於「三三草」和「雙月樓雜記」，分述如次：

### 一、「三三草」已出版八種

- 1 「書中滋味」，五十八年五月初版。二三五頁。收有「溫柔敦厚」、「三三草談」等八十八篇。
- 2 「青年的心聲」，五十八年十月初版。二二八頁。
- 3 「取者和予者」，五十九年三月出版，二三一頁。收有「薪盡火傳」、「讀需才調查報告」等十七篇。有幾篇是參加亞洲影展擔任評審員的觀感。
- 4 「祝善集」。五十九年十一月初版。二〇九頁。收有「終身祝人善」、「林則徐傳」、「克難苦學記」等八十篇。關於李德哈達的介紹，和一篇「帝王宴」，曾引起討論。
- 5 「筆之會」，六十年五月初版。二〇六頁。這一本性質比較特殊，是記載中華民國筆者於六十年在臺北主辦「第三屆亞洲作家會議」的情形，以及同年到韓國參加「第卅七屆世界作家會議」的經過。當然，主要談的是作家與作品。
- 6 「書的光華」，六十年十二月初版。一九五頁。收有「六十年之書」、「第一層的控訴」等八十二篇。介紹了索茲尼欽的幾本書和雷馬克的「里斯本之夜」。有幾篇討論作家權益，也有幾篇是那年重遊美國的觀感。

7

「回春詞」。六十一年五月初版。二〇〇頁。收有「面對現實」、「尼克森颶風」、「文書政治嗎？不！」等八十篇。因這本書適寫於國際間波瀾疊起之時，所以介紹的書也以與政治有關者稍多。「⊙這個符號」那一篇，後來使得⊙成爲被禁止之列。

1

「書香」。仙人掌社出版。五十七年八月初版，五十八年十一月三版。定價十八元。四十開本，三二四頁。收有「出版家與書卷氣」、「霸才的少年時代」等四十八篇。其中包括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鮑傑士和艾格農等的評介。

8

「讀書與行路」。六十二年四月初版。二二一頁。收有「思親與背影」、「智慧與文學」等八十篇。這本書裏如「罵遍全世界」和「銀漢雙星」等，寫得相當用心。有幾篇則是六十一年春間訪問中東的記載。最後幾篇則是那年出席舊金山中美大陸問題檢討會的見聞。其中葛德曼女士論毛共文學中「英雄與非英雄」的問題，我覺得很有趣味。

2

「新聞圈」。仙人掌社出版。五十八年三月初版，定價十八元。四十開本，一八一頁。收有「報業大王的秘訣」、「草根下的聲音」等三十九篇，全部是與新聞有關的文章。

3

「奇特與平凡」。仙人掌社出版。五十八年十二月初版。定價十八元。收有「蓋一座城的生意」、「密碼專家」等三十八篇。

4

「英雄們」。晨鐘社出版。五十九年十月初版。四十開本，一七四頁。定價十八元。收有「登月者」等二十六篇。主要是記敘一九六九年七月廿一日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的三位英雄人物，和一九六八年尼克森的大選——相當驚險的選舉經過。

二、「雙月樓雜記」

「雙月樓雜記」原在新生報發表，自民國五十五年開始，最初每週兩篇，後改爲每月七篇。以兩千字以內爲度。性質則以對事、人物、新知等的介紹爲多。單行本是分別由幾家不同的書店出版的——

5

「觀美草」晨鐘社出版。六十年六月初版。定價二十元。三十二開本，二一六頁。收有「美國的

知識份子與政治」等三十五篇。前十多篇是五十九年參加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辦的亞洲報業研討會的觀感。

6 「暢銷書」。三民書局出版。五十九年五月初版。四十開本，定價十五元。一八九頁。收有「托爾斯泰新傳」、「暢銷書七十年」、「索茲尼欽的新作」、「蓋瓦拉日記之謎」等三十七篇。是以文學作品爲重的文集。

7 「風雲裡」。驚聲公司出版。六十二年三月初版。定價二十二元。三十二開本，二二三頁。收有「湯因比展望世局」、「沙哈拉夫的信」、「誰將參加北越的權力鬭爭」等四十八篇。

8 「雙月樓說書」。學生書局出版。六十二年三月初版。定價二十五元。三十二開本，二五八頁。收有「談『談學問』」、「古籍導讀」、「漂泊的中國人」等六十一篇。

9 「種樹的心情」。正中書局出版。六十二年十一月出版。本文執筆時，我尚未看到，故書目資料從略。六十一年九月，我離開了新生報，「雙月樓雜記」專欄即從此輟筆。

## 伍、遊記類 共三種

1 「萊茵河之旅」。先在臺灣新生報連載，再由仙人掌出版社出版。五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定價廿二元。四十開本，二七四頁。五十七年九月，我應邀赴西德考察訪問，回國後寫成此書，包括「秋風緊，西柏林」等四十三篇，討論西德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而以文化生活爲主。

2 「天涯孤棹還」。大部份先在「自由談」月刊發表，再由弘毅出版社出版，五十九年一月初版，同年三版。收有「八千里路雲和月」、「世界最大的學術共同市場」、「莫特博士的笑容」等十三篇，主要爲在美求學生活之回憶。

3 「愛爾蘭手記」。這是「三三草」與「雙月樓雜記」部分的合集，大地出版社出版。六十一年六月初版。定價廿四元。三十二開本，一七一頁。六十年九月因出席國際筆會第三十八屆年會，前往愛爾蘭，並經歐陸返國。本書記大會中討論的情況及旅中見聞，分爲「筆會金禧」、「英倫之旅」及「其他」三輯，共二十九篇。

## 歌彭：海的靜寧 歌高

彭歌的世界是一片寧靜的海。它深邃而遼闊，沉穩而堅強。無論什麼時候，它總是呈現出一片靜謐和安詳，一種平和與謙容的況味：

自從民國四十二年，彭歌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說「殘缺的愛」以來，十六年了。這段飄逝如夢的歲月中，彭歌一直沒有停駐，他不斷的讀書，不斷的寫作，不斷的工作，也不斷的提昇了自己和鼓舞着他人——而今，他已經出版了二十三本小說和論著，他也曾先後獲得過中華文藝獎金，十大傑

出青年，學術文藝獎金……等崇高的榮譽和讚美。他依然淡泊而謙遜，依然在不斷的努力與勤奮中塑造他生命的形象；並且，為一個更美好的明天，向社會提出他的建議和告白。

他曾說過：「文學的落伍，就代表著精神生活的落伍，而這正是所有落伍中，最不可救藥的一種。」也許，就由於這一股深刻覺醒的力量吧，所有的寂寞或熱鬧，艱辛或安暢，煩憂或快慰，乃至咒咀或歌讚，對於彭歌，也就算不得什麼了。惟其如此，他才有那樣的氣度和胸懷，也惟其如此，他才有今日這樣的文學成就。

### 錦繡圖：多彩的幼年與少年

民國十五年的初春，一月八日，彭歌誕生在天津英租界的一個大家庭裏。幾乎在一開始，彭歌與書，就結下了不解的緣份。

彭歌是河北宛平人；「姚朋」，是他的本名。在家族裏，他的祖父曾擔任河北省財政廳的廳長，父親是南開大學機械系的教授，母親，這位為彭歌打下文學最深根基的慈母，是位國文教師，所有的這些，組成了那個家庭所特有的書香氣。身為長子的彭歌，很自然的秉承了這個家族的特性與榮耀。

在距離讀書識字的年代還要久遠些以前，家裏的佣人們，就不時的給他灌輸一些「濟公傳」的通俗故事。過年的時候，大人們以水滸、三國裏的人物所印售的一張張美麗的年畫，也都成了他求知的媒介……。「也許是四歲吧！」彭歌回憶着：他開始由大人指導，看起當時中華書局出版的「小朋友」、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兒童世界」週刊了。那是他啓蒙的開端，他對於那些刊物裏有關「遊記」一類的故事，特別入迷。

也就正是這些：嬉皮笑臉的濟公活佛，打老虎的武松，神機妙算的諸葛亮，有趣的遊記……在他幼小而多幻想的心靈裏，留下了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它們像深埋的流泉，一點點、一滴滴、都湧匯成了彭歌日後寫作的靈河……

小學，彭歌轉了三次學校——天津的慈惠小學，崇實小學及北平的藝文小學。在最後那所沒有體罰的學校

裏，渡過了彭歌最美好的少年時光。

藝文小學的校長，就是現在的考試委員查良劍先生。那個學校的教學方式相當自由，老師經常帶着他們全班同學，到公園裏的古樹下，湖水旁，或草茵中上課。每逢歷史課的時候，他們就直接到故宮，一邊參觀一邊講解，歷史上的千年興衰與變異，彷彿都一一在他們眼前流過……。那時候，姚朋的心智成長得很快，他的成績，每次都很能令他的祖父母感到滿意。

那所學校在彭歌腦海中所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倒還不是這些。彭歌說，那是在一次「九一八」事變紀念日的早上，查校長在校內的後院裏，集合了全校師生，靜靜的升起國旗後，爲他們發表的一篇演講，在這次的演說中，查校長祇講了半句話，「今天是九一八……」就激動地落下了淚水，那種「最後一課」的氣氛，沉沉地在彭歌童稚的心靈投下不可磨滅的陰影，也燃起他的悲憤及往後仇日的強烈意識。這幾乎是每一個從那個時代裏生活過來的人，都體驗過的一種情感，他忘不了它。

### 故鄉戀·不堪回首帝王州

在北平，他們住在城中的西長安街上，房子很大，是當地所謂的「四合院」形式。院子裏的海棠樹，中山公園裏的牡丹、丁香、藤蘿，以及街道旁古老的槐樹與松樹，都曾那麼深深的牽曳着彭歌少年時的笑靨、淚水和夢想。

北平的文化氣息，在每一條青石鋪成的道路上都可以在嗅得出來，甚至任何一條馬路旁的老樹，都有着百年或千年的歷史，置身其中，每每使人墮入歷史和時間的迴流中，去俯察過往，去默念人生……

這些幽美而又古老的景物，甚至多少年後，當彭歌在南方，在更南方，讀書，流亡，乃至到臺灣以後，仍不時會浮現到他的腦海，爲他帶來濃重的鄉愁。

「七七事變」以前的三、四年間，每屆夏天，彭歌全家就搬到北平西郊的香山去避暑——那兒原是清代帝

王經常打獵的地方，那兒有泉水，有巨石、有松柏、有滿山的花草。每天，天還沒亮，祖父就帶着年少的彭歌去爬山，然後，就在高高的山嶺上，在晨曦的照耀下，頌讀「古文觀止」。於是，年少的彭歌，沉迷在大自然的山色裏，沉迷在古人壯懷激昂的胸襟裏，也沉迷在不朽的上國衣冠裏……

那裏的空氣，是新鮮而清涼的，是充實而多彩的——而彭歌，就這樣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的成長了。小學畢業，彭歌的祖父去世了，他因此休學了一年，也因此，他變成了這個大家庭裏的小主人——早熟的彭歌，更是一舉一動都裝作得個大人了。

民國二十八年，彭歌考上了輔仁大學的附屬中學，入學後，他很快地感受到校園裏那股濃厚的文藝氣息。在經常仰視高年級學長向外投稿的神氣後，在一種試試看的心理驅使下，彭歌開始了他寫作生涯的第一步。

那年他剛上初三，第一篇文章就在輔仁大學的刊物——「輔仁生活」上登了出來，那是由現在輔仁大學的張秀亞教授主編的有着相當水準的雜誌。這件事，對初出茅廬的彭歌說來，不啻是一服興奮劑。以後，選貼模範作文的校內壁報，也開始有了姚朋的名字。

但那時候，他的興趣仍是多方面的，他愛好籃球、排球、象棋、平劇、溜冰、讀書和冒險。

有一種冒險是，他經常偷聽大後方的新聞廣播（北平是淪陷區），遇有好消息，他偶而也着手紀錄，複寫，偷偷地分送同學，大大的滿足了他的愛國心，也奠定了他日後走上新聞界的興趣和基礎。

民國三十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了。彭歌的愛國心更異常地高漲起來。他明白這是一個轉機——他應該投向外後方的懷抱。三十二年年初，彭歌和另外兩位同學開始了首次的流亡生涯。

那時的彭歌，才十七歲，他已經在用自己的膽識和勇氣，緩緩揭開了他生命遼闊深遠的天地——

### 少年行·河山萬里祖國情

他們先到了河南，然後經過山西的一角，轉入蒼蒼鬱鬱的太行山——當時的河北省流亡政府，就設在太行

山中。

他們在貧瘠的山村裏居住，在荒涼的小徑上行走，一邊是日軍對太行山大批的圍攻，一邊是共匪八路軍在後兇殘的劫掠。而那時已是四月，山上還殘留着白雪，一步步踏上去，更增加了他們蒼涼，悲壯的心懷。

他們就這麼的，整整在崎嶇的山中行軍了一個多月；總在想辦法偷渡過封鎖線，却總沒得到機會。死亡，時時都隨着呼嘯而過的槍聲威脅着他們。

而後，他們失敗了——他又回到了北平。

但是，彭歌追憶着：這一段體驗和感受，却比他以往十七年生命的總和還值得他記憶與感激。那是他第一次這麼親切，這麼深刻地走入中國純樸而廣大的民間，也是他第一次確確實實的擁抱了祖國古老而可愛的大地。

他說：「那段日子，我可以聽到一個偉大民族堅韌的呼喚和純樸的回音。」因為他們曾走過一個又一個的野舍荒村和市集小鎮，越過一個又一個雄山奇嶺和深谷——祖國的山河、大地、與農民，一一從他們跟前經過……它們如此清晰的激盪着彭歌，吸引着彭歌，召喚着彭歌——它們已深深濃濃地融入了他的血脈之中。

彭歌特別記得太行山上的兩個地名：「黃泉」與「護嶺水」——都沒有泉，也沒有水，連鹽也要從外面運進去；甚至豬羊都很少見到。而農民們依然居住下來，並且堅強的生活了許多代——他們點燃豆油的燈火，用着沉重的小鐵碗，吃着粗糙的雜糧。可是他們無視於這種困苦，就在戰火逼近他們耕地的第二天，他們仍默默地荷起鋤頭，一鋤鋤地耕耘下去。種田、打仗、殺鬼子、保國家，最簡單也最莊嚴地活下去。

「這才是中華民族的真實面目啊！」彭歌感歎地說。它使他看到了中國地方的廣大，精神的深厚，生活的簡樸和刻苦耐勞的習性，也使他強烈的感悟出知識分子應負的責任；它並且同時堅定了彭歌多年來深信着的一項真理：人道的光輝。換句話說：人與人之間的交通是可能的——從他一個陌生過客的身份，被純樸而忠實的農民，熱烈誠摯的款待這一事實就可證明。因為人都是人，只要是人，總有一縷共通性的。

爲了更強烈的表現他的感受和對於這種信仰的堅定性，他在唸完大學以前特地撰了一篇以「論鄉村報紙」爲題的畢業論文，還使用鄉村作爲他許多小說的題材和背景。此外，他又一直驅使自己去做一些能回應他內心良知呼喚的事情；在他後來的許多作品裏，在他平常的爲人處世裏，他經常如此或明或暗的表現着——這些，遂形成了他個人獨立不拔的性格。

回到北平後，經過了近一年的躲藏，彭歌在三十年的陰曆大年初一，再次走向大後方。這回他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從北平順津浦路南下到徐州，經過商邱到界首，繞了幾千里路再往西一直到達陝西蔡家坡——他行程的終站。

### 新鮮人：大學前後的彭歌

蔡家坡是一個靠近寶雞的新興工業區，它對於彭歌是陌生的，但他很快就是一家「雍興公司」尋到了工作。他坐在廠長的辦公室裏，負責某些施工紀錄、和小文書的工作。他同時也是這廠裏一份不定期壁報的主編、主筆兼工友。

這段日子並不長久。基於對農民生活的體驗和重視農業的認知，彭歌在三十二年夏天考入「西北農學院」。這座學院設於成功縣的張家崗，校園很大，風景幽美，但不安定，常有學生鬧學潮；彭歌也在入學後不久，發現學農業經濟對於他個人是不宜的。不過，他仍把握住這段「新鮮人」急於求知的時刻，狠狠的看了些書使他步向成熟的階段。

——而這是廣大的西北平原，這是浩浩蕩蕩的渭河和涇水，這是挺拔的華山……詩情畫意的灞橋……引人遐思的華清池……碑林……大雁塔……西北淳厚的民情，壯麗的景色，一一在彭歌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瀾，他的祖國之戀也愈趨深濃而難以分割了。

三十四年夏天，政大在西安招考新生，僅錄取七十人，報名的就有兩千多人——這裏面，也有彭歌。他報

考的是新聞系；說起來也是笑話，他當時還不能完全瞭解「新聞」究竟是什麼呢？

而彭歌被錄取了。緊接着是勝利的熱潮。他隨着狂歡的人羣，到達了重慶，再一次開始了新鮮人的喜悅和驚奇。

大學一年級以後，學校遷到南京，局面已逐漸變遷了，物價不穩，生活費用艱難，到後來，他們不僅是買不起書，甚至也買不到書。

大學裏，彭歌讀書甚勤，除了到處找參考書外，他也同時參加了很多課外活動：學生代表，論文比賽，都有他。這時他的名字已開始在南京中央日報、上海申報、北平太平洋月刊，乃至於臺南的中華日報上嶄露頭角——雜感、散文、小說，他都來得。

二十歲時他所發表的一個短篇「雪夜行」（文壇五八期曾予介紹）就是一篇極其突出的作品。在這篇充滿神秘、緊張氣氛的風土小說中，彭歌極大膽的使用了很多鄉音土話，用許多粗鄙的字眼來形容粗鄙的人，精彩而恰當。他擅長描寫，刻劃和創造的天才，已在這篇小說中展露無遺。

彭歌也同時藉着「雪夜行」，宣洩了他對當時社會混亂不平的現狀的控訴——他那時的文章，總愛寫些對社會不滿的忿怒和童年時甜美的回憶。當然，這些僅是起步，和他後來的許多優秀的作品相較，自然還是輕飄了些。

「彭歌」的這個筆名，也是在大學以後才取的。他的一位四川籍的同班同學，老愛「朋哥子、朋哥子」的叫他，他就借音轉字用了「彭歌」這個筆名。

小學，彭歌聽人說空軍是如何如何英勇與神氣，便忍不住「立志」要做個軍人。中學，讀了商務印書館的書籍，看到王雲五白手成家的事業，他又盼望做一個出版家了。這回大學要畢業了，他思考久久，決心辦份以農民為對象的小報——從最基層着手，去改善農民的生活，去充實農民的心……

大局的動盪却粉碎了他的理想——戰亂，再一次熾燃過祖國的大地。

## 愛與知：甜蜜的與辛酸的

彭歌是三十八年七月結婚的。婚後第二天，小夫妻倆就開始「逃亡」的生活。

那時是在長沙。但一個多月後，他們已在臺北成都路的一間新生報宿舍裏定居下來。

他的夫人，徐士芬女士，是在新聞系的同班同學，他們在大一時就已相互傾慕，但由於彼此的矜持，直到大二後才開始慢慢接近，「要好」起來。玄武湖、棲霞山、中山陵……石頭城的每一處風景，都有他們的絮語拋過。

來臺後，他們都進入了新生報，她是文教記者，他是省市版編輯，那間位於現今中興橋下窄小而又簡陋的宿舍裏，雖然洋溢着笑語書香，但借用彭歌自己的話說：「是段慘淡經營的時光。」

大局仍在動盪不安，個人的前途也都渺不可期，一切似乎是剛結束，又似乎是還未開始。小家庭中，新婚的甜蜜，時時會襲來一縷國仇家恨的辛酸。

民國三十九年，彭歌應已故趙君豪先生的邀請，主持「自由談」的編務。他與文藝界的接觸，因此日益頻繁，讀的作品愈多，認識的作家愈廣，他變得更謙沖也更勤勉了。

他的第一部小說，也在這期間孕育，並且着筆了：他寫下「殘缺的愛」。那其中激揚着他對人世離亂，心情動盪的強烈感受。他意圖從小故事裏，反映出一個扭曲的時代中，個人的面目與愛的真諦。在「自由談」開始連載時，彭歌才二十五、六歲。這部書在當時極獲讚譽，它很快就將彭歌的名字散佈開來。

雖然這本書在技巧上，仍然不無商榷之處，但它却是他的一個指針，為彭歌邁向更大的進步與成就，指出了一條寬廣紮實的道路。

彭歌總是那麼善於利用時間，分配工作。他把讀書與寫作、工作與休息，配置得恰到好處。隨着「殘缺的愛」以後，他寫了許多個短篇和中篇，彭歌的文名漸盛，而他在知識的充實和努力用功上，也相對的提昇了。

四十四年，政大在臺復校時，彭歌竟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回了母校的新聞研究所，二年後，他以「專欄寫作研究」的論文，取得碩士學位。

由於不斷創作的成果，四十九年，他接到了美國國務院的邀請——邀請他以一位小說作家的身分，赴美訪問六月。就在同時，彭歌又以新聞學門首名的成績，考取了中山獎學金，在兩者間，他選擇了學術的進修。那年九月，彭歌以留學生的身份赴美了。

——而這全都是在他半工半讀的情況下達成的。

所有的這些，彭歌都歸功於他的太太。他說，由於她生活的簡樸，治家的有條不紊，以及她不斷的鼓勵和幫助，不僅使彭歌不必為生活和家務煩惱，免除他的「後顧之憂」，同時也供給他所最佳寫作和用功的環境，讓他努力讀書、安心向學、致力寫作。

三十九年到四十九年，是彭歌創作的豐盈季。十年間，他整整出版了十部小說，再加上許多未結集的短篇和論評，他寫作的字數已超過二百五十萬。也就是說，除了工作和讀書外，他每天平均要寫上七百字的文稿——這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彭歌却靠着他堅定的意志和才力完成了。

彭歌是有理由為自己驕傲的，但他從不如此，他從不曾對自己感到過滿意。

### 煉曲：流水十年間

沒有像貝多芬炫弄他的音樂技巧般的驟高驟低、忽寬忽猛的劇烈的變化和撞擊，只有清淡的哀傷和明朗的醇馨，像柴可夫斯基和孟德爾遜的綜合——這就是彭歌的小說所常給予我們的一種感覺。

彭歌的寫作基調是寫實的，態度是誠摯的，他說：「人應該為他自己所瞭解，所相信的去寫作。」（青苗）他更曾如此地強調：「事實上，古今中外都有許多大作家，衡之以世間的道德標準，並不是十分之盡善盡美，或甚至說是有嚴重缺陷的，但他們至少保持着一點共同的特點，那便是對寫作的忠實。」（小小說的風格）

的確，彭歌就是這麼的，在十年中寫下他一篇又一篇的作品：殘缺的愛、昨夜夢魂中、落月、流星、過客、煉曲、尋父記、歸人記、象牙球、辭山記、花落春猶在（五十年出版）。由於體驗的豐富和感覺的敏銳，彭歌對於人性和人生中所欠缺的、以及一些可哀可歎和可笑的形象，把握得相當真切，尤其對於生命不可避免的「變異」的本質，摸索極為透徹。雖然他也領悟到存在的虛無和荒謬，但在他的柔和淳摯的筆下，却仍時時流露着一縷縷的悲憫，並且用生動而精鍊的文筆，道出他對生命的熱情及對良知的期望——這世界雖然並不完美，人生雖然並不偉大，但我們既然已經如此的活着了，我們就不僅應該勇敢地活下去，且要用生命的熱情點燃起人性偉大光芒的一面。

在作品的取材上，彭歌是多方面的，從平劇到音樂，從繪畫到醫藥，從人類到野獸，從中國人到外國人：，幾乎每一樣曾在彭歌生活中出現過的人、事、物，都一一在他的筆下轉化而活現了。在寫作的方式上，長篇的、中篇的、短篇的都嘗試過，也都有着傑出的代表作——在長篇中，他四十四年所寫的「落月」，曾獲得四十七年度中華文藝獎金，這部「歌頌純潔無私的愛」和「藝術生命的不朽」的著作，夏濟安先生生前曾有過詳盡的評論（文學雜誌第二期，「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並誇讚它是「一本相當好的小書」。另一部同時期的「流星」，雖多少有些虛無的傾向，但它的題旨，却是激情的，他表白了「那怕只是留下一道微光而將生命焚毀於俄頃，也在所不惜。爲了愛，比生命更強烈的理由，這是渺小的人類所能做的最平凡而又最感人的壯舉」。這部書擁有相當多的讀者，並有數種版本——包括黑市的「海盜版」。

中篇的「歸人記」是四十八年出版的，寫人生的理念與兩性高潔的友誼，它平和淡遠，是一部雋永的作品。在這裏，它提示出，愛的本身就是一種「根」。無論我們是否能獲得它，只要我們擁有過這份情愫，它就可以安定我們，支持我們，給我們以力量，堅強的生活下去。

彭歌在四十九年出版的「辭山記」，是一部奇特的嘗試；他寫下了「生命與自然搏鬥的悲劇」。誠如彭歌所說：「人，能不能戰勝自己內心中的獸性，這才是人類存亡絕續最重要的關鍵」。這部書，使我們不期然

的憶起傑克·倫敦的「雪虎」、「荒野的呼喚」……

短篇作品中佳構更多，也是奠定彭歌文學地位的主要因素。他的作品如曾膺選亞洲短篇小說比賽第一屆第一名「黑色的淚」，以及「過客」、「矮籬外」、「懦夫」、「象牙球」、「神之惆悵」……等等，都有其藝術上的特色與境界。

在此我們願就較少提到的「矮籬外」作一番簡介：它使我們呼吸到一個完全成熟作家所特有的尖銳的觀察，冷酷的描寫，加上動人的文筆和詼諧的表現——表現出作者的不滿：不滿於社會淡漠的現實，不滿於瘋狂的拜金主義，不滿於愛情的愚昧……藉着一個被饑餓與傲氣擊敗的小人物，深刻而輕快的表露無遺。

彭歌筆端對心理的捕捉，對形容詞巧妙的把握，也同時在這個短篇中展露了出來。

對於小說寫作，彭歌強調：忠實的作者應該「對自己的良知負責」。他肯定真情，肯定個人的體驗，獨立的思想，以及努力與創造的價值。對於嘗試寫作的青年，他總勸他們：「多寫你自己熟悉的事物」。

彭歌就是這麼一個忠於自己和良知的人。我們幾可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中，看到他生活的點點滴滴，看到他思維的結晶、感情的起伏……

在中外那麼多優秀的作家和作品中，彭歌所最最鍾愛的，該是托爾斯泰和他的作品了。彭歌讚歎托爾斯泰，由於他「悲天憫人的襟抱，與即知即行的決心」，也由於他說過「一切文藝作品的基本功能，就在於傳達這種仁愛的情感」。彭歌說，托翁的「戰爭與和平」及「安娜·卡列尼娜」，是兩部偉大的著作（彭歌很少用「偉大」這類字眼的），尤其是安娜·卡列尼娜，彭歌形容它是「人道的春暉」——那種樸實、良善、和充滿了人道主義信息的題旨，在托翁細緻而雄偉的筆下，充分的發揚了出來。

在國內，他喜愛「紅樓夢」——從小學第一次接觸至今，他已看過近三十遍了。

## 天涯歌：書與知識的尊嚴

彭歌生命的「天路歷程」中，影響他最大的體驗有三次——第一回，民國三十二年的太行山之行，他首次覺悟到山河之大及自身的責任；第二回，三十八年到達臺灣的感受，刺激了他創作的努力；第三回，赴美留學的三年四個月，使他真正得知爲學的門徑；體驗出知識的尊嚴與必須。

在美國，他研究新聞學，也研究圖書館學，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伊利諾大學獲得了兩個碩士學位。這段生活嚴肅而緊張，每學期課業都出奇的繁重，幾乎整日與書本爲伍——三年多下來，他讀到不少書，也「打」過工，但他仍抽暇寫了很多東西。

經常的，他給報社寫通訊稿和專題報導；他也嘗試着翻譯，雷馬克的「奈何天」就是他這時的成績；此外，一部刻劃留學生海外生活的辛酸苦樂的「在天之涯」，也完成了。「在天之涯」曾獲得五十四年教育部頒發的學術文藝獎金，是屬於彭歌所謂的「留學生文藝」；它是第一篇報導出中國留學生在異鄉的艱辛困頓和不屈不撓的故事。它是每一個留學生的「天涯歌」。

在同時，由於彭歌冷靜的觀察，使他發現了一樁「極可哀的現象」——我們的出版界和學術界，不僅是「缺少精密而有系統的整理、組織、保存、與利用的方法與制度」，甚至連這種認識與觀點都很缺乏。而這些，却正是衡量一個現代社會文化進步的測度儀啊！

他說：「民族自尊心並不能改變由於冷靜觀察所得的事實」。於是，當他從美學成回國後，他就痛下決心，埋首於譯介的工作和向社會大眾不斷的呼籲：要讀書、要出版書、要整理並且保存書……

這也就是爲什麼在彭歌歸國以後，寫了那麼多譯介和論評的文章，却少有小說創作的根本原因。他是五十二年二月回國的，到今天，他已出版了「文壇窗外」、「新聞文學」、「新聞學研究」、「改變歷史的書」（本書現已出至八版，銷路最多）、「小小說寫作」、「書香」、「奈何天」、「新聞窗」、「知識的水庫」、「書中滋味」、「權力的滋味」等十二部書。他的成績是很可觀的。

但彭歌酷愛文藝的本質却不能改變。最近，他又開始執筆寫另一部留學生涯的剖白：「從香檳來的」。他

曾經說：他「對於小說，一方面抱着一種虔敬的看法，好像對宗教；另一方面又懷有一份親密的感情，彷彿對妻子親朋。」那麼，他如何會捨棄這樣一種虔敬而又親密的事物呢？

### 彭歌：這一個人

彭歌現任新生報副社長，並且同時在大學裏講授有關新聞方面的課程。他先後曾在政大、師大、文化學院等學校任教，他的學生，沒有不深深敬愛着他的。他的兩個兒子姚晶和姚垚，老大考上了清華大學物理系，老二亦將是師大附中高二的學生了。他們在家中，從沒吵鬧過。「寧靜安詳」，是他家居的素描。

提起嗜好，就令人想到彭歌與煙，他是愛好抽煙的，平均兩天一包；去年，他曾一度戒絕過，但是多少年的習慣仍使他再度點起了香煙。他不太能喝酒，但他很喜歡飲酒時的那份情調。此外，他就再也沒有過多的時間去做別的消息了。小時候的許多愛好，都一一被書本和寫作所取代——甚至他曾熱愛過的平劇，也不再欣賞。

他寫作多半在晚上，「我喜愛夜晚，喜愛對着茫無際涯的暗夜蒼穹沉思。夜空的寧靜，給我以極大的喜悅」，就在這種氣氛下，彭歌的作品一部部問世了。

如果我們願意去發掘，我們可以發現古今中外，一個成功的人必須具有三個要素：熱情、力和有恒。有了「熱情」，才能鼓舞他向上，並且以他的熱情來感染別人，走向更高更完美的境界；有了「力」，才能創造，才能從堅苦中脫穎而出；有了「有恒」，才能涓涓不息的，使自己的「熱情」和「力」表現出光芒。

無可諱言的，彭歌是一個如此的人，他確實實具備了這三樣條件。他的「熱情」，很顯然的可以從他陸續發表的小說、文章裏看出，他愛他的國家，所以經常溫和而正確地提出合理的建議；他愛他的同胞，所以經常鼓舞他的同胞向人性的光亮處走，並努力獲取知識，以便改善自己、改善社會；他更愛文藝和學術，所以他要求出版界作有計劃的服務與改革；他同時將他的熱情貫注於知識青年上，因而他不斷的介紹新書、不斷地要

求知識青年去挑負起國家和文化的重擔。

而所有這些的累積，就是「有恒」，就是「力」——他數十年如一日的讀書和寫作，他對文學、知識、與良知的執着，他的無視任何逆境的精神，都是最強有力的說明。

關於這些，彭歌自己的解說很清楚：「事情總得有人去做，問題祇在於，我們究竟是否真的愛文學等於愛生命」。（轉載自五十八年十月十日癡弦主編的一九〇期幼獅文藝）

### 本社新書簡介

## 談經營管理

「談經營管理」是我們偶然發現的一本新書。此書是實業家王永慶先生對臺塑企業員工及明志工專畢業學生的講詞，原係由臺塑企業月刊對內發行的書籍，在一般書店無法找到，現在特別徵得王永慶先生的同意，擴大對社會發行。我們重印它的理由有二：

第一、本書所談的雖然是經營管理方面的學問，但是對於待人處事另有獨特創見之處，在平凡的個人經驗裏，深含人生的哲理，頗能引人咀嚼。

第二、本書分析了臺灣經濟的開拓和發展，透過作者的眼光，可以瞭解我們的生活環境和遠景。最重要的是，作者的講詞為我們當前的奮鬥奠下無比的信心。

現在，王永慶先生無條件地把此書的版權讓給本社，我們很樂意把這本書介紹給臺灣的知識界，不僅是要想有所作為的年輕朋友值得一讀，凡關心臺灣經濟發展的知識分子也可以拿來做為參考。

王永慶著。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每冊30元  
函購八折優待。請利用本社劃撥帳號19274書評書目社

夏志清教授有一本英文著作，聞書名為「中國古典小說」。又聞此書的中譯本，即將在臺出版。其中有一章關於紅樓夢的，早在民國五十九年，即由李超宗先生譯成中文，以「紅樓夢評介」為題，在「文藝」月刊發表。又何欣先生，也翻譯了這一篇，題名「論紅樓夢」，載於最近一期的「現代文學」季刊上。此文可分前後兩大部分：前一部分敘述作者生平、創作背景以及八十回原本的一般情形；後一部分則提到了書中若干重要人物和重要情節。就內容看來，這是一篇「簡介」性質的文字，不過，對於重要的人物情節，作者頗有評述，故稱為「評介」，還是很恰當的。

以一篇文字來評介一部紅樓夢，並非易事，我們在臺二十餘年，似乎這還是第一次見到，兩位譯者譯出此文，兩個刊物刊出此文，不是沒有道理。夏先生看過不少有關紅樓夢考證方面的著作，所以他能暢談作者生平、創作背景以及八十回原本等情形。而這些知識使得他這篇「紅樓夢評介」，無論在形式上、內容上，都顯得非常完美。在紅樓夢的鑑賞方面，夏先生也是一位細心的讀者，有些精微之處，不是粗心讀者所能看得見、說得出的。但因紅樓夢的結構以及作者的表现手法，非常特殊，若干重要人物和情節都有它的真假兩面，表裏兩層。由於這種特殊的寫法，打破了傳統的小說形式，超出了讀者的知識和想像以外，故一般讀者所看到的，只是表面上「假」的部分，同樣的，一般文評家們，也是根據表面上「假」的部分從事評論的，所以不切實際。夏先生似乎未能例外，這是我們稍覺美中不足之處。

為了印證我的看法，我想在夏先生所提到的人物中，挑一個秦可卿出來談談。一個秦可卿，却也包括了四個問題，其一屬於「考證」方面的，其二則屬於「鑑賞」方面的。我說過，這只是「談談」，算不上「批評」

## 與夏志清教授談秦可卿

## 張欣伯

，還請夏先生不要在意才好。

夏先生說：

「脂硯齋曾經命令作者將某一重要情節刪除，俾便保持與秦可卿的倫理關係。曹雪芹遵照脂硯齋的授意辦理，但並未將其上下文全部修正，假若作者果真未完成其創作，脂硯齋亦不能辭其咎。」（李譯，以下亦同。）所說「某一重要情節」，即「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一段文字。何以知道有人「命令作者刪除」的呢？係從甲戌本第十三回一條批語得知的，批語說：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買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

此批未署名，但夏先生既謂「『脂硯齋』曾經命令作者將某一重要情節刪除」，自然認為此批乃脂硯齋所寫，這就很有商榷的必要。

脂評本的書名，據一般的判斷，都是「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所以凡未署名的批語，本來就有脂硯齋批的可能性在，不知夏先生是否存有這樣的想法？或者，是在不能確定批者為誰的情形下，以為脂硯齋較為可靠？脂本中的批語，已署名的約八九人，但在批語的數量上，則以脂硯、畸笏為多，又因另幾個人的批語太少，故脂硯、畸笏便成為脂本的兩位批書人，凡未署名之批語，不是脂硯，便是畸笏。研究紅樓夢的周汝昌氏，將脂

硯、畸笏看成一個人，嫌認識不够，另一位趙岡，則根據批者批書時的年齡、習慣用語、批書的年代、批語的位置等，而將脂硯、畸笏二人區分了出來，這比周氏就要進步得多，深入得多。以這些區分的方法，來辨認未署名的批語，究竟是脂硯或畸笏而寫，那是八九不離十的。除趙氏的區分方法之外，我認為畸笏的批語，另有三個特徵：

(一) 透露秘密

(二) 感慨良多

(三) 妄發議論

凡有上述三種情形的，必為畸笏的批語，惜因篇幅故，在此不便詳加說明了。根據趙岡的區分原則，加上我們所說的三個特徵，再來看前引甲戌本十三回那條批語，真是句句畸笏。此批告訴讀者原有「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一段文字，便是「透露秘密」，應為畸笏之批。第二句「作者用史筆也」，此與「宜作史筆看」、「真是實」、「實實經過」等表示「真人實事」的批語，我們都列入「透露秘密」類，也認為是畸笏的批語。第三句中的「老朽」二字，合了趙岡的「年齡原則」。凡批語中帶有「老朽」、「朽物」、「老貨」等詞的，皆與畸笏所署「畸笏『叟』」、「畸笏『老人』」二名，身分用語，兩相符合，一定是他，不作第二人想。從第三句起，到「姑赦之」止，其中包括「妄發議論」和「感慨良多」兩個特徵在內，自然畸笏。末句中的「命」字，與「老」字有關連，惟其「老」，所以像個「長輩」，所以能够「命」之，這又非畸笏莫屬。綜上所析，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此批乃畸笏所寫，並非「脂硯齋」曾經命令作者將某一重要情節刪除的。

夏先生說：

「在本書第五回裏，作者復運用其寓言，令男主角來一個神遊太虛境。年僅十餘歲的賈寶玉，當他叩訪寧國府之時，堅持要在秦可卿的床上午睡。後來他夢中所艷遇的仙女，名也叫做可卿。此前曾談到過（欣伯按：

（即前引之文），秦可卿是個犧牲者，在早期的一部抄本中，言及賈珍獲知她這段「不可告人的事」之後，她是自吊而死的。其實，秦可卿是個有德性的女子，最關心賈府的幸福，做了鬼還常常向其好友王熙鳳託夢，警告將有劫難來臨。」

在這裏，我們想與夏先生一談的，乃是秦可卿的品格問題，較為細心的紅樓夢讀者，也許都會感覺到，要想確定秦可卿的品格是好是壞，有個難處，即曹雪芹筆下的秦可卿，有好有壞，互相矛盾，例如「好」的方面：

（一）在第五回中，作者寫道：「賈母素知秦氏是極妥當的人，因她生得嬌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然是放心的了。」

（二）秦可卿死在十三回，死後，作者描述衆人對她的悼念說：「那長一輩的，想她素日孝順；平輩的，想她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想她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她素日憐貧、惜賤、愛老、慈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

（三）賈珍也在十三回中說：「閨家大小，遠近親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

例如「壞」的方面：

（一）作者在第五回介紹秦可卿的冊文時寫道：「詩後又畫一座高樓，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其判云：「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造孽開端實在寧。」

（二）同回中，有一首「好事終」的曲子，曲文是：「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三）一百十一回，鴛鴦自縊之前，曾見秦氏鬼魂「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並向鴛鴦說：「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又道：「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座，管的是風情月債

，降落塵世，自當爲第一情人，引這些癡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所以我該懸梁自盡的。」

由於好壞兩面的資料都有，讀者評論秦氏的品格之時，自感爲難，在我們所引夏先生的第一段文字中，有「曹雪芹遵照脂硯齋（畸笏）的授意辦理，但並未將其上下文全部修正」之語，看來夏先生是一位細心的讀者，曾注意到那些「壞」的資料，但夏先生處理這一問題的辦法，似乎將「壞資料」作「該刪未刪」的殘存稿看，因而不顧它們的存在，只採取「好」的一面，加以評論，所以他說：「秦可卿是個有德性的女子。」我們的看法，頗有不同。

我在前文說過，紅樓夢的結構是一種真假雙軌的複線結構，許多人物和事件，都有它的真假兩面，表裏兩層。我們這裏只以人物來說，一個人物的真假兩面，在寫法上，有兩種形式：

(一)先由兩個人物分別擔任真假兩個角色，使「一分爲二」，然後，又設法將真假兩個人物連繫起來，使「合而爲一」，就在一分一合之間，讀者便能辨出真假來。以賈寶玉的情人爲例。情人，本應只有一個，但作者寫了兩個，一爲黛玉，一爲晴雯。這就是「一分爲二」。我們何以說晴雯也是寶玉的情人呢？此因作者所寫的晴雯，不僅眉眼有類黛玉，其在許多情形上，皆與黛玉雷同。黛玉既是寶玉的情人，和黛玉一樣的晴雯，自然也是寶玉的情人。這種「雷同」的寫法，即真假兩個人物之間的連繫，讀者因而可知黛玉晴雯二人，其實只是一個人。這就是「合而爲一」。至於辨別真假的方法，十分簡單，黛玉之爲寶玉情人，乃是寫在明處的，所以爲「假」；晴雯之爲寶玉情人，乃是寫在暗處的，所以爲「真」；故晴雯才是賈寶玉的真正情人。又因「真」即「隱去的真事」，故晴雯不僅是賈寶玉的情人，她還是曹雪芹的情人。

(二)不須兩個人，僅一個人，也有真假兩面。這裏說的「真假兩面」，指好壞不同的兩面資料，一真一假。而真與假的分別，完全決定在明與暗上，「明」的一面爲「假」，「暗」的一面爲「真」。我們以薛寶釵來說，在表面上，集傳統女德於一身，但在骨子裏，作者却又寫她是個「冷人」（按係書中原用語，見一百十五回）。例如說，作者指寶釵「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又謂寶釵「不干己事不張口，一

問搖頭三不知」；尤其是寶釵經常服用的「冷香丸」，作者在製材製法上，在治療寶釵「胎裏帶來的熱毒」的效果上，極力誇張，看來寶釵的心腸，須隨時保持適當的冷度，方保無虞，這就意味着寶釵其人，是一副「冰雪心腸」，是一個「冷人」。寶釵之「好」，好在「明」處；寶釵之「壞」，壞在「暗」處；依照「明」為「假」、「暗」為「真」的區分原則，我們認定寶釵是個「冷人」。

談完真假兩面的兩種形式以後，秦可卿的問題便迎刃而解，因為，那正是薛寶釵式的寫法。作者所寫秦氏好壞兩面的資料，並不矛盾，不過是真假兩面的資料吧了。我們可以看出，凡寫秦氏「好」的部分，皆在「明」處；凡寫秦氏「壞」的部分，皆在「暗」處；「明」為「假」，「暗」為「真」，秦氏並非「有德性的女子」，她的真正評語，應該是：「一個主淫（見冊文）的女人。」

接着，夏先生又說：

「就寓言的上下文來說，可卿是衆美之化身，夢中的她，小名亦叫兼美，所以寶玉一見了她，便被她那兼具寶釵嫵媚、黛玉風流的美態所吸引。（書中所呈現的實際秦可卿，是兼有黛玉與寶釵之美。其似黛玉之處，因黛玉是個美麗纖弱的孤女；其似寶釵之處，乃因寶釵是個為大大小小所喜愛的人物。）作者似乎是說，在寶玉尚未過於捲入那些女主角的命運之前，夢幻中的可卿是用來警醒他那份情愛的。」

這段文字中，包括兩個問題：一是秦可卿之名「兼美」的命意問題；一是賈寶玉和仙姑之妹「夢中成姻」的寓意問題。我們先談第一個。

甲戌本第五回「吾妹一人乳名兼美」之旁，有一條批語：「妙，蓋指薛林而言也。」由於作者曾經描繪仙姑之妹「鮮艷嫵媚，大似寶釵；嫵娜風流，又如黛玉。」所以這一批語，不能算錯。但自秦可卿亦名「兼美」，許多研究紅樓夢的人，將此解釋轉移到秦可卿的身上去，認為秦氏也「兼有薛林之美」，便無意義。我們檢

查了一下紅樓夢，作者所寫秦氏之美，只是「嫵娜纖巧」、「形容嫵娜」而已，應該屬於黛玉那種類型的，並未兼有寶釵的「嫵媚」。夏先生也注意了這一點，似乎不以「兼薛林之美」爲是，所以他提出一項新的解釋，即「其似黛玉之處，因黛玉是個美麗纖弱的孤女；其似寶釵之處，乃因寶釵是個爲大大小小所喜愛的人物。」夏先生讀紅樓夢，甚見細心，又自創新意，不落他人窠臼，這一點令人讚賞。不過，對於「兼美」，我也有我自己的看法，與批書人不同，與夏先生不同。

秦可卿「小名可兒，官名兼美」，我們試將「可兒」和「兼美」寫在一起，作「可兒兼美」狀，此時便能看出，這個「兼」字只是用來連接上下文的。作者以「可兒」、「兼美」爲秦可卿命名，意指秦氏不但是個「可人」，「兼且漂亮」。又作者在紅樓夢曲「好事終」裏面寫道：「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這幾句話皆指秦可卿而言，首句隱寓秦氏「懸梁自盡」一事，二三兩句寫秦可卿「擅風情，秉月貌」，最值得我們注意，這是說秦氏「不但風騷，兼且漂亮」之意，亦即「可兒兼美」之意。一個既風騷又漂亮的女人，自然，「便是敗家的根本」。假如秦可卿「兼薛林之美」，並不能成爲「敗家的根本」；「外在美同於黛玉，內在美同於寶釵」，亦不能成爲「敗家的根本」；惟有「不但風騷，兼且漂亮」的秦可卿，製造出許多穢亂的事件來，才是「敗家的根本」。故我以為，「兼美」乃是「兼且漂亮」之意。

至於作者何以寫仙姑之妹「兼有薛林之美」，我想留待下面談論「夢中成姻」的時候，再來表示我的看法，以免前後內容重複。

我們再談第二個「夢中成姻」的問題。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與仙姑之妹成姻一事，夏先生認爲這一個夢，乃是「寓意教訓的夢」，「夢幻中的可卿是用來警醒他那份情愛的」，這只是根據表面所寫的情形評論的，我們覺得不切實際。所謂「夢」，不過是一件用以掩飾醜陋的外衣吧了，其中所隱藏的，實乃賈寶玉和秦可卿之間的曖昧關係。這兩個人，一是「小叔子」，一是「姪兒媳婦」，他們的穢亂關係，即第七回焦大說的「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由於此事不便直書，由於紅樓夢中所有的「真事」都以「真事隱」的方式表現，所以曹

雪芹繼秦氏的品格問題之後，又一次動用了他的真假兩面的手法，以表現此事。

秦可卿與仙姑之妹乃是真假兩面的一個人，秦可卿「真」，仙姑之妹「假」。我在上文談過，晴雯、黛玉二人乃真假兩面的一個人，作者是以二人具有許多雷同之處，作為真假兩個人物之間的連繫，以便讀者有所領悟。秦可卿與仙姑之妹的真假兩面，其間也有連繫，但作者改採「同名」的方法，使二人都叫「可卿」，皆名「兼美」，這就是告訴讀者他們兩個是一個人。作者惟恐讀者疏忽了這一點，曾對「兼美」、「可卿」這兩個名字，特別予以強調，他寫仙姑之妹兼有薛林之美，此即強調「兼美」一名，希望讀者因此而能聯想到秦可卿亦名兼美。他又使寶玉在夢中呼喚「可卿救我」，並寫秦氏「聽見寶玉夢中喚她的乳名」，這就是強調「可卿」之名。假如紅樓夢的讀者了解真假兩面的寫法，僅僅「同名」這一點，便能確認「夢中成姻」的「新娘子」，即秦可卿。

本來，「同名」便已足夠表現賈寶玉和秦可卿的一段關係，但作者過於重視這件事，過於擔心讀者疏忽這件事，故在寶玉午睡之前，寫下許多可疑的資料，以協助讀者獲得這一認識，譬如作者寫「寶玉在秦氏的臥房午睡」、「秦氏臥房的異樣擺設」、「壁上掛的海棠春睡圖」、「寶玉和秦氏相偕入夢」、「秦氏叫小丫環們在簷下好生看着貓兒狗兒打架」等等，這種「幾乎說了出來」的寫法，破壞了他自己一向含蓄的作風，也使得可猜性大為降低，實在可以不必。據我的分析，作者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因此事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不免眉飛色舞，口沫四濺。我建議讀者，當作者痛責賈敬、諷刺賈珍以及辱罵秦可卿的時候，請不要忘記其中也有醋意在內。

夏先生說：「當他（賈寶玉）聞悉秦可卿的死，悲痛得咯血，也許有人認為他們之間存在着某種特殊關係，但是，他對於金釧兒、尤三姐、晴雯等的死，同樣悲傷不已。」這個看法，曾使我大為驚異。凡女兒死了，寶玉皆為之傷感，甚至女兒嫁了，寶玉亦為之嘆息，這是為了表現主題「色空」的緣故。秦可卿之死，寶玉「悲痛得咯血」，此與前述寶玉午睡之前，作者所寫的那些用以引起讀者注意，並懷疑他倆存有特殊關係的用意

# 大地出版社

臺北市安東街三〇九巷八號之一  
電話：七 七 四 四 六 四

即將出版新書目

張秀亞譯

聖女之歌

思 果

蟬鳴集

何懷碩

苦澀的美感

司馬中原

霜天

劉靜娟

下了一陣雨

張良澤譯

金閣寺

季 季

異鄉之死

劉光能

科西嘉復仇

湯麗華

父母最難回答的問題——性

張天心

美國風情畫

門市部：臺北市成都路一號中國書城

相同。試想，黛玉死了，賈母死了，夏先生所學的金釧兒、尤三姐、晴雯等死了，寶玉均未「悲痛得咯血」，一個姪兒媳婦死了，做小叔子的竟「悲痛得咯血」，而且還在「停靈之室，痛哭一番」，豈不蹊蹺？個人相信，這是曹雪芹在秦氏死了以後，所作最後一次的努力，務使讀者了解此事而後已，作者好狠！作者好恨！夏先生否認他倆存有特殊關係，我們想像中覺得夏先生並非不知此點，或因受到某種拘束而不願提這件事罷了。我的工作「索隱」，和夏先生的「文評」性質不同，夏先生可以說「假話」，我則非說「真話」不可。並且，否認他倆的特殊關係，便是否認曹雪芹真假兩面的表現手法，紅樓夢一書，將永不可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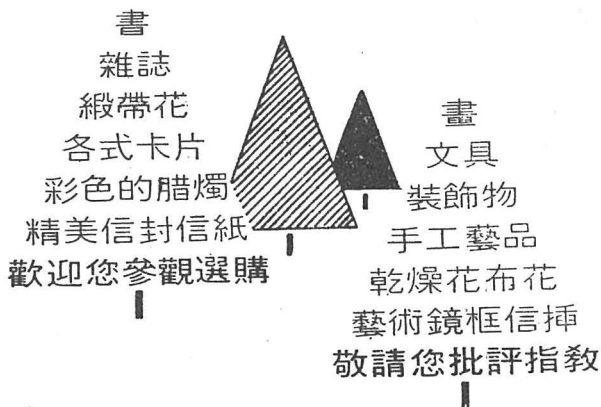
以上是我對於秦可卿四個問題的四點淺見，我說過，這只是談談，算不上批評，而且我說的也不一定對，還請夏先生不要在意才好。如不吝有所教正，那就更好。

- 先知 真切了解您的需要。
- 先知 是由年輕人為年輕人組成的。
- 先知 只賣够水準的書卡和合理價格的禮物。
- 先知 協助您選書，挑卡片，配禮物，為您出點子。
- 先知 使靜態的書卡，禮品成為您動態有生命的朋友。
- 先知 舉辦各種活動，討論會，介紹新知識，新觀念。

**您是否覺得** —— 選禮物送人真難？  
—— 買的東西不合意？  
—— 無法跟上新思想？  
—— 不知該讀什麼書？

先知

為您提供最真誠的服務



先知書卡中心  
禮物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96號2樓  
(公路西站斜對面)



# 暢銷書？

魏思平

我一向認為，出好書，出有份量對讀者「有營養的」書，是任何一個出版機構應有的職責，不論其為公家的或者為私人的，精選精編精印精裝絕對必要。從社會整體的觀念看，出版機構本身也是社會的一分子，自有其應負的社會責任在，出好書並向讀者負責，且取之有道，訂定合理的價格，也算是盡了提高社會共同的生活品質的義務。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出版事業既為營利的事業，就不可能一味祇盡社會責任不求利潤，合理而滿意的利潤是應該的。但如果純粹爲了賺錢牟大利，而怠忽了本身的評價和職責，而盡出些不痛不癢無份量無營養但求讀者「閑來瀏瀏」的書，那就太不值了。

最近中華書局聲勢嚇人地精選了大批「暢銷書」出版，所費不貲，可算是去年出版界大事。不過，我懷疑出這套書的最大動機是迷信於「暢銷書」這個詞兒，認為「暢銷書」必然暢銷，尤其是美國的 Superbest-

seller (超級暢銷書)。

我們撇開暢銷書是否好書不談。且看看這些「暢銷書」是否一定好銷？怎樣的客觀條件（不論書的主觀條件為何）才能在此地暢銷？第一，我們的國情民性與美國不同，到底臺灣歸臺灣，美國歸美國，兩者甚難相提並論，美國人的口味不見得就是咱們中國人的口味，他們愛看的書對我們就難講了，「彼之情趣，我之乏味」，中間必然有相當的差距，在此地書之暢銷抑不暢銷，胥視乎我們自己的胃口和偏好，出書之前是需要作一番「市場研究」或「市場調查」才能穩操左券的。其二，訂價不能過高。暢銷書通常是一種「熱」，一種易於冷卻的「熱」，這類書幾乎都可以隨着隨丟的，沒有長存或再讀的必要，（真正耐看的好書，銷路不一定好，但可以細水長流！）如果也要花費讀者三十元甚或六十元去買它一本，那就太難了，除非買書者原本存心要「裝飾客廳用的」，不然不會作這種不上算的支出。因為以目前的物價水準，花同樣多的錢（甚至是一半）便可以買到印刷同樣精美而品質內容更勝一籌的「耐久書」了。第三，真正暢銷的書，除了價廉物美而外，還要符合携行方便的要求，所以美國的超級暢銷書中沒有一本是硬皮精裝（越不暢銷的書越是精裝，學術書籍例外，這當然與訂價和成本有關），通常用的是四十開本紙皮線裝，看完之後，棄之不覺可惜，反正再花個幾塊錢便可以再買來一本看了。（他們的 Paper back 的訂價很少超過美金二元的！）

如果我們的出版人都會真誠地去考慮過這些問題，也就不會胡亂出書了，一定會精挑細選，妥為規劃。其實，現代文學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各方面都有太多的新著好書（所謂「現代經典之作」也者）等人去選去譯去編去印，我們的出版界何不珍用資金人力，禮聘各科專家學者，先作點詳選工作，然後大力朝這些方面多做點努力，共同為更高的生活品質盡盡心力？

# 評介「講理」

鄭明嫻

民國初年以來，有幾位從事中學語文教學研究的學者，一直使我們非常敬佩與懷念。夏丏尊先生作「文心」、「文章作法」等書，朱自清先生作「經典常談」，又與葉韻鈞先生合著「精讀指導學隅」、「略讀指導學隅」、「國文教學」等書。他們兼有中學及大學的教學經驗，根據這些經驗，制定語文教學方案，又依這些方案，寫成指導學生閱讀寫作的書籍。以專家的學養與眼光，配合自身教學經驗，殫其精力來寫這些「通俗」讀物，使每個中學生讀其書，終身受其益。雖然，朱光潛先生也以專家身分，寫了「談作

文」、「談文學」、「詩論」等書，但它們畢竟只是朱先生「個人學習文藝的甘苦之言，願與愛好文學的讀者印證經驗」（見「談文學」「小言」），並非有意有系統去整理寫出來的，雖然也有它的份量，但也只能算是朱先生「左手的繆思」。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特別尊敬，懷念朱、夏兩位先生的緣故。

其他指導中學生作文的專著，因風氣之開，也紛紛出籠，舉其犖犖大者如：胡懷琛作「作文入門」，蔡丕因作「文章病院」，蔣祖怡編「作文自學輔導叢書」六冊，都是對學生有實際裨益的佳構。

近幾年來，有心人士，常感慨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望文興嘆，遍尋坊間諸書，固然不乏「作文指引」之類「專書」，但大多不是飯釘成篇，草率了事，便是浮而不切，漫無邊際。幾本可用的，仍然是過去諸先生留下來的書。這證明了一個事實：最近三十年來，沒有人再像過去諸先生那樣關心且憚其精力，從事這種「基礎教育」工作了，因為要做這種工作，總需要一點「傻子精神」才行。

最近，因教學之便，發現王鼎鈞先生的「講理」一書（自由青年雜誌社印行），頗嘆「相見恨晚」。

「講理」於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出版，它是繼夏、朱二先生之後，以專家的研究精神與學養，及親身教學經驗所得，整理出來的「作文指導」。不但是中學教師的最佳參考書，也極便於中學生閱讀，其中有幾點堪足稱道的：

一、編寫態度，發自愛心：作者在「作者的話」中說：「實不相瞞，作者在這本書裏，不但付出了作文的心得，也付出了對少年人的愛。」這話，從全書中可以得到充份的印證。作者雖然寫的是論說文的作法，原是很枯燥的論題，却能用流利的筆觸，帶感情

的語調，娓娓道出，使讀者讀來，如飲醇酒，讓人覺得書中的「楊老師」就是作者自己：和藹、親切、博學、廣文，又能循循善誘。

作者自己也知道：「這樣一本書到了市場上，並不像理化補充教材或國文試題解答那樣容易打動教師和家長的心。而一本為中學生寫的讀物，若不能引起教師和家長的注意，比較難以到達學生手中。」但是，作者曾經「發願替中學生做點事情」，發自真誠，可謂「知其不可而為之」，我們說過，做這種事，總需要一點「傻子」不計成敗的犧牲精神。

二、深入淺出，體用兼賅：市面上一般的「作文指引」所以收效不大，除了它本身理論的充實與否值得商榷外，「體」、「用」不能配合也是一大缺陷。「作文法則」本身往往成了一門學問，學生只知道規則而不知如何運用這些規則。本書作者在他另外一本著作「文路」的「寫在前面」中說：

「文章由生活中來。要使學生對作文有興趣，能進步，最好鼓勵他們練習使用觀察、想像、體驗、選擇及組合等方法，表現自己的生活。」

作者就是爲了配合這種練習，才編寫這些教材。

一般學生有個錯誤觀念，以為抒情文是專寫心中意，而記敘文是寫外在事，這些由自己生活中找已足夠，至於論說文，那就要說別人的話。見到論說文題，往往先挖空心思回憶別人怎麼說，國文課本、教科書中怎麼說，忘了「文章由生活中來」，要反求諸己。論說文也同樣可以在自己生活中體驗出來，找出資料。在這一點上，「講理」最令人滿意了，它雖然是在討論論說文的寫法，但處處從學生平常生活中着眼，提醒學生注意身邊瑣事，反觀自省，原來萬事萬物皆有理在；天陰有雨、瓜熟蒂落、水流濕、火就燥，都是理，寫論說文，只不過在「講理」。一向被學生認為是莫大難事的論說文，經此一點，叫他們恍然大悟。「講理」便是處處在做着這種工作，它的理論本身能中肯綮，是深入的，而發之為文，却都是學生的眼中事，身傍理。

全書討論論說文的幾個大原則，例如：論說文的本質——講理、寫論說文的態度、論說文的廣度以及使論說文有力的方法如引證據、引權威、說故事等等，理論都把握得很好，却用說故事的方式，淺近流利，甚至幽默風趣的筆調出之，使得這本「論文」充滿

生趣，像加了糖的藥水，食之如飴。

三、蒐集材料，旁徵博引：作文或教書，不怕找不到材料，但要旁徵博引得恰到好處，却非易事。本書中作者舉例說明，却能翔實中肯，如談到「人皆對現實不滿時」，以法朗士的小說為例（見四十四頁），且逸趣橫生。又如談到弄清事實真象，作者舉出莫拉維亞的小說（見一六二頁）來作證。舉例不但能近取譬，從學生生活或社會新聞中找資料，例如：在討論男女戀愛時拈出的一則社會小新聞（四十一頁），還能旁徵博引，從古今中外書籍中找資料，作者可以從「戰國策」（三十九頁）找到龔璣的「孔門四科說」（一〇六頁），從「西潮」（一一三頁）找到「紅樓夢」（一七二頁）。而這些例子，不但出現得正是時候，且都帶着十分趣味，很能引人入勝。使人想見作者寫作此書時，必然佳例源源而來，所以能水到渠成。引例說證，絲毫不覺牽強附會，反而一見便豁然開悟。讀者如能細心品味，得到個中三昧的話，那麼不論寫作或教書時，舉例說證，也必定能收到左右逢源之樂。

四、指示方法，教導訓練：本書不但注重原則上

的問題，還處處兼顧實行上的訓練，不但指導學生學習的方法，還教導他們訓練自己的步驟，例如在討論說文的筆調、口吻是合乎「是非法」的句型時，作者便搜集了許多合乎是非法與不發生是非法的句子互相對照，例如一三頁：

(一)合乎「是非法」的句子：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

人是萬物之靈。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二)不發生是非法的句子：

教我如何不想他。

鳥兒希望它是一朵雲，雲兒希望它是一隻鳥。

天啊！

列出練習題，不但使前邊說明文字一目了然，且能訓練學生的辨別能力及寫作能力，真正實惠。

五、選取範文，教學觀摩：基於說明的必要，書中選用一些論說「範文」，這些範文，不一定是模範文選，但都十分貼切，有些是用來做批評的材料，例如（九十四頁），討論「賈人渡河」而作的三篇作文，便是用來一一批評的對象，使學生有實際觀摩的機

會。另外，也有完整的模範文選，例如講到喝倒采，作者談到有關公共汽車的改良問題時，便舉出一篇很精采的全面喝倒采的文章來，今略舉數行，以見一斑（一七三頁）：

「公共汽車班次太少，乘客太擠，車掌和司機的態度太壞，輿論一再要求改進，可是公共汽車依然故我。這是有道理的。」

「在我看來，搭乘公共汽車，是非常有益的健身運動。上車之前，人人爭先恐後，奔向車門，完全像是打橄欖球。等到擠上了車，你就是砌進人牆裏的一塊磚……車子行進的時候是顛簸擺動的，而且是忽然急轉彎的，你不能不時調整重心，重新部署防禦力量，這樣，身體的各部分肌肉，都有了鍛鍊的機會……。」

這是一篇非常精悍的短文，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講理』一書，也有它小小的缺憾。

書名，不够「警切顯豁」，雖然「講理」二字能牢籠整個論說文的內涵，但它不能在一眼之下，便吸引住讀者，雖然，它的內容遠比它的題目更吸引人。

作者自己也說：「書名叫做『講理』，不免使人猜測它的內容。我立刻報告，這本書討論怎樣寫論說文。」

（「作者的話」）

事實上，一本受中學生歡迎的書，往往不是言情小說，就是參考書，如果一本討論作文的書，不能在題目上先直接進入學生眼簾，這已遲了一步；如果學生因好奇，而打開「講理」，順手翻翻，據筆者個人了解，中學生第一眼看到的是目錄，而不是「前言」，或「作者的話」或「編後」。

「講理」一書的所有子題，也就是目錄上所排列在讀者眼前的，似乎也很難告訴讀者：「這是一本討論如何寫論文的書」，雖然那些子題在他們本身命名得並不失敗。

「講理」的體例大體上是模倣夏丏尊先生的「文心」的，都是用故事的體裁來寫關於作文的知識、法則，每種知識自成一個單元，占一個題目，每個題目都找出一個最便於襯托的場面來。這兩本書，都同樣地，每個單元與單元間又互相連接起來。

作者是苦心孤詣地收集、整理，然後又用很平易的文字寫出來。但是，個人以為，用故事體來「說理

」，看來固然很親切，讀來也頗像一篇「長篇小說」，但對讀者、作者而言，是否得不償失？

本來，用「故事」是要增加「說理」的趣味，但這個「故事」爲了要遷就「說理」，常常變得相當生硬，既然它不能增加趣味，且各人生活體驗不同，讀者如果是教師，取之爲教材，教學環境與學生素質也大不相同，那麼「故事」存在的價值就微乎其微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以「文心」而言，它的「故事」敘述所占的篇幅實在太多，這是爲了要配合前後情節的連貫，不得不多花些筆墨。然而，這樣對讀者、作者，是否太浪費了呢？何以不能以論理爲主，開門見山、水清見底的談呢？

以「講理」而言，它如果不是用「故事」體寫成的，就可以在目錄上作相當調整，它可以從「論說文與記敘、抒情文的不同」談起，那麼「是非法」節中第十九頁就要挪到最前邊先講，然後談「寫論說文的態度」，則「收音機」一節就要挪前。同時，在不受故事的牽制下，子題可以重新命名。諸如此類，顯示出「循序漸進」的優點，也許會成爲一本更成功的小書。

# 中國現代文學的 幾個問題

龍寶麒

## 一、理論的貧乏

身爲一個中國的現代人要想批評一下中國的現代文學，在別人聽來或許會說：

「這個抱負真不小，這個理想也很可愛，可是你們會來帶主觀的意識和私人的感情，尤其在你們要給中國現代的文學作品和作家做價值判斷的時候。」

中國人是很懂得這個道理的，曹丕在他的典論論文中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孔子和孟子對別人的學說就攻擊得淋漓盡致，尤其是孟子，他罵墨子兼愛，是謂無父，朱子爲我，是謂無君，他罵無君，是謂禽獸也，這樣批評同時代的人，似乎刻薄得過份點，但，不正是「文人相輕」的心理一個很好的說明嗎？就是連聖人也不例外。現代人說得更露骨些：「文章是自己的好。」

中國人一方面很懂得這個道理，另一方面中國人又是一個講恕道的民族，所以中國古代儘管有很多的文學創作，但文學的批評實在少之又少，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的文人儘可能不去碰文學理論的邊

，因為談到理論，就要產生批評與褒貶，就傷感情和氣。當然中國文人不是沒有文學理論與批評，但大家多放在心裏，不肯說出來。

自從董仲舒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韓愈提倡文起八代之衰、朱熹註四書，中國的文人是板起臉孔來寫文章的，所謂言必稱堯舜，道必稱孔孟，中國甚至連諷刺文學都不發達，不像希臘的神話，連天上的諸神，都充滿了詼諧和笑謔，與凡人的情慾。由這點看來，中國古代文人所懸掛的標準，比西方神的地位還要崇高。中國的文學坦白的說沒有什麼進步，如果我們把詩經、楚辭所表現的文學水準

作為批判標準的話，二、三千年來的表現似乎也太貧乏了些。這很使人懷念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那真是中國文學史上黃金的年華。為什麼中國文學會像蝸牛一樣底慢慢爬？有時還要停下來，甚至於倒退幾步，我想，中國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不夠發達是主要原因吧？

這個現象到現在還是一樣，就以文學理論的書籍來說，除了市面上在書店裏放來放去都是那幾本老的翻譯本外，真的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學理論創作，可以說是「一本也沒有！我甚至可以大膽底說，關於這方面的題材，就是像樣點的文學也沒有。」

## 二、對權威的臣伏

今天，我們也流行所謂的書評，尤其要找有名、有地位的人作書評，似乎愈找到有名的人作書評，這本書的價值就感高，我經常懷疑這些被找的人，有否把書仔細讀一遍，甚至把書中的目次用心底去看一下。這個現象看似沒有什麼，但正說明了一點，不但是我們的讀者一味盲目地崇拜權威與地位，連我們的作家也都一樣。在國外，如果一個做官的人說了幾句恭維的話，作家立刻深怕他的學術地位被沾污了。但，在中國正相反，大家都認為官做得愈大，學問就愈大，文章就寫得愈好，

文學的理論就愈高超，作家們來求寫書評的就愈多。

我很奇怪，爲什麼我們的作家要千方百計底攀附權貴，等一篇內容空洞、言之無物的書評。他爲什麼不在這段時間裏去和中學生、阿兵哥、麵攤老板、計程車司機、家庭主婦去談談，問問他們的看法。也許別人以爲我在說笑話，一點也不，白居易的詩就是和那些社會中下層的人物接觸而寫成的，在我的讀者當中，恐怕還沒有誰自認比白居易還偉大吧？

大家可別以爲我在損那些大官貴人，其實一點也不，因爲做官的人，最重要的是爲民衆服務，爲社會謀福

利，他的詩寫得不好，文學理論不够高深，並不重要。衆人的問題，大衆的公害，

應該去找他們，但如果寫文章，談學術也去找他們，正如去和藝術家談把海水變淡，和會計師談雕塑，和音樂家談大氣污染，和醫生談抽象畫。當然，在達官貴人中，也有不少真正的大學問家、大文豪，不過他們畢竟是少數，然後我們還要問，他們是否有這個心情和時間來爲別人寫評作序。一個日理萬機的部長，天天吟詩賦對，公認是當代最偉大的文豪，我會懷疑他是一位良好的部長。我就知道很多大官，他們絕不隨便附庸文人的風雅，我並不因此輕視他們，

相反底，我認爲他們已經具備了要成爲良好官吏的一個條件。

崇拜權勢、地位與金錢，這是經濟發達、工商繁榮社會的一個自然現象，由於大家有追求財富名利的心理，才能推動這個社會，但這種心理却有害於文學。文學應該是渺視權威，與現實對抗，追求一個高蹈的理想，燃燒生命熱烈的火焰，尋找精神上最高境界的滿足。當然，文學的任務也在反映社會的現象，但這種反映，必須要透過作家的意識，否則那和報紙的社會新聞有什麼差別呢？我也不否認這種文學的心理有害於工商業社會的進化，因此，一個社會應

該同時存在這兩種心理與意識，一個機械呆板，無情冷酷的競爭社會，會因過度的緊張、煩忙、疲乏而趨於瓦解，文藝心理與意識，正好有調劑的作用。

我們的作家似乎忘記做爲一個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責任，因此他們是脫離了現實社會，脫離了廣大的羣衆，他們把自己的意識型態鎖在一個象牙塔裏，他們眼睛所看到的只是孤立在人海當中的幾個高高在上的小點子，他們會熟知目前的政治行情，某當權者的身價，而無視於四周的黎庶。

### 三、文學的鴉片

要怎樣去寫書評？不但

要讀過那本書，而且要有深刻獨到的看法，並忠於自己的看法，勇敢負責的寫出來。寫書評不比寫書容易，寫書要有充實的資料，科學的處理方法，客觀求真的態度；寫書評需要有智慧的審見，它的目標在求美、求好，需要有主觀的看法，現在的書評人，千篇一律，說上一大堆恭維的客套，然後才在快要結束的時候，略帶幾句明貶暗褒的話，試問這種「花籃文學」又有什麼意義與價值？他又有什麼資格來寫書評呢？又怎對得起廣大的讀者？

一個作家不願接受別人的批評，不願請那些肯說真心話的人發表意見，他的作

品又怎能經得起考驗呢？試問一個作家在自己的著作裏附着一大堆歌頌的文字，另一個作家則在自己的著作裏展排出許多中肯的批評，究竟那一個創作的態度嚴謹？那一個作品較爲有被接受的價值？我們的作家與讀者似乎不太了解這個道理。批評某書的缺點就會影響它的銷路嗎？試問那一本書是十全十美的？對我來說，這反而激起我讀這本書的衝動呢。我反要看一看那些批評究竟有沒有道理，並把自己拿來比較比較，是否也犯了同樣的缺點與毛病。我們對一本書的價值觀念當然不會被一篇書評所左右，但它可以爲我們提供參考，它更重要的

一個任務是糾正作家、督促作家，不斷去追求更完美的作品，我們的書評能發揮這個作用嗎？

記得我在沒有出國以前，我很喜歡看影評，我從初中看到大學，後來才發現那些影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年年寫的東西都是一樣，都是那些老句子、老字眼，在那裏翻來覆去，排列組合，其中也故意夾帶些好像行家的術語，而這批影評人其實只是把外行的讀者當猴子耍，我正是這些受害人之一，而這批影評家目前已成爲我們中華民國電影理論的權威。有時，報紙也偶爾登些觀衆的影評廣告，我發現他們已經找到忠實的接班人

，臺灣的第二代在意識上與思想上已向他們宣誓效忠，這使我不得不說：「我們的書評與影評正是我們文藝的鴉片和嗎啡。」

儘管鴉片和嗎啡是毒藥，但有很多人喜歡它的，有很多人不知不覺中上了癮都不知道。我們現在有很多人，動輒列舉自己的光榮記錄，某某博士，曾擔任何種顯要的職務，得過多少榮譽，花了多少時間，多少心血來完成這部巨構，自己的作品以往如何受到重視，自己在文壇的聲譽如何高，在學術界的行情如何的好，他自己的作品對社會有多大貢獻，對時代有多深的影響，然後才虛偽底謙遜幾句，爲

的是烘托上面的文字，來加深讀者的印象。至於作品的意識型態，價值判斷，思想境界，寫作技巧，不是忽略不提，就是聊備一格，說些風花雪月，不痛不癢的話。

一個作家眼睛所看到的全是自己的優點，我敢斷定他的作品是膚淺的，是鬆弛的，因爲他的思路已被他自己的滿足自大所蔽塞，他寫作的態度必定是浮躁的。

#### 四、商業的奴婢

我在國內做學生的時代，最喜歡逛書店買書，很多書我雖然不看，也把它買來，因爲它便宜，有的暢銷書只要十塊八塊臺幣，翻版書不過三、四十臺幣，天天逛

書攤買書買得不亦樂乎。那時，美國朝野正爲我國的翻版書一再提出抗議，國內的作家也爲盜印提出控訴並在文字上大張撻伐。當然，我在內心裏是偏袒書商的，我想如果沒有這些書商，我這個窮學生豈有買書的權利？於是就巴不得書商官司打贏，因爲他們是我們社會裏文明的傳播者。

我相信和我抱相同心理的人多的是，這就是爲什麼翻印、盜印的風氣，在我們的社會裏日盛一日的緣故。當然，如果沒有翻印、盜印，我們立刻要花多幾倍的價錢去購買，有誰願意？這是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

但，問題的關鍵就在這

裏，長期以來，在我們的社會裏，略有些價值的書一出現，就被人翻印、盜印去了，作者的智慧、心血都變成替出版商人撈刮財富的工具，日子一久，有誰還願意殫精竭智底去從事寫作？當然，我們的思想落後，學術不發達，我們在各方面不如別人，我們可以享受花只是別國幾分之一的價錢來買書，但，我們國民的平均所得，也只有別的國家的幾分之一，我們的國民，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蒙受了利益沒有？我們享受短時的眼前可以計算的利益，但扼殺了整個文化的生機，也破壞了整個社會演進的程序。這個當中，得益的是誰？是那些書

商，在臺灣因這樣而賺錢致富，盈利超過千萬臺幣者，至少有十家書商以上，唯一得利的就是這一小部份人。

我們政府不應該由於國民購買力薄弱而縱容書商盜印、翻印，我們不但要保障本國作家的利益，同時應該保障外國作家的利益，我們付出一部份版權費，絕不是我們社會的損失，因爲這本書所帶給我們社會的益處，已超過我們所付出的金錢。其次，我們最重要的是樹立一個學術尊貴的傳統，與智識地位的崇高性，鼓勵與鞭策我們的學術界、智識份子負起領導社會進化的任務，及迎接當今世界第一流思想的挑戰，這樣我們的文學才

有前途，我們的民族才有希望。

如果由於繳付外國作家的版稅因而使該書售價太高，讀者無力購買的話，那麼我們就應該交由國家的印書公司承印，以虧本的方式介紹給同胞，這是很有意義而應該做的工作。

### 五、稿費制度的枷鎖

目前，我們臺灣的稿費制度是按字給酬，稿費從每千字八十元到二百元不等，詩則按篇數及長短來計算。有的報社與雜誌社計算得相當刻薄，連空格都不算，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作家實在很難靠此維持生活，必然要

奔波忙碌，他創作的天才與慾望就被機械的工作，刻板的生活，無意義的應酬磨揮殆盡。

在這種稿費制度下，作家只好從事長篇小說或言情的、武俠的、黑社會的、甚至誨淫的。我們的散文和短篇小說的生路是完全被扼殺了，死氣沉沉，有那一個作家願意花巨大的心血與漫長的時間去琢磨呢？我自己就是過來人，我曾試驗寫散文和短篇小說，一來由於這是工業社會所應該發展的一個方向，二來也是由於「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文學抱負所驅使，但，寫不到第十篇，我就收手了。因為每篇的稿酬平均只有二百到二百

五臺幣，我用同樣的時間，可以寫成五萬字的言情小說，或是武俠小說（如果我願意的話），稿費是廿倍。我的經濟情形並不好，但我始終不以稿費維生，由於讀書的關係，若是為了這薄薄的工作，絕不是一個留學生所能負擔的。

我想，最可憐的還是寫文學理論的和文學批評的，（也就是我個人興趣之所在），一天到晚敲破腦袋，挖空心思，每一個月，真正算得了創作的，最多不過寫出一、二篇罷了，所得到的稿酬不過一千臺幣而已，還要扣去郵費，寫出來的稿未必是能被發表的，稿件自身的

缺點是原因之一，但雜誌社不願意得罪人是更重要的原因，尤其你所批評的是名作家的話。即使僥倖登出來，收到稿費也是三個月以後的事情。

結果是，寫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人，編輯看了搖頭，讀者覺得枯燥、冷僻，曲調太高，作家們討厭你，視你為不受歡迎的人物，出版商恨你，因為他辛苦捧出來的偶像，被你戳破了，你砍掉他的搖錢樹，他豈會輕易饒了你。這批人只好孤立在茫茫的人海裏，改行的改行，轉業的轉業。

結果是，我們只重寫作而不重創作，只重捧場而不重批評，只重閱讀而不重欣

賞，只重出版而不重選擇，只重數量而不重質量，只重技巧而不重理論。在我們的社會裏有出版商人、文化販子、寫作匠，但卻沒有文學思想學、文學理論家、文學批評家、文藝哲學家。我們的讀者只知道機械的閱讀，而不知道如何去消化吸收。

如果我有權利來建立我們的稿費制度的話，我一定能提高理論性、批評性、學術性、思想性、散文、短篇小說的稿酬，鼓勵我們的作家向這個方向發展。我會成立一個寫稿委員會，在不知道作者姓名下，按質核酬，每年或每六個月再做一次評審，挑出最好的稿件，發給獎金，鼓勵作家用嚴肅的態度

去創造完美的作品。這雖然會增加雜誌或報社的負擔，但我敢擔保它一定會因此而大大地提高其文學的水準，得到更多的讀者，也負起為我們的社會培養更多優秀作家的任務。

## 六、時代心理與地

### 理因素

我們談中國的現代文學，首先我們應對這個題目做一個界說，中國的現代文學自然要包括大陸的文學，但由於它在型態上與我們相差甚遠，所以很難放在一起討論。因此我們只能談一談在中華民國政府下所表現的文學型態與文藝現象。其次談到「現代」的含義，我想「

現代」一詞的含義，應指政府撤退到臺灣之後一直到現在，因為這段時間比較有獨立性與完整性。

每一個時代都有其心理的特徵，這是由於歷史文化，社會處境與生活條件所形成，這時代心理的特徵支配着文藝的發展。要想了解中國的現代文學，不得不討論這一個問題。

生在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人，正好面臨着幾個歷史轉變的焦點，從專制帝政，到軍閥割據，而到民主政治的學步階段；從內戰、黨爭、禦侮，世界大戰而到全球性的對立；從農業經濟，手工業社會，而到工商業之前的過渡時期；從封閉的社會

而到半開放性的社會，這所說的封閉，不僅是政治的與社會的，也是思想意識的保守。

在這個文化融合，歷史轉變，社會進化，心理遽變的過程裏，許多的問題接踵到來，現象混亂而複雜，前途晦暗不明，精神苦悶，心靈空虛，我們的情緒難安，我們的態度浮躁。

臺灣處於亞熱帶，氣候炎熱，容易早熟，感情衝動而不穩定，體能容易衰疲。地理環境面臨海洋，島國思想的型態活潑有餘，剛健不足，富於想像力。臺灣的氣候寒暑不定，經常有颱風、地震，使精神緊張而略帶神經質，這些和我們文學的發

展都有很深切的關係。

我們了解我們自身文學的缺點與環境，就應該根據這些來改造我們的文學，創造我們自己文學的新生命。

——寄自己

## 年度小說選

(57—61年，共5冊)

優待本刊讀者，五冊合購65元

劃撥19274號書評書目社

\*「62年短篇小說選」正由林柏燕編選中

# 致何索書

亞青

何索先生：

讀了 Saul Bellow 為你作的傳，覺得像你這種婦人之仁的男人，老是吃女人的虧，未免太可恨也太可悲！不過拿中譯本（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劉紹銘·顏元叔合譯，初版民國六十年八月）跟原文對照之下，我發現你所受的委屈更多了，尤其是顏先生後半部的譯文錯誤百出，使我不知道如何向你等致歉才是。既然看了你的書，多少也沾上一點喜歡寫信的惡習，你不妨也來讀讀我寫的信吧！

敬愛的劉紹銘先生：

拜讀過您的「致何索書」，知道您的確花了一番工夫為他取個中文名字，並且還逐譯了半本書，還興趣盎然的寫起「何索體」的書信來。您的譯文想必精彩萬分，於是先讀了您譯的部份，感到愛不釋手，再拿原文一對，發現您的譯筆的確高人一等。很遺憾的是，俗語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您的譯

文也有不少「白玉之瑕」，這也許是疏忽或不够謹慎所致。像把 white duck trousers (白帆布褲) 譯為「白喇叭褲」(頁三七，行十四)，celebral palsy canister (腦性小兒麻痺藥罐) 譯為「老年茶葉罐子」(頁五十，行五)，sleepers (小孩穿的睡衣) 誤為「拖鞋」(頁七九，行一)，salt-and-pepper topcoat (椒鹽色的外套) 譯成「舊得發霉的大衣」(頁八三，行一)，wash pants (耐洗的褲子) 譯作「免燙褲子」(頁九二，行一)，Judge Advocate (軍法官) 譯成「檢察官」(頁一〇〇，行十六)，would-be aristocrats (假冒的貴族) 譯為「未來貴族」(頁一四六，行十二)，middy (水手服) 譯成「中庸裝」(頁一八四，行十二)，還有兩位存在主義承先啓後的人物，他們的譯名亦不甚妥當，Kierkegaard 在臺灣的通譯是「齊克果」譯成「吉爾凱高爾」(頁一三七，行六)，Paul Tillich [til'ik] 譯成「泰力」(頁七〇，行一)，顏先生譯成「保羅·迪力喜」(頁二八八，行六) 都沒把音譯準。句子的翻譯方面，也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Over the p. a. system the management begged the spectators not to throw pennis to catch the blades of the skates. 譯成「透過了傳音器，管理處廣播說請觀眾勿把銅板丟到場地上去，否則溜冰鞋的滑輪就會折斷了。」(頁四六，行十七)，這句話很明白的說，不要往溜冰場丟銅板，以免絆住了溜冰鞋的冰刀，如果是帶滑輪的溜冰鞋，也不會嚴重到折斷了輪子。

Why should you be more right out of sheer distraction than they are out of organization? 譯作「你這種遊戲文章又怎見得比語無倫次的話有理？」(頁六六，行七)，很顯然把 out of organization 看錯了，這句話該譯為「你這種遊戲文章又怎見得比人家條理井然的文章有理？」

- 65 • I am sure you know the views of [Martin] Buber. It is wrong to turn a man (a subject) into a thing (an object) 譯成「我相信你一定熟悉普伯的觀點的。他認為把人(主格)變為物(受格)是錯誤的。」(頁八四，行十四)，此地是討論宗教，可不關文法的事，因此括弧裏的都該譯成「主體」與「

客體」。

Because you're a highbrow and married a highbrow broad. 譯成「你自己是高級知識分子而去娶一個高級知識分子。」(頁一〇三，行十七)，顯然沒將原意譯出，這句話是老粗 Sandor 說的，譯作「你是高級知識分子却跟一個高級娼婦結婚。」並不算太過份吧！

At first she looked stuck-up 是「起初她看起來滿神氣活現的……」譯成了「開始認識她的時候，她好像很拘謹……」(頁一〇六，行七)。

There was no stain in the water, where schools of minnows swam. 是「沒有油污的海水，可以見到鯉魚遊來遊去。」却譯成「水裏沒有油污，沒有小魚羣。」(頁一一九，行五)。

But the parts had been distributed. 譯成了「這兩個人所演的角色已經混亂了。」(頁一四六，行七)，意思正好相反，該譯作「這兩個人所演的角色已經分配好了。」

...said the beautiful, pregnant Madeleine between her teeth. 譯成「……漂亮的馬德琳，懷了孩子的馬德琳咬牙切齒的說。」(頁一六四，行一)，按 between her teeth 是「低聲的」却譯成「咬牙切齒的」。

Calendars were marked well in advance. 是「月曆上的日期，都預先作好了記號。」却譯為「日曆上的日期，還沒有完全過去時就已經塗去。」(頁一六六，行七)。

[Laura's father] Spited her away. The old Sorcerer. 譯成「靜靜的把她拖走。這個老魔術師。」(頁一七〇，行二)，不如譯作「這個老魔術師把她拐跑了」或「神秘的把她帶走了。」

Oh, the music! thought Herzog. He fought the insidious blight of nostalgia in New York. 譯作「呀！何索想。他拼命的壓制自己不去想紐約。」(頁一八四，行十一)，顯然是譯錯，該譯成「呀，音樂！何索想。在紐約這地方，他拼命壓制蝕心蝕骨的鄉愁。」

Zipporah's chickens were about to roost. 是「薛蒲娜的鷄也快歇巢了。」非「薛蒲娜的鷄也快生蛋了。」(頁一九一, 行十一)。

[Herzog's] Mama's mind was archaic, filled with old legends, with angels and demon. 譯成「何索媽的思想是混亂的, 充滿了古代的神話, 天使和魔鬼。」(頁一九二, 行二), 該譯作「何索媽的思想是古式的, 滿腦子古代聖徒的故事, 天使和魔鬼。」

您的譯文裏還有一句譯得很粗心:「她(馬德琳)從屋裏出來, 盤子上放着酒瓶, 酒杯……」(頁九二, 行八), 顯然是拘泥於原文所致, 這不是該譯成「她從屋裏端着盤子出來, 上面放着酒瓶, 酒杯……」嗎? 譯文裏還有許多細節因為過於瑣碎, 不宜提出討論, 如果有空把原文與譯文再對照一遍, 相信您一定會作很多更動的。

大體上說來, 您的譯文是不可多得的, 尤其中文詞彙頗為豐富, 使譯文生色不少, 如能將以上舉出來的錯誤於再版時更正過來, 不就盡善盡美了嗎?

敬愛的顏元叔先生:

- 晚輩一向佩服您在文學批評上所表現的果斷力和魄力, 作品好就好, 壞就壞, 大刀濶斧, 毫不因循苟且, 語焉不詳。不過現在我們不談這些。您譯的後半部「何索」, 的確很令人失望, 譯文除了全是死譯和硬譯外, 就是一大堆誤譯了。我不禁懷疑起您的英文和中文程度來, 不信的話就先看看下面誤譯的單字和片語: totalitarianism (極權主義) 譯成「專制政體」(頁二一九, 行六), blazer (鮮艷的運動衣) 譯成「引人注目的帽子」(頁二三一, 行十一), space-time continuum (時空的連續體) 譯成「太空時代的「連續」」(頁二四一, 行五), Poetic justice (因果報應) 譯成「這是公平的」(頁二五三, 行六), miters (法冠或主教冠) 譯作「權杖」(頁二八九, 行十五), unexpected intrusions of beauty (突如其來的

- 美感)譯為「美麗受到了料想不到的干擾」(頁一九三,行六), *blowtorch* (汽油吹管)譯成「火把」(頁一九五,行六), *life of shame* (醜業或皮肉生涯)譯為「羞辱的生涯」(頁一九七,行六), *social evil* (賈淫)譯成「社會的罪惡」(頁一九七,行十三), *Bailiff* (監守官)譯成「書記官」(頁二〇四,行一), *mesomorph* (四肢發達的人)譯為「四肢短小的人」(頁二〇八,行七), *tellatio* (口交)譯作「雞姦」(頁二〇九,行五), *linseed oil* (亞麻子油)譯成「桐油」(頁二二四,行一), *incipient rickets* (初期的軟骨病)譯作「骨骼缺乏鈣質的現象」(頁二一八,行十一), *toxemid* (血液中毒或血毒症)譯作「血液不潔」(頁二一八,行十一), *rainspout* (承露或水窠)譯成「水溝」(頁二四三,行五), *gilded youth* 與 *gilded little gentleman* 皆為「執袴子弟或大老爺」却譯成「鍍金的少年」(頁二二三,行十四)與「鍍金的小紳士」(頁二四九,行十六), 劉紹銘先生將後者譯作「翩翩佳公子」(頁一九〇,行二)亦不佳。Two poky little girls (兩個遲鈍的小女孩)却譯作「兩個肥胖的小女孩」(頁三五〇,行十五), *tuberculin test* (結核菌檢驗)譯為「肺病測驗」(頁三六四,行一), *surface tension of water* (水的表面張力)譯成「水面的波浪」(頁三八二,行五), *heavy-lidded* (厚眼皮的)譯作「嘴唇很厚」(頁三八五,行十四), *bumper* (車前的防撞器或保險槓)譯成「後擋」(頁三八六,行十七), *barette* (扁平帽)譯成「頭髮夾子」(頁三八九,行十一), *one dirty summer evening* (一個暴風雨的夏夜)譯成「在一個醜陋的夏日晚上」(頁三九二,行十一), 甚至把警察局的 *sergeant* (警官或巡官)譯成「上士」(頁三九六,行十三), *contralto solo* (女低音獨唱)譯作「唱女中音的」(頁四〇五,行十一), *natural history* (博物學)譯成「自然的歷史」(頁四四三,行十一)等等,把句子譯得極為離譜的也不勝枚舉。
- *Run out on fragrant, sexual, high-minded Ramona? Never in a million years* 譯成「捨棄高超,充滿性感,渾身芬芳的拉夢娜?一百萬年裏面也不會有一個。」(頁一九八,行十五), *Never in a million years*, 是「我怎麼會?或我絕對不會。」却譯成「一百萬年裏面也不會有一個。」這年頭像拉夢

娜這種女人可多得是，一點也不稀罕。

But these lectures! For the love of God, Ramona, shat it up 譯成了「但是這些說教：拉夢娜，爲了上帝的愛，請你閉嘴吧。」（頁二〇〇，行十四），for the love of God 是「發發慈悲」或「求求你」，這句話該譯成「還來這一番說教，拉夢娜，求求妳，不要講下去了！」

If I am right, the problem of the world's coherence, and all responsibility for it, becomes mine 譯成「假使我對，那麼世界一切事務的井井有條以及使世界事務井井有條的責任，就成了我的問題。」（頁二〇五，行四），十分費解，不如譯成「假如我不錯的話，那麼世界的統一和統一的責任，不就是我的事嗎？」

Suppose, after all, we are simply a kind of beast, peculiar to this mineral lump [this earth] that runs around in orbit to the sun, then why such loftiness, such great standard? 譯成「畢竟，假使我們只是一種禽獸，是這個環繞太陽而運行的一坯泥土上的特有的禽獸，那麼我們爲什麼有這份高貴的思想與期望，爲什麼有這些崇高的標準？」（頁二一四，行十六），也是語焉不詳，該譯成「假使我們只是這個繞着太陽運行的地球上的一種獸類，那麼我們何崇高顯貴之有？」

- The individual is obliged, or put under pressure, to define "power" as it is defined in politics, and to work out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this for himself. 是「個人不得不或被迫接受政治學上所界說的「權力」，還得自行解決個人行使權力所造成的後果。」譯成「個人不能在壓力之下，接受政治上所界說的所謂「權威」，而爲自己招致由這種看法所引起的後果。」（頁二一六，行十五）。
- But you will be wondering what happened to "the inspired condition." This is thought to be attainable only in the negative and is so pursued 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as well as in sexual experience, or with the aid of narcotics...是「你將會感到奇怪，什麼是「聖靈充

滿的狀態」，這種狀態據說只能在否定的一面，在哲學與文學的探求裏，以及在性經驗裏得到，或者借助於麻醉劑的功效……」譯成「但是你會感到奇怪，「那充滿靈感的環境」又怎麼樣。這種觀念只能在否定的情況裏達到，是應該從哲學與文學，以及性交經驗中去追求的思想，或者借助於麻醉劑的幫助……」（頁二一七，行五），the inspired condition 在此地是很重要的字眼，前後共出現五次之多，您不是譯成「富有靈感的環境」（頁二一六，行一）即譯作「充滿靈感的環境」（頁二一八，行一，行四，行八）。

It is "good" to electrify a primitive area. and Isn't it good to give bread to the hungry, to cloth the naked? 這麼簡單的句子也誤譯成「去電化一個原始地區是「善良的」。」（頁二一七，行九）和「把麵包給饑餓的人，把衣服給裸體的人，是不是善良的？」（頁二二七，行十），前者應該譯作「把一個落後的原始地區電器化，當然是件「好事」。」後者譯為「肚子餓的人給他們麵包吃，沒衣服的人給他們衣服穿，不是做件好事嗎？」

As if a dog should trot by a bush and set free worlds. 是「好像一隻狗只要跑過一個矮樹叢，就可以把裏面的東西趕出來似的。」譯成「好像一頭狗只要跑過一個灌木叢便散放出來許多的天體一般。」（頁三三〇，行一）。

But he planned a great getaway...crawled through pipes, dug under walls. 是「但是他計劃着一次大逃亡……爬水管和挖牆角等等。」非「但是他計劃着一次大規模的逃亡……爬過許多的下水道，從許多牆下彎了過去……」（頁三三四，行七）。

When each man...had to behave as one of the elect. 譯成「當每一個人……不得不擺出一付顯明的姿態。」（頁三三七，行八）是很明顯的錯誤，該譯作「每個人……時，就擺出一付上帝選民的姿態。」

A marriage was a tender relationship resulting from the overflow of feeling, and all the rest of that. 是「所謂婚姻不過是因為感情泛濫和其他種種所造成的一種脆弱的關係」非「婚姻是一種

溫柔的關係，源之於情感的泛濫以及其他等等。」（頁二五四，行五）。

What good, What lasting good is there in me? 是「那有什麼好處，我到底得了什麼好處？」非「在我身上有什麼善良？」（頁二七六，行十一）

Literate people appropriate all the best things they can find in books, and dress themselves in them just as certain crabs are supposed to beautify themselves with seaweed. 是「讀書識字的人多會引經據典，文飾自己，正如螃蟹會用海藻來裝飾自己一樣。」譯成「會讀書的人從書本裏竊用了一切好的東西，用來打扮自己，就像某些螃蟹用的海藻把牠們自己美化起來。」（頁二九二，行一），最後一句話到底是螃蟹裝飾自己呢？還是海藻？

Moses knew that in her heart his recumbent wife [on the tiles] was cursing him. 是「何索當然曉得這時躺在磁磚上的太太，正對他怨氣滿腹。」却譯成「何索知道，在他那位分離了的太太心裏，他還在受到詛咒。」（頁一九四，行五）

——these were better, thought Herzog, than his sinking down during a walk to the store. 是「——何索想，這總要比他走向一家店舖時，半路上就暈過去好些。」非「——這一切比他身體頹微，坐在路邊的水泥牆上要好多，何索想。」（頁三三八，行一）

He [Herzog] gunned his motor at the spotlight, trying to decide which was the faster route to Harper Avenue. 是「順着探路燈的方向，何索踩下油門，加快車子的速度，看看那一條路最近哈潑街。」非「遇着紅燈停車的時候，何索踏緊油門，使馬達呼呼作響，他想決定那一條路最快到哈潑大街。」（頁三四三，行八）。

• 71 •  
[Man is] A creature of deep peculiarities, a web of feeling intricacies and ideas now approaching a level of organization and automatism……是「人是一種極為怪癖的生物，具有錯綜

複雜的感覺和思想，現在已有相當的組織和自動力……」譯成了「人是一種具有生存特點的動物，具有情感思想的複雜交織而成的內心羅網的一種動物，而這種情感觀念的羅網，現在已經接近總組織與自動化……」（頁三五九，行一）。

For this big, nickel-plated pistol, whatever he had vaguely intended yesterday to do with it, he should have left today in……是「不管他昨天胡里胡塗的想拿這隻鍍銀的大手鎗幹什麼，今天他也得把這隻鎗放在……」非「因為，不管他昨天想要用這枝鎗包的手鎗做任何觀念朦朧的事，他今天應該把這支鎗放在……」（頁三八九，行十五）。

…his purpose [was] as intense as it was diffuse……是「……他的企圖可以說又熱切且又散亂……」非「……他的意識的稠密的正像他的目的本身的晦澀……」（頁三九〇，行五）

The motor gave a raw snort and raced smoothly, and the dry rich summer air began to flow in, flavored with exhausted gas. It aggravated his nausea like a forced draft. When the car left the lake front he opened his eyes on the yellow ugliness of 22nd Street. He recognized the familiar look of summer damnation. 是「汽車吼」一聲就穩穩的開走了。乾烈的暑氣混着汽車排出的廢氣吹進來，像一股不自然的氣息，更使何索覺得噁心。車子駛離了湖邊，放眼望去便是午後陽光下又髒又亂的第二十二街。他認出了炎夏淫威下街道的熱面孔。「非」馬達發出沉濁的吼聲，平滑地駛去。而乾燥豐富的夏天空氣開始流入車內，帶着汽車廢氣的味道。這使得何索覺得更為噁心。當車子離開湖邊，他睜開眼便看見了二十二街黃色的醜陋。他認得出夏天那該死的熟悉面孔。」（頁三九一，行一）

I love my children, but I am the world to them, and bring them nightmares. I had this child by my enemy. And I love her. The sight of her, the odor of her hair, this minute, makes me tremble with love. Isn't it mysterious how I love the child of my enemy? 是「

我愛自己的子女，我是他們的一切，也帶給他們可怕的惡夢。這女孩是我那個負心的人生下來的，可是我愛她。看到女兒的人，嗅到她的髮香，這時，使我愛得心慌。我這麼愛我的負心人生下的孩子，這不是太不可思議嗎？」非「我喜歡我的孩子們，但是對他們而言，我就是這個人間給他們帶來的惡夢，我的這個孩子是我和我敵人人生下來的。我愛她。她的容貌，她頭髮的芬芳，就在這時候，使我因為愛心而抖顫。我是這樣的愛我的敵人和我生的孩子，這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嗎？」（頁三九三，行十五）。

He does not need meaning as long as such intensity has scope. 是「他不需要追求什麼，只要他的熱情有發揮的餘地就行。」非「他不需要意義，只要這種熱切的範圍很廣就行。」（頁三九四，行四）

This is his personal, brutal version of the popular outlook,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是「這是他個人對衆生相，對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毫不留情的看法。」譯成了「這是他以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大家共有的一種生命看法而形成的殘忍的觀點。」（頁三九六，行七）。

He thought he could make out a certain thickening in her [Madeleine's] face—incipient coarseness. He hoped so. It was only right that some of Gersbach's grossness should rub off on her. 是「他想他可以看出馬德琳的臉上有了些老態——她的臉皮開始粗糙了。那活該。當然，她身上多少要留下粗魯的蓋斯伯蹂躪過的痕跡。」這段精彩的描述却譯成「他覺得她臉上的膚色有某種濃重化的跡象——一種粗糙變化的開端。這是可以預期的。當然，蓋斯伯的粗糙會摩擦在她的身上。」（頁四〇六，行十三）。

Ultimately unknowable, the process behind it [Madeleine's forehead]. See, Moses? We don't know one another. Even that Gersbach, call him any name you like, charlatan... 是「馬德琳的葫蘆裏到底賣什麼膏藥，實在不得而知。明白嗎，摩西？我們彼此不熟。就是蓋斯伯，不管你怎麼罵他，罵他是跑江湖的……」非「在這前額之後的情思的過程，在終結處是無法知曉的。你知道嗎，摩西？我

們並不是互相知曉的。就是那個蓋斯伯，無論你用什麼名稱稱呼他，騙子……」（頁四〇七，行十七）。

He made his inventory with a sort of dreamy curiosity about his onetime plan for solitary self-sufficiency—the washer, dryer, the hot-water unit, pure white and gleaming forms into which he had put his dead father's dollars, ugly green, laboriously made, tediously counted, divided in agony among the heirs. 譯成「他以一種夢境似的好奇計算着他一度計劃從事單獨的自給自足生活所採購的用品——洗衣機、乾衣機、熱水機，這些純白發亮的形式吸收了他已死的父親給予他所有的錢，醜陋的綠色的錢，勞苦賺來的錢，花費好長的時間仔細計算，一再推敲分配在他的繼承人之間的錢。」（頁四二五，行十三），可以說全是死譯過來的文字，該譯成「他一邊點清存貨，一邊感到奇怪，他以前竟有離羣索居的計劃——洗衣機、乾燥機、熱水器，這些白亮的東西全是他用先父的錢買下來的，那些花花綠綠辛辛苦苦賺來的髒鈔票，算起來討厭，分給後人又苦惱。」

Thanks to Ramona he [Herzog] had no need to be greatly envious is 「幸虧有了拉夢娜，何索沒有醋性大發的必要……」非「感激拉夢娜，何索沒有需要去感到很大的妒嫉……」（頁四二七，行五）。

因為篇幅有限，無法將您誤譯的文句全舉出來，實在很抱歉。這樣的譯文跟坊間琳瑯滿目的劣譯又有何區別？後半部的「何索」中譯，無疑是半部不忍卒讀的「天書」，顏先生對英文的認識會如此膚淺嗎？實在很令人困惑。

何索先生……臺灣的翻譯界很令人失望吧！或許你深居露德村已久，不在意人家跟你有什麼過不去了。歡迎元旦時携女友（還是拉夢娜吧？）到此地觀光。

# 論黃春明的

## 小說中的人物

(下)

何欣

「青番公的故事」特別強調了人與人之間關懷與仁慈，老人青番公對於小孫兒阿明的愛，寫得十分自然。但這篇故事的主題不是專寫這種愛，它是寫青番公一生所見的他生活於斯的那個小村中的改變和早年的遭遇；那個濱濁水溪的小村受到洪水摧毀的情形。青番公二十一歲的那一年，洪水毀了他的家，洪水淹死他的祖父。洪水來臨前竟沒有雄蘆啼。這是秋禾「惹來」的大禍。在大水來的前一個月，很多人都看到秋禾檢柴回來時，還拖了兩隻雄蘆啼回來。當時有很

多人勸他放生，「但是秋禾不但沒有把蘆啼放生，還將蘆啼殺了烤來吃掉」。秋禾被捉到，村民們要決定怎麼處置他時，有人提議說：「我們還是問問青番和阿菊的意思看看。因為這次他們兩家遇害最慘，只剩下他們兩人。」（二二二）因為「丈夫和三個小孩子也都被大水沖走了」的阿菊不在場，老人問青番：「青番，你的意思怎麼樣？把他淹死呢？或者是把他放走？」青番一時禁不住放聲大哭着說：「放走這條狗吧——」（二二二——二二三）這段描寫實在感人，青番

幾乎全家死於洪水，他該有強烈的報復心，而他不忍看「秋禾的那種絕望的哀求的目光」，決定「放走這條狗」。這就是人性的光輝，人性就在這種愛上面表現出來。

重建這個石頭荒地為田園，確是一件十分艱難的工作，但青番確有拓荒者的精神，雖然他的決定求諸於土地公，他靠着意志和「流不完的汗水」，把田園從洪水中搶回來。看着睡熟的孫兒，想到「奮鬥過來的那段生活」，感到格外驕傲。人們靠着堅強的意志和流不完的汗水征服了自然，當然是值得驕傲的。

如今，那個地區大大改善了，防水的堤修築起來，青番公家裏已用打穀機，政府爲了改善農村生活，積極輔導農村副業，擬就養豬貸款辦法，公布實施；而且修建了蘭陽大橋，偏僻小村近代化了，人們也不再畏懼洪水爲患了。

青番公像個巨人，站立在他徒手建立起來的田園的前面，傲然地望着他的土地，他的後代，並且要把他的經驗和智慧教給他的後人。這個中國農民的雕像多麼雄偉啊！

「癖」是這個集子中最弱的一篇，只是十分單純但不夠深刻地敘述了做散工的阿發的家庭生活中一個片斷，就是他於散工回家後，「心裏有一件事要讓太太高興一下」，不過在說出之前，「要先逗太太生氣一點」，那便是「後天這邊的工一完，阿助叫我馬上跟他的班，他說這次的工作整整有三個月的時間，」而且「工錢一天三十五塊，比現在的三五塊，這次不會閒着沒事做了。」（一三八）這自然是值得高興一下的消息，因爲至少有三個月可以免於饑餓的恐懼了。他還給太太一個改善她的工作環境的遠期支票：「下個月我們就可以買一塊鐵皮把廚房漏的地方全部遮蓋起來，那妳就不必戴斗笠燒飯了。」（一四四）雖然他太太阿桂知道這支票大概不會兌現。無論如何，未來的三個月的生活有了保障，所以他太太欣然爲他去買一包吉祥煙，對他沽一瓶酒和買一元錢的花生米也未加反對。阿發的興沖沖使阿桂知道「今晚又要上床了」，因爲這是窮人的唯一的享受與娛樂。「上床」當然是爲阿桂所樂於接受的，但作者却很巧妙地間接敘述了他們面臨的兩大問題：一是全家大小七口睡在雖有兩張實在等於一張的床上，兩張床「用一張甘蔗板橫

隔起來的，坐起來還是可以看到隔床的小孩有沒有蓋被」(二四二)，所以夫婦行樂有所顧忌，尤其是老三曾鬧出過笑話，必須待孩子們睡熟之後，才能開始。第二是怕生孩子，政府提倡節育，「最近幸福家庭設計協會的李小姐來找過她幾次之後，對上床的事情開始有了顧忌，」而使她「在做那事的時候，只想到一些牽連性的可怕的事」，(二四一)連這最原始最純然的享樂裏也摻進了這麼多隱憂。但阻止了他們「幹那事」的不是這些，作者技高一籌地讓阿發發現妻子的「癖」癢得可怕，接着小孩子們(他們並未真的睡熟)也都跟着癢起來了。「癖本來就是咱們貧窮人家的親族，你還是快點去燒水吧！」阿發吩咐他的妻子。阿桂突然悟出一個道理，阿發說「癖這東西只要你不去提它、不去想它、不去碰它就沒事」，生孩子在窮人家也復如是，「生出來就讓他生出來，不想不提不碰就沒事了。」要「提」，要「想」時，只有去裝「樂普」，這又是阿發激烈反對的。

寫貧苦人家生活時，作家們慣於把那些窮人寫成失去人性的野獸，回家是酗酒打孩子罵老婆，彷彿不寫成這樣就不是寫窮人似的。窮人也是人，也有人的

愛，人的希望，人的幽默。阿發愛他的妻子，愛他的孩子，也了解那單純生活的趣味，也保持着人應具有的自尊：「窮孩子除了命歹，其他那一點比他們差，窮孩子能幹的多啦，像我十三歲就能養我母親。他們大部分都是靠祖公仔業過活，我們是靠自己流汗過活哪！」(一四三)。「他們」是指「有錢人家」。(他多麼爲他的 daughters 驕傲，九歲的阿珠「做起事來真有老大姊的模樣」！)

還有一點，阿發反對妻子去裝「樂普」，並非他反對這新玩意兒，而是因爲「衛生所那位裝『樂普』的醫生就是阿生的大兒子，我怎不知道。無論怎樣，阿桂是我阿發的妻子啊！」(一四五)讓一個熟人的晚輩爲妻子裝那個，阿發可能認爲是羞辱，故而提起「樂普」他就有氣。

「兒子的大玩偶」，據我所知，是被喜愛黃春明作品的讀者談得最多的一篇，也曾有朋友們做過極爲詳盡的分析。我在這兒對它所做的解釋，仍是跟分析前幾篇的看法一樣，作者所寫的坤樹，雖然做着一種給他帶來屈辱的工作，但他仍保持着他的自尊和對別

人的愛。

作者爲坤樹安排了一種很滑稽的職業，做廣告人。從事這種職業，必須想盡方法引起別人的注意，替電影院做廣告，當然要裝扮得十分滑稽：臉上要塗厚厚的粉墨，一身的打扮要怪異——坤樹的打扮是像個「十九世紀歐洲軍官的模樣」，更滑稽的是，他「前身後又多掛了兩張廣告牌，前面的是百草茶，後面的是蛔蟲藥，走起路來像木偶。別人對這種廣告人的看法當然是娛樂性的，拿他窮開心。母親哄騙懷中的小孩，是叫「看啦！廣告的來了！」那孩子便會停止吵鬧，而舉頭東張西望。他走過花街的妓女戶時，連妓女們都拿他開心。「喂，廣告的，來呀，我等你。」有一個妓女的吆喝聲向他追過來。在笑聲中有人說：「如果他真的來了，不把你嚇死才怪。」別人已不把他看做一個正常的普通人。對他們，坤樹也跟阿Q似的，「要的，要是有了錢我一定要。我要找仙樂那一家剛才倚在門旁發呆的那一個。」（一五九）對這種職業，坤樹感到非常苦惱，就爲了他幹這種活兒，他大伯仔斥責他：「還有什麼可說的！難道沒有別的生活幹啦？我就不相信，敢做牛還怕沒有犁拖？我話給

你說在前面，你要現世給我滾到別的地方去！不要在這裏污穢人家的地頭。你不聽話，到時候不要說這個大伯仔反臉不認人！」這差事是丟人現臉的，坤樹又何嘗不知道呢，又何嘗願意做呢？但是，爲了他的未出世的孩子，「阿珠，小孩子不要打掉了。」（一五五）他之能像條漢子說出這麼強有力的話，就是他找到了這份差事啊！他有甚麼辦法呢？在他大伯仔痛斥他的時候，他那句「我一直到處找工作……」（一五六）說明他接受這「沒出息的烏活兒」是無可奈何的呀。他要擔負起做父親的責任！

這種工作是單調的、孤獨的、寂寞的，因此「每天同樣的繞圈子，如此的時間，真是漫長得怕人」。除了兩條腿活動外，他的腦子自然而然地活動起來，腦子的活動「大半都是過去的回憶，以及以現在的想法去批判」（一五七）。作者在這兒很清楚地很明確地告訴我們他的處理坤樹的方法了：除了寫現實生活外，還寫他的回憶以及對往事的批判。

這篇故事的主線是寫坤樹和妻子阿珠的衝突、誤會和最後的和解，這件事發生在他做廣告人後一年，因爲他們的兒子阿龍已經被阿珠背着了。他們衝突的

情景是：

「你到底生什麼氣，氣到我身上來。小聲一點怎麼樣，阿龍在睡覺。」

（我不應該遷怒於她。都是那畜畜鬼不好，建議他給我換一套服裝他不幹，他說：「那是你自己的事！」我的事？真是他媽的狗屎！這件消防衣改的，已經引不起別人的興趣了，同時也不是這種大熱天能穿的啊！）

「我就這麼大聲！」

（嘖！太過份了。但是一肚子氣怎麼辦？我又累得很，阿珠真笨，怎麼不替我想，還向我頂嘴。）

「你真的要這樣逼人嗎？」

「逼人就逼人！」

（該死，阿珠？我是無心的。）

「真的？」

「不要說了！」嘶著喉嚨叫：「住嘴！我！我打人啦啊！」當時把拳頭握得很緊，然後，猛力的往桌子槌擊。

（總算生效了，她住嘴了，我真怕她逞強。我想我會無法壓制地打阿珠。但是我絕對是無心的。把阿

龍嚇醒過來看不應該。阿珠那樣緊緊地抱着阿龍哭的樣子，真叫人可憐。我的喉嚨受不了，我看今天喝不到茶了吧？活該！不，我真渴着哪。）（一六二）

坤樹對這件事感到歉疚，他覺得他「不應該遷怒於她」，「中午沒回去吃飯就太不應該了，上午也應該回去喝茶」。懷着這種心情回到家，坤樹發現阿珠仍跟往日一樣，替他泡好了薑母茶，才「一陣溫暖流過坤樹的心頭，覺得寬舒了起來。」（一六三）但他接着發現鍋裏的「……菜飯都沒有動，床上不見阿龍睡覺，阿珠替人洗的衣服疊得好好的，人那裏去了？」（一六三）作者迫不及待地緊接着就寫了阿珠的焦慮與不安。「阿珠從坤樹不吃早飯就出門後，心也跟着懸得高高的放不下來。本來想叫他吃飯的，但是她猶疑了一下，坤樹已經過馬路了。他們一句話都沒有說。」雖然她仍同往日一樣背着阿龍去給人家洗衣裳，但「她不安的真不知怎做才好，用力在水裏搓着衣服」，甚至連阿龍的大哭她都沒有聽見。（一六三）洗完衣服，「她匆匆忙忙地背着阿龍往街上跑。她穿過市場，她沿着鬧區的街道奔走，兩隻焦灼的眼，一直尋到盡頭……」作者用「匆匆忙忙地」、「奔走」、

「焦灼的眼」說明阿珠的急於找到坤樹，看看他到底怎樣了。她看到坤樹，但「她不能明白坤樹這個時候在想些什麼，他不吃飯就表示有什麼。」（一六五）阿珠就在這追尋中看到坤樹在街上兜圈子的情形，使得她的自責愈來愈深。這種夫婦間的關懷的真實實在罕見的。兩個人既然都有這種內疚和自責以及對於對方的極度關懷，和解就變得十分容易十分簡單了。在吃中飯的時候，兩人的沉默由坤樹問一句「阿龍睡了」而破除，夫婦隨之又「和和氣氣的溝通了」。

當天的下午，坤樹再去街上做廣告時，心頭繫繫着的是他的兒子阿龍，他對阿龍是熱愛的，這種愛擴大到愛所有的孩子。下面的一段描寫，就敘明他這種心情：

「一羣在路旁玩土的小孩，放棄他們的遊戲，嘻嘻哈哈地向他這邊跑來，他們和他保持警戒的距離跟着他走，有的在他們的前面，面向着他倒退着走。在阿龍還沒有出生以前，街童的纏繞曾經引起他的氣惱。但是現在不然了。對小孩他還會向他們做做鬼臉，這不但小孩子高興，無意中他也得到了莫大的愉快。每次逗着阿龍笑的時候

，都可以得到這種感覺。」（一七〇）  
因為他對兒子阿龍的愛，才使他忍受在別人眼裏是在耍寶的職業——這份活兒使他有了阿龍，有了阿龍使他忍耐這活兒的艱苦。

他的孩子阿龍所認識的父親的外貌是臉上塗了粉墨和身穿怪衣服的坤樹——「那時阿龍只有幾個月，我想，只有三、四個月，不見得真認得出什麼」。阿珠說：「鬼咧！你以為阿龍真正喜歡你嗎？這孩子以為真的有你現在的這樣一個人哪！」和「你早上出門，不是他睡覺，就是我背出去洗衣裳。醒着的時候，大半的時間你都打扮做鬼臉，那還用說，你是他的大玩偶。」（一七一）街上的人們叫他「廣告的」，他的職業使他成為「大玩具娃娃」，使他以職業的名稱為自己的名字了。真正的坤樹和職業的小丑被視而為一了。這篇故事最感動人的場面是阿龍見了他的真面目時竟以為是陌生人而大哭起來，

「傻孩子，爸爸抱有什麼不好？你不是喜歡爸爸了嗎？乖乖，不哭不哭。」

阿龍不但哭得大聲，還掙扎着將身子在往後翻翻過去，像早上坤樹打扮好要出門之前，在阿

珠的懷抱中想掙脫到坤樹這邊來的情形一樣。

「不乖不乖，爸爸抱還哭什麼。你不喜歡爸爸了？傻孩子，是爸爸啊！是爸爸啊！」坤樹一再提醒阿龍似的：「是爸爸啊，爸爸抱阿龍看！」他扮鬼臉，他「嗚魯嗚魯」地怪叫，但是一點用處都沒有。阿龍哭得很可憐。

「來啦，我抱。」

坤樹把小孩子還給阿珠，心突然沉下來。他走到阿珠的小梳粧臺，坐下來，躊躇的打開抽屜，取出粉塊，深深地望着鏡子，慢慢的把臉塗抹起來。（一一八）

坤樹的心情沉重下來，因為這件事發生得十分突然，多少有些使人感到痛苦。爲了使兒子認識他，他要再在屬於自己的時刻塗上屬於職業的面具，而這面具又是他所憎惡和被人們視爲「丟人現臉」的。所以妻覺得他的行動反常而感到驚訝時，他顫然地說：「我，我要阿龍，認出我……」這又是一個明證，爲了愛他的兒子，他不惜做爲自己所不愉悅的事，這種愛是偉大的。

「兒子的大玩偶」寫作的方法，跟以前的幾篇不

同，較爲複雜，其複雜源於在敘述坤樹一天的生活中，零星星星地插入了坤樹的回憶，坤樹的感想，以及他對過去經驗的批判。在「看海的日子」裏，白梅的回憶是整段敘述，不像這篇故事這麼零散；在敘述白梅內心矛盾和需要作決定時，作者用的是白梅內心的對話。在這篇故事裏，作者使用括弧，括弧裏的文字有時是心裏所想而不能直接表示的話，例如他的大伯仔斥責他，他不能反駁，但他心裏却在反駁，這些反駁置於括弧內：（早就不該叫他大伯仔了。大伯仔，屁大伯仔哩！）（廢話？誰廢話？真氣人。大伯仔，大伯仔又怎麼樣？娘哩！），（切斷就切斷。我有你這樣的大伯仔反而會餓死。）（一五六——一五七）有的是「以現在的想法去批判過去的經驗」，例如下一段：

「那麼你說的服裝呢？」

（與其說我的話打動了他，倒不如說是我那幅可憐像令人同情吧。）

「只要你答應：別的都包在我身上。」

（爲這件活兒，他媽的！我把生平最興奮的情緒都付給了它。）

「你總算找到工作了。」

（他媽的，阿珠還爲這活兒喜極而泣呢。）

「阿珠，小孩子不要打掉了。」

（爲這事情哭泣倒是很應該的，阿珠不能不算是一個很堅強的女人吧。我第一次看到她那麼軟弱而嚎啕的大哭起來。我知道她太高興了。）

（一五五）

有時是他對於別人的談話的反應，只是心靈活動，未說出口，但不一定是反駁，也許是解釋，例如：

（這孩子這樣喜歡我）

坤樹十分高興。這份活兒使他有了阿龍，有了阿龍叫他忍耐這活兒的艱苦。

「鬼咧！你以爲阿龍真正喜歡你嗎？這孩子以爲真的有你現在的這樣一個人哪！」

（那時我差點聽錯阿珠的這句話。）

「你早上出門，不是他睡覺，就是我擠出去洗衣服。醒着的時候，大半的時間你都打扮好這般模樣，晚上你回來他又睡了。」

（不至於吧。但這孩子越來越怕生了。）

「他喜歡你這般打扮做鬼臉，那還用說，你

是他的大玩偶。」

（呵呵，我是阿龍的大玩偶，大玩偶!?!）

（一七一）

有的則是對於一個事件一個動作的敘述，這類用得甚多，我們不必再多列舉了。這種技巧，可能是作者讀翻譯作品時看到一些使用意識流的寫法而採用的，但他對於這一技巧使用得不能稱之爲「成功」。實在說，有些括弧裏的文字並無必要，多了反而覺得是作者在噁舌。

沒有收在這個集子裏的「鐸」（「文學季刊，五十八年七月十日出版的第九期）是一篇很重要的作品，裏面所寫的人物和他們的周遭的生活，以及作者的風格，都同「兒子的大玩偶」相似。主角慾欽仔原來是個打鐸的，這份職業是受人尊敬的，不像坤樹的廣告人那麼「丟人現臉」。但是時代變了，「現在都改用一部裝有擴大機的三輪車，由一個年輕人踏着沿街叫嚷」。在慾欽仔看來，「它的出現，未免有失小鎮的體統，實在是怪誕透頂！」他討厭這「失小鎮體統」的三輪車，是因爲他失掉了能使他「過了半生無憂無

慮的生活」的差事，而更重要的是他失掉了昔日的光榮——「再說到憨欽仔的名氣，小鎮上的貴人就沒有一個比他響亮」。而今他的鑼「翻過來放在竹眠床底下，做雞班子來用」，他自己被迫成爲「蹲在南門棺材店對面的茄冬樹下的羅漢脚」中的一員。他做打鑼的時候，「有時手頭上稍微寬一點，興致一到黃酒也幹過」，現在必須「老是大清早就跑到阿里史的溪埔地去偷挖著薯」，「吃都吃膩，最近也因胃動不動就噎酸出來，喉嚨都給酸燒得沙啞」。他只好到棺材店對面的茄冬樹下去候機會了。

憨欽仔受饑餓之驅迫而偷人家木瓜的那一幕，寫得十分滑稽，也頗引人同情。「這個木瓜再吃不到，就算五頓沒吃了」，而偷木瓜又不那麼容易，總怕被人看見。最後用木杆打木瓜，落下來又掉在糞坑裏。「憨欽仔好像與情人惜別，痴痴的目送着將要沉沒的木瓜，嚥了幾口水，慰藉此刻飢腸的絞痛。」他走在「暗巷的路上，一些無意間受到他叫嚷所驚擾的行人罵他說：『幹×娘，你見鬼！』」他見木瓜沉於糞坑的樣子使他驚恐得在六月天「渾身發抖不已，他真是覺得他見了鬼。」這見了鬼使被人遺忘的憨欽仔恢復受尊

敬的地位，再度成爲重要人物，他對每個人敘述他所見的鬼，尤其是小孩，他成爲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他也「莫名其妙地感到飄飄然起來」。「飄飄然」八九天之後，他的床下只有偷來的薯薯，這時，他「想到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沒有辦」。飢渴會迫使人動腦筋的，他到一家小雜貨店去騙些東西果腹，他很會逢迎那位老掌櫃的，仍靠着他見到鬼的不平凡的經驗，騙了熱噴噴的茶、幾個糕仔，還有一包煙。但那老人肯除東西給他還是因爲他是打鑼的。

「好久沒有看你打鑼了。」老人問。……

「呃，呃，你問我打鑼的事嗎？」

「好久沒打了不是？」

「還是有，不過很累。有時候就叫一個少年的出來叫嚷。有時候我還是親身出來打。」

「很久沒看你出來了。」

「前天我才出來啦。」

「沒到這裏來。」

憨欽仔笑了笑說：

「沒有好事，所以我隨便打打就交差了。」

……

他以這樣的謊言保持他的尊嚴，使自己仍成爲一個可以信賴的重要人物。在「南門棺材店對面的茄多樹下，經常總有八九個羅漢腳蹲在那裏。一等到喪家上來買棺材，這一夥人就咬住棺材跟到喪家，幫人忙喪事」。慇欽仔要擠進這一羣來混口飯。要想奪得一席之地，他必須在他們之間先建起受尊敬的地位。從那老人處騙的一包煙就足以表示他「優越」於他們了。「他有意的把黃殼子的煙晃着，那些坐在那裏欲睡不睡的羅漢腳，他們的眼睛都亮起來，被那一包黃殼子煙吸住了。他忍痛分給他們，但仍攔不住人家提他的最痛心的事。「怎麼不看你打鑼啦？」「是啊，好久不見你打鑼啦。」「不是給那喇叭車搶了你的飯碗？」你一言我一語地問他。」慇欽仔解釋他放棄打鑼的理由，說明是他自動不要打鑼，非被別人搶走飯碗。「那種不倫不類的東西算什麼！碰巧我慇欽仔不想打鑼，他揀去幹吧了。幹伊娘！好多人都以爲我慇欽仔這個老烏精的飯碗，竟砸在少年家的手裏。」對她而言，最要緊是保住面子。賄賂，取得他們的尊敬，她才好加入他們的團體。

但慇欽仔得意之時，却又栽了個跟斗，走近仁壽

的雜貨店，被討債的仁壽侮辱了一番，面子全失，回到他的住處公園裏的防空洞，竟激動的哭起來。看到他的鑼——那自尊的象徵，他堅決地說：「好！有朝一日要是再讓我慇欽仔打鑼，我慇欽仔一定要存些錢起來。」錢可以使他免受侮辱。

在茄多樹下的那一羣中，慇欽仔必須贏得他們的景仰，居然機會來了。

「喂，臭頭，人家說棺材店如果沒有生意，只要用掃把頭打棺材三下，隔日就有人來買棺材。你信不信？」

「聽倒是聽過，但是沒有試過。」

他們想去試一試，但沒有人敢去，都畏縮不前。慇欽仔的機會到了，他看了看他們，「我去！等你們這些人做事，做鬼也搶不到紙錢用！」那一夥自然「投以景仰的目光」。他做了，成功地做了，他「獲得了承認與無限的光彩」，他成了英雄，但作者接着寫了一段他感到後悔的文字，表現出他的善良的心。「他如果真的明天有人買棺材的話，那個死人可不是我殺了他？我慇欽仔半世人，雖不算好人，亦不算壞人啊！我爲甚麼要殺人？但願明天不靈驗才好……」

在春明的每篇故事裏，都是沒辦法的時候有人來救助，緩和了那窘困的情況。憨欽仔正在這無錢的時候，竟然有個婦人遺失了孩子，請他去打鑼。黃昏時分，那母親抱着孩子，追到他，將「一包紅包塞在他的手裏」。這份酬金並未使他得意忘憂，他仍為敲棺材的事不安，這不安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但他最不希望發生的事竟然發生了。「憨欽仔，你成功了！」「虧你想得出來。楊秀才死啦！」好啦，憨欽仔的地位建立起來了，但他仍要表示他的不求人的獨立精神，他要他們知道不是死賴在他們之間的。「喂，各位等一下，我憨阿欽有言在先，目前我還沒找到適當的工作，想暫時和大家一起生活，一旦我找到工作，我馬上就離開。你們知道？是暫時性的，說不定明天就走。因為暫時很難料。」那羣人也真心地願他們的英雄同他們在一起。火生代表大家說：「說一句良心話，我們這些兄弟倒是很喜歡你在這裏呢。」

對楊秀才之死感到的內疚（憨欽仔總覺得他去敲三下空棺材應驗了）和他對幫人辦喪事這份差事感到不光榮（跟坤樹對廣告人的感覺彷彿），使他不願

在感情上加入這一行，因而引起了他們的猜忌與不滿。「憨欽仔是一個有陰謀、有野心的人。」他們要提防他。

參加楊秀才的送葬時，「憨欽仔在彩旗班裏面，舉一面曾孫輩的藍色彩旗」。路過仁壽的雜貨店時，他怕碰見向他討債的仁壽，因此閉着眼睛禱告「土地公、媽祖婆，請您保佑憨欽仔平安無事」。因閉眼而走出行列之外，引起路人一陣笑聲。他還裝做脚抽筋而跛行。也和坤樹一樣，他不自願地成爲人們注意的丑角。這種恥辱使他因聽到鑼聲而「溶入過去的回憶裏」，以過去的光榮慰藉自己受損傷的自我。

憨欽仔爲了生活必須贏得那些羅漢脚的友情，他畢竟不是個呆人，他知道如何同他們擠在一起，他以黃色的故事博取他們的友誼，雖然他打心眼兒裏看不起他們。在那段「平淡無奇的日子裏」，作者敘述了憨欽仔同一個女孩瘋狂的故事。友人們認爲他同瘋狂有關，但他極力否認。這一事件又表示了憨欽仔不同於他人，別的人在這種形下會添枝添葉地把自己說成能征服女性的英雄哩。

我們不太清楚爲甚麼，憨欽仔突然受到區公所的

約請，請他打鑼催交稅。打鑼，憨欽仔又將恢復往日的光彩了。他突然同那羣羅漢腳們神氣起來，他把腰板伸直了，看到債主們，他也敢正面打招呼。「石頭，晚上和你清了。」我們也不太清楚何以區公所的人又突然把正打鑼的憨欽仔喚回去，憨欽仔也一驚：「怎麼回事？我打了，我打了。我不但打了，還打得很有出色！」希望突然落空，「他的聲音已經顛抖得聽不清楚了。」

憨欽仔是黃春明迄今為止寫得最爲成功的一個人物，寫得那麼自然，把一個流浪漢型的小人物刻畫得有聲有色。他的迷信、他的善良、他的自尊、他的迷糊，都通過極爲適合的行動與語言表現出來。這篇故事像是一條河，河水往前流，沒有遇到任何阻礙，沒有翻起河底泥沙。我們在讀「兒子的大玩偶」時便沒有這種感覺，在那篇故事中，作者使用的一些不純熟的技巧使讀者隨時遇到羈絆，不能順利前進。

黃春明是個土生土長的作家，他認識也了解生活在鄉村中的這些小人物，所以寫來頗不費力，使他們活生生地表現在讀者面前。我們看到一個慷慨的樂觀

的黃春明，他永遠在這些小人物身上發現做爲一個人的可愛又可敬的性質，他們有悲哀、有埋怨、有氣憤，但這些都沒有把他們壓死，也沒有使他們對生命失去信心，他們設法適應他們的生活，並不逃避——像斯坦貝克寫的那些個流浪漢就是逃避，因爲他們獨自建立了自己的生活規範。睜離開這些人物，黃春明似乎就失掉了他的力量，像「跟着腳走」和「把瓶子升上去」那些故事，就缺乏他在這些作品中所獲得的力量。春明從樸實的鄉民中得到他的靈感與想像，這是他的創作活動的活水源頭。

黃春明的文章是噴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彷彿他的故事像水勢洶湧的江河，那水向前流時，其力量之大，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攔。在寫作過程中，彷彿作者就無暇顧及他的文章了。他的文章像一片未開墾的曠野，那裏有參天古木，也有攀於枝幹上的蔓草。他常常不顧及結構、句法、修辭。有時敘述會失去比例，就是說，該發揮的沒有發揮，有時敘述詳盡的事例構成冗贅。藝術家需要在創作過程中磨練，使他的藝術品臻於完美之境。這過程可能長也可能短。我們在期待黃春明產生出他的更完美的作品。



## 子敏



子敏，原名林良，福建同安人，民國十三年十月十日生，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語科畢業，淡江文理學院英文系畢業。曾任

國語日報編輯、編譯主任，兼任師大講師。現任國語日報出版部經理。民國三十五年開始寫作。

今年中山文藝創作獎的得獎人林良先生，是一位從事兒童文學工作的作家，他的作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寫給小孩子看的兒童故事，他用原名「林良」發表；一種是寫給成人看的兒童故事，用筆名「子敏」發表。他能够把一冊「家庭流水賬」化為純正的文學，除了需要精深的寫作技巧以外，他同時還要付出一顆博大的愛心。

他的祖籍是福建同安，可是從來沒有做過一天真正的「同安人」，這個從來沒有到過的縣份，一直只是他的「文憑」跟「表格」上的家鄉。他七歲由日本的神戶回到廈門「故鄉」。抗日戰爭爆發，到過香港、越南，然後輾轉到達福建的「不淪陷」的漳州。這段期間，真正的流浪人是他的父母親，他不過是他們的「包袱」。抗戰勝利以後

，才真正的「隻身來臺」，過的却是「定居」的生活，除了少數旅行的日子，沒有一夜不在臺北市度過。回顧他的「一生」，查看地圖，他生命的活動範圍都不超出「深度在兩百公尺以內」的「東海」的海域。

他小學的學業在美麗的廈門島完成，中學的學業在美麗的鼓浪嶼進行，大學的學分，在連名字也叫「美麗」的美麗島修滿。他從小是愛海的孩子，也在潮聲中讀書，在潮聲中思想。他的「庭訓」是：「要有大海的胸襟，能容納百川，肚子裏能撐得千艘船，而仍不失去獨特的風格。」他自己的做人原則也是：「為甚麼不活得像個大宰相，肚子裏有個太平洋？何苦活得像個侏儒，肚子裏的水溝，放不下一個獨木舟？」戰爭、流離、貧窮，在少年時代他都嘗遍了，但心中並沒有「挫折感」。天地之大，竟沒有一樣東西是他「報復」的對象。誰說「海」不能「教育」一個少年？

他對自己的寫作訓練，以「語言的學習」為重心，追尋的是中國現代語言的表達方法；並不迷信「古文觀止」。聽國語留聲片，聽國語電影，聽國語話劇，都成了他的功課，沒有「口語的自卑感」，也沒有「文言的虛榮心」。他最初的寫作是散文，剛開始不久，到了臺灣，因主編兒童副刊、兒童雜誌的緣故，他的讀者對象就變成「孩子們」了。這個工作，使他有「自我再教育」的機會，因他日日跟「淺語」為伍，練習「以有限詞彙作無限的表達」。這幾乎也正是一般作家的「真正的課題」。二十多年為兒童寫作，使他瞭解文學作品「晦澀」的真正原因，也因此養成了愛用「引號」的習慣。他說，「引號」有「導讀作用」，消極方面可以解除不必要的「晦澀」，積極方面可以使語言作「暗示的運用」。

五十五年起，林良先生開始以「子敏」為筆名，在國語日報的「茶話」專欄撰稿，每周一篇。目前已經累積文章四百篇，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他覺得，「茶話」是一個「最自由的專欄」，除了「每周交文章一篇」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編例」。他的「小太陽」，以及最近將由「純文學」出版的「和諧人生」，都是「茶話」的產物。



## 丹 扉

丹扉，原名鄭錦先，福建仙遊人，民國十五年八月二日生（農曆），金陵女大畢業，曾任記者，電台編播，教員，現在專事寫作。從大學時代開始寫作。

有人說，丹扉的雜文很像亞東女子籃球隊，相當潑辣，有令人招架不住之勢。這個評語似乎點中了她的文章的個性，但是還不够準確，因為她的文章並非常常以「快攻」見稱，她有時也「穩紮穩打」，手下留情，頗具厚道的胸懷，令讀者咀嚼再三，回味無窮。無論是潑辣，或是厚道，都可以表現出她特立獨行的精神。

丹扉的獨立性格也許可以追溯到她的童年時代。她家裏一共有兄弟姊妹十位，陽盛陰衰，她排行第五，「有很長一段時間佔著獨生女的局面」，她回憶說：「雖說物以稀為貴，但父母的思想仍下意識重男輕女，我不曾得到嬌生慣養。」她的父親早年出身貧寒，憑著苦讀的精神進入了司法界，也使他們的家庭進入小康階段。由於她父親歷年在外就職選調，從未與祖輩及伯叔們同住，一直過著小家庭生活。

從初中起，她便寄校住讀（抗戰期間，校方規定大多如此），乃養成了她獨立自主的個性。她說：「小學時代是模範兒童，此後即每下愈況。」也就在這段時間，她開始喜歡文藝創作，她自稱這是在學業上避重就輕的結果。

丹扉從金陵女大畢業，曾有一段記者的生涯，這是她最嚮往的，可惜時運不濟，供職的報社不久便倒閉，她只過了幾個月「學習」與「瞎跑」的癮。後來輾轉奔波，竟走上她並無太大興趣的教書道路，而且一教數十多年。最近才遷居臺北，她說：「戶長先生及女兒們均早出晚歸，非我獨撐門戶不可，也是停教了數年後，在家閉門思過，覺得誤人子弟，愧疚良深，不打算在杏壇上『東山再起』了。」

她有三位女兒，也就是在她筆下常常出現的大貓二貓小貓，現在大貓已在高中讀書，小貓則進入小學了。當年，她總是帶著三隻小貓去逛街、看電影，她獨樹一幟的影評也就是這樣寫出來的。丹屏的影評確實實地代表了觀眾的眼光，中肯而獨到。去年她寫一篇批評影片「動物的愛」的文章，引起讀者和電影界的注目，足證她的評文的影響力。

丹屏寫雜文，十年如一日，在「皇冠」雜誌上的「反舌集」，是讀者每期必讀的文章。她住在嘉義的時候，也曾為「臺灣日報」寫「婦人之見」，並為「臺灣時報」寫「管窺篇」。「婦人之見」已成專書，由平原出版社出版，其餘六本書均由皇冠出版社出版，都是屬於方塊短文的性質。在臺灣，女性寫雜文者很少，丹屏憑著她對社會的一份關心，以及一枝不懈的筆，竟能寫出諷刺而不失戲謔，嚴肅而不失苛薄的文章，確實是令人欽服。



## 何凡

何凡，本名夏承楹，江蘇省江寧縣人，民國前一年生。北平師範大學外文系畢業。現任聯合報「玻璃墊上」專欄作者，國語日報社社長。

每天早上，何凡起床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報。他家訂了十幾份報紙，中文的、英文的、中部版的、南部版的、北部版的都有。看報紙是他一天生活的開始。以前他住在老房子「三疊室」時，爲了看報方便，特別在巷口的窗子上開了一個洞，每天清晨五點多鐘開始，窗口就不時傳來「嘎！」腳踏車停住的聲音，然後「咚！」

「一聲，報紙就從外面丟進了窗格。他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拿到報紙。

十幾年來，在老房子一帶的送報生都知道他們家的信箱是設在窗口的。前年，他的老房子變成了六線大道，他搬到公寓的二樓住，看報紙的習慣不得不改變了。使他過去對那種伸手就可以拿到報紙的情況懷念不已。

他的案頭放著一隻用了十幾年的塑膠小籃子，裏面放了刀片、筆、迴紋針、小紙條等東西，這些都是他看報看書要用的工具。他總是一邊看報，一邊把有用的資料用紅筆勾畫下來。當報紙都看完後，他就用刀片把勾起來的資料割下來，用迴紋針把相同的別起來，然後都攔到小籃子裏，做參考時取用。

下午午睡和晚上就寢前後，是他看書的時間，他看的書很廣：新聞性的、文藝性的、批評性的、歷史性的或醫學科學性的都有。看到可用的資料，他就用紙條夾住來做記號。床頭閱讀是他的習慣，也是他幾十年來寫專欄必須做的工作。對何凡來說寫一篇一千字的專欄，收集資料所花費的功夫要比寫起來多得多。

他常把寫專欄比喻做下棋，一個專欄作家總要比別人多看幾步。社會上每有一個問題發生時，人們除了有自己的看法外，還想聽聽別人的意見，因此做為一個專欄作家，有職責提出問題，供給資料，並加以分析研究，除了批評外，應該也有建設性的建議。他覺得中國的社會太陳舊，進步不夠，因此他寫的文章多半是批評臺灣社會百態和生活實際有關的問題。這些年有些事情隨著社會的批評，已經改善，再回想當年的情形，何凡感到很安慰。這也是一個專欄作家最欣慰的一點了。

從民國四十三年開始，何凡就在聯合報撰寫「玻璃墊上」專欄，二十年一直沒有停筆，這主要的原因是他的興趣大。就像他的夫人林海音女士所形容的：他每天把自己關在書房裏，埋在書報堆中，像一隻白螞蟻那樣的辛勤蛀蝕，然後像蠶一樣的吐出絲來。

實實在在的寫文章、實實在在的念書、實實在在的做事、實實在在的生活，這就是何凡生活的原則，也是他能永遠保持進步的原因。



## 彭歌

彭歌，原名姚朋，河北人，民國十五年生，國立政大新聞系畢業，南伊利諾大學碩士，曾任新生報副社長，政大教授，現任中央日報總主筆。自初中時期開始寫作。

在讀者的心目中有兩位彭歌，一位是從事小說創作的作家，一位是提倡讀書風氣的學者。無論是寫小說或寫書介，都非常吸引讀者的注意，在今日的文壇上，彭歌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多產作家。

他初中開始即擅長作文，並對中外小說發生濃厚的興趣，這是決定他以後寫作生涯的奠基階段。在大學時代，他讀的是新聞系，在那段時間，他讀了不少書。有一次上海的一家雜誌舉辦大學生徵文，他也參加了，竟得到第一名，對他創作的鼓勵是相當大的。

大學畢業那一年，他跟隨政府來到臺灣，同時進入臺灣新生報社，並在「自由談」擔任主編。在前十年，彭歌以寫小說居多，如「落月」、「流星」、「煉曲」、「尋父記」等，都是那時候的作品，長篇小說「落月」還得到已故學者夏濟安先生的好評，並且獲得四十五年的中華文藝獎。

民國四十九年是彭歌寫作生涯的一個轉捩點，他通過一個獎學金的考試，到美國南伊利諾大學讀書，在留學期間，他翻譯了雷馬克的「奈何天」，又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在天之涯」，這冊小說獲得五十三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他也在同年當選十大傑出青年之一。他回國以後，便積極提倡國內的讀書風氣，從新生報的「雙月樓雜記」到聯合報的「三三草」，以至現在中央副刊的方塊，都可以看出他對臺灣的出版界及知識分子相當關心。



## 薇薇夫人

薇薇夫人，原名樂荏軍，安徽省含山縣人，民國廿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畢業，現任聯合報、國語日報編輯，自民國五十三年開始寫作。

最初，他倡導的是一般人所忽視的東西，如圖書館事業、圖書索引等等，漸漸的，又進一步推介國內外出版的新書。經過他多年來的鼓吹，他的倡導已逐漸產生效力了，譬如他所介紹的新書，往往會引起讀者的關切，因為，他介紹的書不僅是「新書」，而且是「好書」；他所用的評語不宣傳、不誇張，從他的短文，可以看到一位知識分子的「良心」。因此，新書經他推介以後，多多少少會刺激銷路，對讀書界和出版界而言，他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他在鼓吹讀書風氣之餘，並不放棄文學的工作，他在民國五十九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從香檳來的」，即於次年得到中山學術文藝獎。他在去年，以獨到流暢的譯筆，把「天地一沙鷗」介紹到臺灣來，使臺灣的知識界激起熱烈的討論風氣。無疑的，不管是做為一位小說家，或是一位學者，彭歌都是一位卓然有成的人物。

他說：「我曾經歷了許多苦難，也受到若干挫折。但是我對於中華民族的前途依然滿懷信心，與整個民族的生命與歷史相比較，個人實微不足道。但是，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要在此大時代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無論這力量是如何渺小。我們惟有懷著忍辱負重的心情，埋頭苦幹，拼命向前，紮了根就一定結果，只有憑自己的血汗得到的果實才最甜。」

「薇薇夫人」專欄在聯合報上佔據一個固定的位置，這個專欄的開闢，好像是為我們的社會放了一面鏡子，或者說，開了一個窗子，透過這個小方塊，我們看見這個社會的愛情、煩惱、喜悅與奮鬥。這個方塊的作者究竟是怎樣的一位人物呢？

薇薇夫人說，她在十歲以前，因為被母親當男孩子撫養，所以沒有學過家事，却因此有很多「看小書」的自由。她從小讀的書很雜很亂，不過她始終保持濃厚的讀書興致，現在她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有時還會通宵讀書，直到把一本書讀完。

她的父親是一位頭腦開明的人，在她的記憶中，父親是親友中最有「新思想」的人，他不准他的女兒在發育時期穿束胸，因為，她認為女孩子也該懂得太陽黑子對人的關係。從幼年開始，她便享受美滿的家庭生活，她有一位美麗的母親，和父親非常恩愛。這些都影響她日後對人生和婚姻的看法，她寫方塊文章之所以富於積極進取的態度，一方面是自於丈夫的鼓勵和支持，另一面則都源自於童年時期的醞釀。

她的求學時代正好是國難時期，在她的印象中，那段日子是支離破碎的，所以學校給她的知識非常有限，但是由於逃難，也使她有機會跑遍大半個中國，眼看人生的悲歡離合，再加上一直不放棄讀她自己喜歡的書，使她的生活十分充實。最初，她很渴望做一位戰地記者，沒有想到日後會成爲一位專欄作家。由於曾經歷經戰亂和艱苦的生活，她頗能體會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多夫」中所容納的精神，她很喜愛雷馬克的小說，也喜歡李白的詩和李清照的詞，而對於那些哀艷的言情小說，則深惡痛絕。

薇薇夫人自謂，她真正開始寫作是從民國五十三年三月在聯合報寫專欄以後，不過，她從事寫作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小學五、六年級時，她代別人寫作文，交換別人替她做算術。她認爲，一個人要走寫作的路，必須有持久的、「不死的」興趣才行，否則遲早會苦得改行的。

「薇薇夫人專欄」印成專書，是在民國五十九年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包括：「短言集」、「關關集」、「脚泥集」、「融融集」等四冊書。民國六十二年，又爲藝術出版社翻譯了四冊小書，即「美好人生」、「快樂

時光」、「金色年華」、「青梅竹馬」等，她表示，她比較偏愛後面四本可愛的小書，她說：「畢竟我還是一個女人，對那些充滿了童稚的美的插圖愛不忍釋。」

從報紙到電視，從聯合報的專欄到國語日報的「茶話」，她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特別是對一般的青少年及年輕的家庭主婦來說，薇薇夫人往往給他們一股鼓勵的力量，和一份安定的信心。她寫專欄已將近十年的時間，這段時間她給予社會的積極作用是無形的，也是相當巨大的。這是我們無可否認的事實。

她勤於寫作，更勤於看書，她說她只希望永遠做個書迷，因為讀好書的享受是永恆的。



Truman Capote 著

楊月蓀譯

彭歌說：他（指楊君）的譯筆中肯貼切，對話尤為傳神，為原作生色不少……「冷血」這本書不僅值得文學界注意，尤其應得到新聞工作者的重視，那種細密、紮實，而又充滿懸疑的描寫，確值得參酌取法。（見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聯合副刊）

景翔說：在題材方面來看，「冷血」當然並不是第一部由犯罪新聞改寫成的小說，但這類作品，為數究竟不多，更只有很少幾本能和「冷血」同樣轟動，同樣具有文學價值。（見六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林懷民說：卡波提根據一件謀殺案，以新聞手法寫成的「冷血」創下了非小說 Non-Fiction 的形式，使他在美國文壇地位更上一層樓，名利雙收。單單「冷血」的電影版稅，便達一百萬美元。（見青溪雜誌十九期）

書評書目社印行，定價每册45元，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書目

作者	書名	類別	出版者	出版年月	定價	開本	頁數	版數	已印	存書	有否	備註
子敏	茶話一集	散文	國語日報	五五、十一	二五	三一	二五〇	三	有	有	與洪炎	
子敏	茶話二集	散文	國語日報	五六、三	二五	三一	二五〇	三	有	有	秋、洪	
子敏	茶話三集	散文	國語日報	五六、十	二五	三一	二五〇	三	有	有	凡、以、何	
子敏	茶話四集	散文	國語日報	五七、三	二五	三一	二二二	三	有	有	三、集	
子敏	茶話五集	散文	國語日報	五七、九	二五	三一	二五六	三	有	有	一、方、式	
子敏	茶話六集	散文	國語日報	五八、七	二五	三一	二五二	二	有	有	出書	
子敏	茶話七集	散文	國語日報	五九、二	二五	三一	二五四	二	有	有	〃	
子敏	茶話八集	散文	國語日報	五九、七	二五	三一	二五〇	二	有	有	〃	
子敏	茶話九集	散文	國語日報	六〇、一	二五	三一	二五〇	二	有	有	〃	
子敏	茶話十集	散文	國語日報	六〇、十	二五	三一	二五〇	二	有	有	〃	
子敏	小太陽	散文	純文學	六一、四	二八	三一	二五〇	三	有	有	〃	
子敏	和諧人生	散文	純文學	六二、十二	二八	三一	二五〇	三	有	有	〃	
林良	綠雨點	兒童話	中華兒童叢書	五四年	九	二四	三六		有	有	即出版	
林良	我要大公雞	兒童話	中華兒童叢書	五四年	九	二四	三六		有	有	臺灣書店代售	
林良	馬家池塘	兒童話	中華兒童叢書	五四年	九	二四	三六		有	有	臺灣書店代售	
林良	小學生	兒童話	中華兒童叢書	五四年	九	二四	三六		有	有	臺灣書店代售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何	丹	丹	丹	丹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凡	丹	丹	丹	丹
包	包	包	落	磊	包	夜	十	五	這	如	一	談	三	不	折	伐	見	搬	
可	可	可	落	磊	可	讀	雨	風	般	此	心	言	疊	按	枝	桂	刺	弄	
華	華	華	集	集	華	雜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牌	集	集	集	集	
欄	欄	欄	集	集	欄	記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理	集	集	集	集	
四	三	二	集	集	一	記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出	集	集	集	集	
翻	翻	翻	雜	雜	翻	雜	雜	雜	雜	雜	雜	雜	雜	牌	雜	雜	雜	雜	
譯	譯	譯	文	文	譯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出	文	文	文	文	
純	純	純	文	文	純	三	純	純	純	純	純	純	純	星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學	學	文	民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書	皇	皇	皇	皇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學	店	冠	冠	冠	冠	
六	六	六	六	六	五	局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二	六	六	五	五	
二	一	〇	〇	〇	九	學	八	八	四	四	三	三	二	二	二	〇	九	九	
、	、	、	、	、	、	學	、	、	、	、	、	、	、	、	、	、	、	、	
四	七	十	二	二	三	學	九	九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二	四	十一	四	十一	九	九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四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十	三	三	三	二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〇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三	三	三	〇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四	三	三	三	三	
一	一	一	二	二	二	〇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〇	一	二	二	二	
四	六	七	〇	〇	三	〇	五	五	四	四	二	六	四	七	九	九	七	六	
九	八	五	八	〇	三	〇	四	四	六	二	六	四	八	七	四	七	七	六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庫大現  
林列  
文入

何	凡	包可華專欄(6)	翻譯	純文學	六二、十二	二六	三一	一五二	有
薇薇夫人	短	言集	雜文	皇冠出版社	五九、五	十五	三一	二四〇	有
薇薇夫人	關	關集	雜文	皇冠出版社	五九、五	十五	三一	二三七	有
薇薇夫人	脚	泥集	雜文	皇冠出版社	五九、五	十五	三一	二三四	有
薇薇夫人	融	融集	雜文	皇冠出版社	五九、五	十五	三一	一八三	有
薇薇夫人	美	好人生	翻譯	藝術出版社	六二、一	二五	三一	八四	有
薇薇夫人	快	樂時光	翻譯	藝術出版社	六二、一	二五	三一	八四	有
薇薇夫人	金	色年華	翻譯	藝術出版社	六二、六	二五	三一	八四	有
薇薇夫人	青	梅竹馬	翻譯	藝術出版社	六二、六	二五	三一	八四	有
彭歌									

(書目略，請參閱本期彭歌撰「談談自己的書」)

**本刊過期雜誌 (一至七期)**

**每冊售價12元** (原定價10元)

**第八期15元**

**合購優待價80元** (郵票通用)

**劃撥19274號書評書目社**

**本刊合訂本出版了**

第一卷 (一至四期) 每冊特價50元

第二卷 (五至八期) 每冊特價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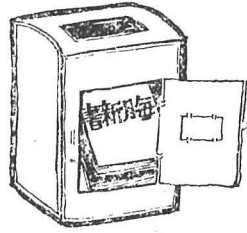
劃撥19274號書評書目社

中國書城 (大地出版社)

巨流圖書公司

榛樹林餐飲室

**代售**



# 十一月新書

黃淑惠

書局・出版社	作者(譯者)	書名	類別	定價	開本	頁數	備註
三民書局	丘逢達	現代國際法	法律	一五〇	二五	七四三	
三民書局	胡秉正	教育心理學	教育	二・五	二五	二七七	基價
三民書局	鄭騫等	談文學	文學	二〇	四〇	一九一	文庫
巨流圖書公司	白秀雄	自由與尊嚴之外		三六	二五	二五二	
新理想出版社	余阿勳	十五歲的遺書		三〇	三二	一八三	
漢文書局	劉焜輝	一日一生		二五	三二	二二〇	
興業圖書公司	張良澤	學問的世界		三〇	三二	二一六	

慈暉出版社	謝冰瑩	女作家寫作生活與書信	一八	四〇	二二九
慈暉出版社	胡懷琛	文章病院、寫作入門	一八	四〇	一九四
慈暉出版社	劉大白	劉大白詩集	一八	四〇	二二〇
作者自印	劉墉	螢窗小語	一五	四〇	一五八
作者自印	楊甲	文言文講譯法	二〇	二五	四一
大地出版社	杜奇榮	女人怎樣在男人世界中 打天下	三二	三二	二〇八
內外出版社	何灌梁	青年需要志氣	二五	三二	一五四

### 附註

- 一、出版日期以新書版權頁為準。
- 二、有些書局和出版社所出書籍不註明出版年月，無法在此列入，敬請作者、讀者原諒。
- 三、還有一些出版社（如商務印書館）每月一日均在中央日報第一版刊出當月新書出版廣告，惟由於種種因素，未能按時出版，本欄亦未能列入。
- 四、下（第十）期將刊出「十二月新書」，如版權頁上註明十二月出版者，敬請作者或出版社提供資料，本刊將義務刊出。

# 的「愛裡陽太小」

## 宛簡 界世

正如作者在序裏所寫的，大男人寫家，開始時，我對這本書並沒抱什麼特別好感，只是一向看多了女作家的「身邊瑣事」也想看看「家」在男人的筆下是如何表現的？在每天週而復始，柴米油鹽，乳瓶尿布裏，是否另能創出一片綺麗的天地來？

一看下去，馬上就被吸引住了，同樣是寫家，寫孩子，寫現實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但是作者的幽默感，豁達的心胸，恬淡的人生觀，在紛擾、忙亂的現實裏，畫出了一片樂園，使讀者也分享到他生活中的情趣，就像他在第一篇「一間房的家」所寫的一樣：「我們知道我

們這個只有一個房間的家，夜裏也有燈光，我們的窗戶也會發出光明，成爲羣星裏的一個。……我們既然不能有一個像家的房子，就讓我們盡心盡性愛這個只有一個房間的家吧！」多麼坦坦蕩蕩的心懷，不怨天不尤人，那種「不可救藥」的達觀，真不是每個人都學得來的。

「小太陽」一書，是子敏先生所著，純文學出版社出版，我不認識作者，但是看了收集在書裏的四十五篇文章後，我不僅覺得認識了他，而且和他的家，他的孩子，甚至是他的狗都成了朋友。作者的文筆，不僅幽默風趣，而且生動有力，絲毫沒有抄襲堆砌之感，他的字彙非常豐富，因此運用自如，他的形容詞都是自己造的，像「媽媽老是把爸爸看成一片玻璃」，意思是爸爸那會這般脆弱（頁七十七），又像形容小白狗——斯諾「蓬鬆的白毛裏「藏着很多空氣」，看起來非常健美，可是一下水，白毛貼身，看起來像十隻白老鼠，簡直可以放在孩子的鉛筆盒裏」（頁九一），諸如這種簡明清晰的句子，都是非常親切有力，也是兒童文學中最成功的白話文，讓孩子們看了也會愛不釋手。

在四十五篇中，寫得最多的是瑋瑋——他的小女兒，也許在那種渾沌初開，似懂非懂的年紀裏，最叫人操心分神，他們的破壞力和探險精神，相信每位做父母的都領受過，如果沒有足夠的愛心，不要說父親，母親也會給折磨得蓬頭垢面，心煩氣躁，（很榮幸的，我也正在忍受「霸道的一歲半」和「愛的折磨」）但是作者能以寬厚的愛心，在忍受「充滿善意的折磨」和「充滿怒意的甜蜜」之餘，讓讀者也欣賞到「霸道的兩歲」，並且更體會到孩子們純稚的心聲。

在「霸道的兩歲」中——「瑋瑋最恨的是當電視孤兒，家中開電視的時間是她暴露「完全沒有教養」的時刻，他會溺褲，會把尿拉在地板上，會裝死……」。

「看書，她搶書，寫稿，她搶筆……去洗澡，她跟進洗澡間來，搬椅子爬上洗臉盆玩水，一分鐘以後你不得不光着身子把她從洗臉盆裏撈出來。」（頁一二）

在「寂寞的球」中，我們可以看到那處處碰壁的小人兒，她是寂寞的瑋瑋，在最需要人陪伴的年齡，偏偏遇上家裏的大建設時代……對瑋瑋來說，這真是她童年的「冰河期」。她的家是由一個「在書堆裏露

出筆尖和鼻尖的爸爸」，一個「忙個不停的八臂媽媽」，「一個端書凝神，念念有詞的櫻櫻」，一個「不響不響拿鋼筆在紙上刻字的二姐」，還有她自己，共同組成的（頁一五七）。作者的孜然和莫可奈何的心境，不也是大多數都市中忙碌的父母之寫照？

但是瑋瑋是可愛的，在「瑋瑋小事」「老三的地方」以及「瑋瑋和斯諾」中，她的聰明和精靈令人愛煞，我想每個那樣年紀的孩子都有那種魔力，白天把父母折磨得怒髮沖冠，滿臉倦容，但是躺在床上回想起來，却都是充滿痛苦的甜蜜，我相信子敏先生是最了解這種天下父母心，而且表達得最淋漓盡致的一位。

除了寫瑋瑋外，我們也讀到了這位父親「富有了解的心」，他幫大女兒櫻櫻，二女兒琪琪，解決功課上的困難，設法找出遺失的東西（「丟」，頁二一六），在緊張忙碌的生活中，全家仍設法來個「金色的團聚」（頁三十六），每年都丟下壓人的工作，功課，外出旅行，像「南下找太陽」以及「到金山去」，寫盡了都市人對鄉野之喜悅和那種「忘我」的境界，茲摘錄「到金山去」的一段，可以看出作者幽默的文筆

……

整年在「馬路兩旁的大樓所造成的深溝」裏爬行的「城市之鼠」，一旦到了郊外，對眼中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會泛起一種「奇妙感」。

有一次我參加一個參觀團參觀一個製酒廠。那些由喜悅而變得興奮，好奇，天真的團員，嘴裏不停的發出「這是什麼？」的問句，對一切都覺得新鮮。大隊走到一條走廊上，一個進入忘我狀態的團員，很熱心的指着牆角的一樣東西，很虔敬的請教接待人員。

下面是對話：

「這是什麼？」

「掃帚。」

「做什麼用？」

「掃地。」

「酒廠特別定製的？」

「街上買的。」

「真了不起！」

「哪裏，哪裏。」

火車到了市郊，我又聽到了孩子們嘴裏發出那種

「參觀團員」式的驚呼：

「人！」

「房子！」

「山！」

「草！」

「樹！」

「狗！」

我也很稚氣的伸出「放假不拿筆」的手，指着窗外的高空，出我意料的喊一句：「天！」

太太很諒解的，在有節拍的鐵輪聲中，向我點頭微笑，安慰我不必為我的舉動慚愧。為了報答她，我在她歡呼「腳踏車！」的時候，也很同情的微笑點頭，鼓勵她不必為說出去的話後悔。」（頁一一二——一四）

像這種不落俗套的描寫，不僅寫出了愉快的心境，而且在驚嘆號中，也看到了景色，讓讀者去分享他們「忘我」的心境，與之大聲歡笑，拍案叫絕，其他如「大」「洗澡」等篇，也都是諧而不諠，把全世界的人都會的「大」寫得恰到好處，在此不再贅述，請大家自己去欣賞吧！

在「備考」「暑假雜感」「打架教育」等篇中，

我們看到了這位父親的原則，他是愛孩子的，但絕不是溺愛，他希望他們考上學校，可是絕對尊重孩子的個體，培養孩子的自尊，我很贊成他的一句話——「一個孩子在還沒有「堅強的站起來」以前，在還沒有「發現自己」以前就接受「禮讓教育」是很危險的。這種教育如果逐漸滲透了她的性格，就會使她喪失「征服環境」的能力（頁一七五）。對於我們中國固有的古訓——孔融讓梨，以及「打落門牙和血吞」的忍讓哲學，提出了一個合理的疑問。如果每一位父親，能時時接近孩子，關心孩子、尊重孩子，又何必擔心「代溝」的產生？」

在全書中，寫得較少但却是份量最重的是作者的「半人」，從第一篇「一間房的家」到「她」「半人」以及「女廠長」，充分的表現了作者大丈夫的風範，就如他在序裏所寫的「妻子的關懷」「兒女的親切」特別容易激動他「感激」的心情。他並沒有把「愛」和「感激」掛在嘴上——但是在他的文字間，我們讀出了他的心聲。

也許我對「小太陽」這本書有特別的偏愛，我常常喜歡讀到精彩處，朗誦給家人共享，像「小太陽」

「家裏的詩」等都是很親切、很可愛的。當然，就文學價值看，「小太陽」一書，並非什麼巨著，它的內容只限於家，它的寫法也並未講求什麼複雜的技巧，但是因為寫的是真實的事，又因為作者的愛心和有力的文筆，它可以說秉賦了「真、善、美」的本質，我們並不要每天讀文學名著，讀哲理、聖經，就像我們受不了每天吃大魚大肉一樣，「小太陽」一書，就像「清粥小菜」，雖沒有魚肉的豐富營養，但是吃了「欲罷不能」，絕不會有油膩倒胃之嫌。

今天，在大家議論「代溝」，「女權運動」以及「暴力」的威脅時，「小太陽」一書應該推廣到每一個家庭去，它沒有說教，也沒有大道理，它只是提出了常常被我們忽略了的「生活的情趣」和那種每個人都有，不必用錢買，不必到夜總會去尋覓的「愛心」。

一九七三、十一於伊州

#### 作者附註：

本文完稿時，欣聞子敬先生所著「小太陽」榮獲中山文藝獎，我相信不僅作者得到最大的鼓勵，讀者們更感到欣喜。在此特恭賀子敬先生，並祝福他可愛的一家人。

# 林白出版社 十大暢銷書

社址：台北市石牌路二段三四六號  
帳號：郵政劃撥一四九八〇號

● **為誰而死** 六版 吳景芳著 實價25元  
一個大學女生自絕後的剖白

● **浪吟行** 二版 赫塞著 景翔譯 實價25元  
(中英對照) 一本充滿憂傷的沉思的優美作品

● **女狐** 二版 D、H勞倫斯著 張焜燦譯 實價25元  
(中英對照) 勞倫斯最傑出的一本中篇，曾拍成電影，由安海華主演

● **幽默心理學** 七版 趙震譯 實價25元  
以幽默的筆觸，分析男女之間的心理學

● **人生的錦囊** 七版 方良著 實價25元  
勵志，敦行，修身，養性的最佳讀物

● **小丑** 二版 鮑爾著·唐鐸譯 實價40元

全省各大書店出售 直接郵購九折

● **紀伯倫全集** 紀伯倫著 楊珊瑚譯  
一九七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得獎作品  
(中英對照) 精裝80元 平裝60元  
「先知」的著作唯一的中譯本全集

● **生日頌歌** 二版 林錫嘉譯 實價22元  
(中英對照) 十四頁精美的彩色花卡，從1月到12月的生日祝歌。

● **日本沉沒** 二版 小松左京著 余阿勳譯 實價40元  
解析日本經濟的危機，政治的困境，國土的覆滅等問題

● **中國現代詩評論** 二版 余光中等著 實價70元  
二十年來對晦澀的，荒唐的現代詩作最持平的評論集。



## 林白出版社

貢獻精神食糧  
提高文藝水準



# 鍾理和作品概述

張良澤

## 一、前言——一段回顧

民國四十九年八月四日，鍾理和於病榻上改寫中篇小說「雨」，舊疾大發，嘔血而死。彌留之際，召其哲嗣鐵民面告曰：「吾死後，務將所存遺稿付之一炬，吾家後人不得再有從事文學者；惟『笠山農場』不見問世，死而有憾云云。」

鐵民捧着血漬斑斑的遺稿，不但沒有付之一炬，而且把它寄給當時很賞識鍾理和的聯副主編林海音女士，並且把亡父畢生所寫文稿、日記、書信等文件，一一封存。同時，他自己也決心當一個作家了。

「雨」於當年九月一日起連載。前此，文壇人士驟聞惡耗，莫不震驚，哀惋之聲不絕。林海音女士於首刊之日，寫了一則短文，題為：「同情在人間——爲『雨』告讀者」，她說：「當八月十日編者驚悉鍾理和先生逝世的消息後，以理和先生是本刊的作者及個人對於他的敬佩，所以連夜寫了一篇追悼文，原以為理和先生不過是一位默默的寫作者，不會有太多的人對他有什麼印象。其實這完全是錯估了，稿子刊出後，本刊收到許多讀者的來信、來稿、贈款。他們大

家都是理和先生的忠誠讀者，他們對於這位作者的逝世，也感到驚心、惋惜和悲傷。」當時，先後撰文追悼的人，有鍾肇政、廖清秀、鄭清文、林鍾隆、何錦章、趙慕嵩、林衡茂等十四位。另有轉贈稿費的耿迺、馬各、奔煬、周永輝，另有隱名贈款人士多人。

「雨」刊登之後，林海音女士把重複的二頁稿紙寄還鐵民，上附短箋：「鐵民，這是『雨』的不用稿，你上次一齊寄來的，今退回給你，留着你亡父的手蹟吧！忙校你父親的書，不多談！」

由林海音、鍾肇政等人組成的「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於是年十月出版了「雨」一書（文星書店發行），內收一中篇及十五短篇。序曰：「在他的百日祭的供桌上，除了清茶鮮果之外，多了一本他的著作，對於這位一生熱愛寫作的人，應當是一件較有意義的事。」

繼由該委員會於翌年八月四日和逝世週年祭時，出版「笠山農場」一書（學生書局發行），跋曰：「現在這部書是在作者逝世後週年出版了，出版的經費是由『雨』的收入積存下來的，爲數並不多，且極爲勉強，但這算不了什麼，『笠山農場』的出版，並



鍾理和遺孀平妹女士

不在暢銷，對於這位一生熱愛寫作的人，更重要的意義是完成了作者生前的一樁心願。」

筆者（奔揚）因轉贈一百四十元的稿費而結識了鐵民。民國五十一年冬，乘就讀成大之便，前去美濃，拜晤遺孀平妹女士。時值除夕，女主人把僅有的年菜端來招待客人，並挾給我一個荷包蛋，我不忍獨食

，切成四塊分與鐵民弟妹各一（時最小遺孤鐵鈞方二歲），而弟妹們互相推辭，及至蛋黃流出。此情此景，不禁想起「復活」中，平妹偶而煎了個蛋捲兒，在孩子們集中的目光中挾給剛出院養病的丈夫吃，做父親的不忍心吃下，又挾給孩子，母親又從孩子的碗中挾給父親；以及「貧賤夫妻」、「鐵的故事」中，描寫為了一個煎蛋而互相推讓的場面。是夜，與鐵民共榻，我遲遲不能入眠，最後告訴鐵民說：「我這一生，如果要好好做一件事情的話，那是為理和先生而做的。」

時光流逝，年輕的一代起來了，他們模仿嬉皮，高唱存在主義，現代文學什麼的，再也不知道有一個鍾理和。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大江出版社收集了「雨」中的十五短篇，印行「鍾理和短篇小說集」一書，登報徵求預約，結果全國只有四人購買。短短十年，鍾理和已被「新潮」沖得無影無踪了。雖然，其間也有「作品」雜誌於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刊登江玲的專文評介，有「臺灣文藝」雜誌於民國五十三年十月發刊鍾理和追念特輯，但似乎沒有發生多大影響。

筆者於五十九年九月回母校任教新文藝課，以鍾

理和作品爲教材之一，首開大學府研讀鍾氏專書之先例。該屆學生陳雀華、張淑貞、安宜靜等撰寫一系列論文，發表於「臺灣文藝」，頗得佳評；另有本校「中文系報」第二期特闢鍾理和研究專輯，蔚爲風氣。去年，林懷民先生返國任教政大，亦以鍾理和作品爲第一本教材；中興大學亦有專人研究。凡此，足證鍾理和的作品是不易被時代所淘汰的。

今年七月，筆者應臺大暑期文學研究會之邀，首次對外發表「鍾理和論」。席上，承吳濁流、葉慶炳、張以仁、齊益壽、陳森淼、柯慶明、呂正惠等學術界人士熱烈討論，另有二位素昧平生的女士當場爲鍾理和而泣，則鍾理和的文學生命尚活於人間矣。近聞由何欣、尉天聰兩位文壇先進所主編的「文季」，預定第二期（本年十一月出版）特闢專欄，討論鍾理和作品，則被冷凍十年的作品，必然再次掀起熱潮，而鍾理和在近代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亦將漸趨於確定了。

爲了提供關心這次即將來臨之熱潮的讀者與作者的參考，筆者特擬把這十多年來不斷蒐集到的第一手資料，細心整理，根據原作手稿，一一簡述其內容，

則鍾理和作品之全貌，可一覽而無遺矣。

（按：鍾理和作品已出版單行本的，除上述三種之外，另有「夾竹桃」一書，署名「江流」，於民國三十四年四月由北平馬德增書店發行。）

## 二、作品概述（依寫作年代次序介紹）

### 1、理髮匠的戀愛

民國廿六年一月廿九日用中文寫于臺灣（按：筆者未曾發現作者有日文稿件，足見他說要當一個中國作家之不虛假）。三千一百字，未發表。爲今存最早作品，時年二十三。

我難得理一次髮，B理髮匠剪髮之後，繼由一位妙齡姑娘爲我修臉，我正覺心中飄飄然，不料年輕的A理髮匠出來接另一位客人，A一來便與姑娘打情罵俏起來。A叫癢而不得不放下工作，理髮姑娘便過去替他搔癢，愈搔愈癢，縱聲大笑，直到客人譏諷了一句她才「雙鬢湧起一陣紅潮，羞赧地在他的肩胛骨上狠狠的打了一下，一溜煙的跑入裏面了。」

### 2、友情

民國廿七年寫于春天。七千字，未發表。

吳秋君靜悄悄地探看屋內林玉清不在家，便放心走進來。沉默地坐在炕沿上，吳道元已病得枯槁焦黃，兩人交談了幾句。吳說：「我們縱再隔遠些，離久些，不見面也是昔日的好朋友。我明白您不願意上這房子來的意思。什麼都不用說了，過去是過去了。……」全文至此作結，文面未說明三人之關係，頗耐人尋味。

### 3、都市的黃昏

民國二十八年正月十四日寫於奉天。一萬二千字，未發表，為後來「柳陰」之手本。

文分五節，我於「滿洲自動車學校」認識了朝鮮青年金泰基。母親早逝，父親令他於十五歲時結婚，父死後，他携一家三口離開貧瘠的故鄉，現在女兒已五歲，生活艱苦，不得已中途輟學，每天騎腳踏車載一木箱，賣冰果為生。我和表弟去過他的家，看到他們簡陋的生活，而我們自己也在挨餓。後來，我考得駕駛執照，生活較為安定，此時北國進入嚴冬，想起金君不知去向，不禁感喟：「噫，可憐而不幸的人喇

！

### 4、泰東旅館

推考大致寫於民國三十年。五萬五千字，未完成。

開頭寫着：「雪已經停止了，北風還很緊，颼颼地，捲空而去。地上的雪片被揚捲起來，像頑皮而帶有野性的小童，執拗地逢人便衝。街，和一切的聲響，都懾伏於這嚴肅的大自然似的，既灰沉而冷寂。車往東一拐，便已進入城內了。由懷遠門進約兩箭之地，往南有一條胡同。我衝口而出的：『往南，往南』的吆喝，從馬車夫的指頭傳及韁繩，只見繩一收，便勒住了奔馳的馬腳，往南衝去。一進胡同，早見臨巷外牆上，青邊白漆內，寫着有橫幅粗黑字的招牌：『泰東旅館』。」接着寫我和妻投宿於這家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雜處的旅館，住客中有商人、學生、教授、警特、說書的，所發生的故事。本篇為作者初抵奉天的見聞錄，由此可窺淪陷區的社會面目。亦可視為「奔逃」之續篇。

## 5、游絲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寫于北平。四千五百字。收於「夾竹桃」第三篇。

同鄉朱伯川託我照顧他的女兒錦芝，最近縣長要做媒，朱科長不得不聽，請我勸錦芝許嫁給縣府秘書的大兒子，但錦芝早已愛上一個娶了十七歲童養媳的高中生張某。我勸她說：「神聖的戀愛，並不能充饑，饅頭還比它值錢得多。」錦芝暫不與張某往來，便一病不起，一日，我和妻從外面回來，發現張某來陪錦芝談心，二人談笑甚樂，錦芝把張某介紹給我們認識，並說：「我相信我自己的愛，我將依靠它為光明的指標。」

## 6、新生

民國卅三年三月寫于北平。七千字。收於「夾竹桃」第二篇。

我與一個爲上司所寵的同事發生爭執，我搶回了正義，却失掉了工作。四處託人找工作，毫無着落，在家裏等久了，變成一個不事生產的消費者。此事引

起和兄弟母親的不滿，把我在家中的地位貶至第二階級，連妻子也不得不幫他們說話了。後來，我終於在外地找到工作了，才領悟到：「當你在社會上是有用的一員，在個人是完全的自我時，社會是很美的樂園。」

## 7 薄 芒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廿三日寫于北平。三萬五千字。收於「夾竹桃」第四篇。

阿龍患肺病，來舅父傅木生家調養，與表姊相戀，私訂終身。阿龍回家後，即託阿庚嫂來說親，傅木生以近親拒婚，並讚揚女兒孝順，自小便挑起母職，阿龍病況惡化，再來調養，兩人感情更密。一夜，阿龍值守善堂，英妹來陪，兩人不禁熱情中燒，英妹突然遏止越規行爲而奔回。翌日，阿龍即告失踪；未幾，村人發現一瘋子，逢人便嚷：「是誰不讓我們結婚？是不是你？你憑什麼不讓？」英妹含淚日理家務，親友一致讚賞英妹道：「孝順的姑娘呀！」

## 8 夾竹桃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七日寫于北平，三萬五千字，收於「夾竹桃」第一篇。

文分十節，敘述北平某一大雜院，住有數家人：  
①二房東邵成全在某大飯店當差，準時上下班，每隔數月便漲房租一次。②莊景福是棧房的跑腿；莊太太生殖力強，「打小孩像擂鼓」。③林大順是西服匠，續絃後再生二子；其妻百般虐待前妻子，「她叫他們到半里外的一條胡同的古井去打水，叫他們到各處去拾家裏每天的燃料，煤和樹枝；叫少年給她拉灶前的風箱，叫十一歲的少女在夜裏到附近的糧食店，等次日買配給的雜糧」。結果，少年凍餓而死，少女亦病倒不起。④眼皮腫厚的寡婦，兒子不務正業，到處行竊，被警察逮去；女兒在食堂當招待，長得醜，但喜搔首弄姿。⑤房東姑奶奶回來住，老三全家人與她同住，白吃不做事，老六頗為不滿，傾其所有為自己討了老婆，不料老婆却携細軟捲逃。⑥曾思勉當司機，常與院中惟一獨身而讀哲學的學生黎繼榮談論中國社會與中國民族，曾思勉「富有強烈的社會感情，而且生長在南方那種有淳厚而親切的鄉人愛的環境裏」，「初來到北京，住到這院裏的時候，他最先感到的是

這院裏的街坊間的感情「索漠與冷淡」；黎繼榮多愁善感，看到孤獨地一邊在拉着昔日少年曾拉過的風箱，一邊悄悄地在淌眼淚的少女時，「他由這裏，鮮明地看見一步一步走向貧窮，更由貧窮一步一步走向破滅的一個民族的命運的影子」。

## 9、地球之徵

推考大致寫于民國卅三年間。由情節不相銜接的短篇構成，計八千字，未完成。

①序章：太陽隱去之後，人類展開了騷擾和叫囂，聲色交織的夜生活之世界。「夜空由電線，電話線所織成的蜘蛛網，那是大都會的神經。……汽車、電車匯成人與鐵的奔流，是大都會的血液。小販的吆呼，女人的尖叫，車夫爭吵……。」②「深夜的喜劇」：崔志信在奉天汽車行當司機，他和老李閒談道，夜裏不睡覺的只有妓女和司機，而二者是同路人，因為同是侍候老爺的。是夜，崔志信被派到紅梅町滿鐵社員的宿舍載客。男客武田，態度高傲；另有二女坐於旁，小姐靜兒束高島田髻（不是新娘就是妓女的髮型），暗自抽泣；婦人一路上向男的求情，一邊唆使小

姐抓住機會。車子開到柳叮——妓女戶，婦人掏出十圓鈔票塞給崔志信說：「今天是好日子，餘下的您就隨便買杯茶喝。」③「二十五日與醉鬼們」：二十五號是發薪的日子，人們赤裸裸顯出原形。崔志信載了某商館的課長回家，他醉醺醺地說：「你以為人類是沒有尾巴嗎？那你是錯了！不管達爾文之流，用怎樣的歸納法，來證明生物的進化，可是人類仍和太古一樣，是有尾巴的。」崔又載了一酒鬼，訪女友，在門外喊了幾句，便又回家，酒鬼沒錢付，崔猛將車子開動，醉鬼撲了空，跌倒在地上唱歌。④「人生的另一角落」：（有題無文）。

### 10、生與死

民國卅三年十二月廿三日寫。四千字。民國卅五年以筆名「江流」發被於「臺灣文化」第一卷二期。

本篇純屬心理小說。描寫大都市的陋巷裏，有一位孤苦的老人張伯和，二子早逝，坐於亡妻柩前，一邊拈香與亡妻對話，一邊回憶一生艱苦奮鬥的過程，現實與過去穿插交織，現實是死亡，過去是生之慾，生死如繩之二股，由遠而近，由鬆而緊，最後絞得老

人「頹唐而絕望地，又伏落在棺材上面了」。

### 11、逝

民國卅四年七月寫於北平。二千八百字。卅五年以筆名「江流」發表於「政經報」。

小祿十五歲，善察人意，伺候客人無微不至。因家窮無力讀書，但心懷大志，我每天教他識字，他興奮得天天蒐集舊報舊書；但因個性剛強，不屈服於大司的高壓手段，與之吵嘴，馬掌櫃從背後一擊，小祿不日病死。櫃上又來新徒弟，名叫家興，比小祿高大，但偷懶、貪睡、感覺遲鈍、言語無味，却與大司們處得很好。上班頭一天，就把小祿抽屜裏的書報當廢紙燒掉了。

### 12、秋

民國三十四年寫於北平。八千字。四十九年以遺作發表於「晨光」第八卷十期。

文分四節及尾聲，呂靜宜還未由總部調到經理部之前，徐光祖已深愛女同事王蕙文，呂來後，步步緊迫，徐不由自主地和呂結婚。婚後，呂生活奢侈，值

通貨膨脹，徐薪水不敷家用，不得已，盜用公款以供揮霍，呂耽溺賭牌，徐酗酒解愁，案發被捕，判刑二年，尾聲；刑滿出獄，始知妻與岳父母已遷往天津，並得悉王蕙文已死，時值仲秋，憶起南國故鄉秋景秋情，悵惘無限。（下期續完）

〔編者按〕有關鍾理和研究，張良澤君除本文外，另有三篇，其中「鍾理和作品論」和「從鍾理的遺書說起」，已分別發表於中華副刊（六十二年十二月十三至十六日）和二卷六期「中外文學」，還有一篇「鍾理和文學觀」將登於「文季」第二期（同期並有唐文標「來喜歡鍾理和」和劉若君「鍾理和讀後」等兩篇討論鍾理和作品的文章），讀者如能將上述諸篇作品參照閱讀，相互比較，對鍾理和先生其人其文，當有更透徹的認識。

## 中外文學

二卷八期  
要目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元月一日出版

### 懷特專輯之二

- 翁廷樞 澳大利亞現代小說論  
柳無忌 論關漢卿的戲劇與藝術  
曾素慧 一杯茶（懷特小說選譯）  
樂衛軍 中國古代神話  
侯 健 文學批評與思想史  
李佩玲 余光中到底說了些什麼？  
彭瑞金 文學的社會參與  
黃春明 鮮明蝦（小說）  
李 喬 寂寞雙簧（小說）  
楊 遠 鵝媽媽出嫁（小說）

社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

## 「鍾理和短篇小說集」

謝嘉珍

大江出版社印行 • 民國五十九年出版 • 二一頁 • 定價18元

鍾理和，一個頗為陌生的名字，也許現今一般愛讀小說的青年朋友對他多不熟悉。但事實上，這本包含了十五個短篇小說的集子出版已有三年了，其所以不大引人注目的原因可能與其內容有關。這本集子裏沒有詭屈驚牙的文字，沒有現代小說慣用的意識流，象徵諸種深奧手法，同時寫的也不是大學生戀愛、代溝等「流行」的題材；而只是以最樸實的文字寫出鍾理和這個「鄉下人」生活圈子中所發生的事。這便是這本集子與市面上一般小說不同處，可能也就是它一直被埋沒在坊間衆多談存在哲學，談性愛、談行為科學等書籍中最主要的原由。

在讀鍾理和的小說前，首先要對其一生經歷有所了解。鍾理和（民國四年—四十九年），臺灣高雄縣人，他最高學歷僅為日據時代高小畢業，但學歷除了使他在寫作之初在用字遣詞上有些困難外，並未對他寫作的決心構成障礙，他幾乎盡其一生都致力於寫作上，而使他對寫作如此狂熱的最大原因，便是他與其妻平妹的婚姻。

鍾理和與妻子是同姓，同姓聯姻在當時的舊社會中是不容許的。他爲了與平妹結合，沒有其他辦法，只好將她帶往東北（民國廿九年），在東北的那段日子中，他的職業雖沒有和文化、文學扯上絲毫關係，但却加強了他寫作的願望。民國卅五年，他們回到臺灣，他不久便因肺病住院，卅九年他回到鄉下家中，便在休養中讀書、寫作。四十九年春，身體日漸衰弱，終於在八月不治而逝。

在平妹與鍾理和婚姻生活中，平妹一直扮演的是  
一個典型鄉下農婦的腳色，任勞任怨而沒有感到些微  
委屈，這在他的小說中可以看出。正因爲他們的結合  
來得這般不易，致使鍾理和一直有股強大的意願想把  
它現諸文字，這便是構成了他小說中的主流，而他對  
她的愛也在他文中表露無遺，了解鍾理和的生平後，  
我們再來看他的小說。

這本集子裏的前四篇，都是他與平妹相愛，因同  
姓之婚受人歧視，一同奔逃到東北及婚後艱苦生活的  
寫照。而在其餘幾篇中，取材範圍亦脫離不了其生活  
圈中的人和事，處處洋溢着濃厚的鄉土味。且除了一  
「還鄉記」以外，皆用第一人稱口吻，這些是鍾理和小  
說的一大特色；但或許也因爲全書皆如此，顯得寫作  
範圍狹窄，而覺作者眼光不够深遠、濶大，想像力不  
够豐富。因此在讀他的小說時，常覺得他似乎生活在  
一個與外界（指其生活土地以外）隔離的環境中，讀  
者也被封閉在他那個小圈子內，無法嗅到除此以外世  
界的氣息，外面是否有戰爭，戰爭對人的影響又是如  
何……等等，皆不得而知。

當然這與作者寫作時所持態度有關，顯而易見，

作者並無意要寫出一部刻劃時代，描寫整個人類哀悲  
與喜樂的類似「戰爭與和平」那樣的巨著；作者的目  
的只是要宣洩他生活在他那樣環境中所引發的感情，  
因此他也只忠實的記錄下其日常生活中令他感觸深刻  
的點滴，這便是構成了鍾理和小說的全貌。由作者處  
理一些平淡事物却如此感人看來，作者並非缺乏才情  
，只可惜他年僅四十五歲便因病去世，否則假以時日  
，他當有更超越的表現。

作者所用文字相當淺顯樸實，毫無雕琢之跡，似  
乎想到什麼便說什麼，如四十一頁中「奔逃」一文：  
「臺灣——故鄉已在向我們告別了。啊，再見了  
！親愛的！」

很古拙，如同看見一個莊稼漢以一種半新半舊的  
口吻說話，倍感親切。

其文多採平鋪直敘手法，或許看來不够「現代」  
，尤其看慣現代小說的讀者，會覺得作者技巧不足；  
但它們的內容都很緊湊，無鬆散之感。

正因作者採此種手法，因此讀時常覺不是在讀小  
說，而是有一個人在你面前娓娓訴說他悲慘的遭遇，  
我們也很能感受到那種慈悲的胸懷。

作者寫小說時所採取的形式與語句雖然很平實，但正因如此，故讀者更易領略其中的感情。如五十二頁「錢的故事」第二段，環兒與棟兒爲買新衣、新鞋而爭吵、挨巴掌，而把一個大好節日弄得十分陰暗淒慘，但今年兩個小孩又在盼望着……將一些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碰到的事處理得真實而簡潔，在心理刻劃上不會令讀者有「隔」的感覺，使讀者也隨著產生一種悽惻的心情，這也要歸功於作者簡樸的敘述與用字。

我不知道本書內各篇文章在排列上是否按照作者的創作時間先後次序，但我發覺愈後面的文章較前面的在心理刻劃上顯得愈有深度，氣氛的製造亦較成功。如一二六頁「初戀」描寫當他發現春妹的身段並不像他同伴長發所描述的喜悅——

好像春妹第一步便有意和我合作……

形容得很鮮活，讀來俏皮可喜，作者駕馭文字的能力是成熟的。

同文一二七頁寫「我」藉寫生帖來發洩相思之苦，簡單的文字令人覺得感情是那樣純真，而不由得發出會心的微笑。

或許因爲作者是本省籍之故，且受日據時代教育

，所以文字偶有不適之處。一〇二頁最後一行：

婦女三三兩兩的做成許多小團體。

及二〇一頁描寫朴信駿：

那是一個我們在人生廣野上偶爾能夠遇見，而是值得做爲自己的最好記憶，長遠留在心角裏的一種人。……有著文學青年的輕度憂鬱和聰慧。

在二〇七頁中亦有一句令人乍看難以理解的文字

；  
後來，他們的愛情熱烈到了社會祇允許給夫婦間的利權的，不能退回的一點。

在一七三頁最後兩行文字可看出當作者蓄意要描寫某種情緒時，反不如輕描淡寫來得自然，而顯得笨拙：

……那情形是十分可悲的、悲慘的，他退院的決心是悽愴的、悲涼的、沈痛的……。

顯然作者相當詞窮了。

但此種情形至「草上坡」一文又有改善，雖仍未有很多修飾文字，但描寫較爲鮮活有力。如一八六頁：

「小鷄恰在換毛期，柔軟的黃花絨已漸漸脫落，灰的、黑的、茶褐的、或別的什麼顏色的羽毛，零零

碎碎的披在耳上，像主婦們的抹桌布，骯髒而破碎，有一隻全身袒裸，紅通通地活似一頭大章魚；也有祇在屁股邊換得一小撮尾巴的，彷彿是願意先由這樣裝飾起來，走路時更大模大樣的搖擺着，看上去十分可笑」。

鍾理和的小說在氣氛製造上往往不够圓熟，如「復活」一文第七十二頁第六行，形容孩子：

……對於即將發生的事情擔心和恐怖，像巨浪似的壓倒了他。

前數行所持「我」（父親）的觀點，至此忽又變為宏兒的觀點，氣勢為之一斷。這一段另一個引人注意的特點是「我」次數被用之多，令人不覺是在讀小書，倒像是一個做父親的在憤憤訴說他為什麼責打孩子了。

「還鄉記」是這本書裏手法較特殊的一篇，不再將整樁事件從頭到尾敘來，而採現實與回憶交疊手法，可惜全篇嫌短，未見功力，或許是鍾理和欲重新試步的一起點。

整本書中，作者所寫的盡是一些帶淚的、悲慘的遭遇，如「貧賤夫妻」中平妹因生活困苦而盜伐林木

，躲避林警追捕而受傷的狼狽情形，「蒼蠅」中一對戀人對現實環境的無可奈何，「楊紀寬病友」、「閣樓之冬」中病人抗拒死亡而終不免一死……等，粗看似乎作者思想中充滿了悲觀、消極的色彩；但深入觀察，便可發現在其篇章中處處顯示著反抗的命運，反抗一些既成的道德教條及掙扎求生的意志。這在「貧賤夫妻」文末及「同姓之婚」可更清楚看出。這種對生命充滿希望的態度亦可在「楊紀寬病友」及「閣樓之冬」看出，楊紀寬與春木都是臨死的人，但他們求生意志是那樣堅強，他們與死神奮鬥至臨終，雖仍不免一死，但其精神是可感的。而鍾理和所歌頌的，也正是這種精神。至此，其悲觀與否自亦明顯了。

由此看來，本書代序中稱他具有「悲天憫人」之心是很恰當的，正因為他有這種胸懷，所以他能以一種赤子之心的眼光觀察事物，給人的感覺是那樣溫暖，如「草坡上」第一八九頁：

「小鷄們走了一整天，現在回到灶門口却找不到母鷄。母鷄那裏去了？牠們在早晨離開母鷄蹲伏着的地方走來走去，伸長了脖子叫，聲音悽愴而尖厲。牠們失去依靠的孤兒生涯，便這樣用傷心而悲泣來開始了。」

又如同文中一九〇頁：

「飯桌上，那隻被犧牲了的母雞，在一隻大碗裏浮出湯面，眼睛半閉，好像在諦聽牠的兒女們是否都無恙，睡得安好」。

同時也由於作者悲天憫人的性格，他撿拾的也許正是其他作家所不屑一顧的，但它們在他眼中却有不同的意義，例如「假黎婆」文中第八十五頁，奶奶親戚走時，奶奶讓他們帶走鹽，却留下那斗米。

「雖然他們是假黎，」奶奶以更少淒清更多悲憤的口氣說：「可不是要飯的呢！」

整本書中便是以此種精神所貫穿。

這十五篇文章雖然所寫多半是與作者切身有關之事，且皆是不愉快的經驗，作者並未被愁苦、悲哀的情緒淹沒，仍以理智的眼光觀察、思考，達到這種哀而不傷的境地，顯然是在感情上經過了一番提昇，而符合了美學上「距離」的要求。

以純小說的眼光來看，它並非是一件很好的藝術品，諸如缺乏氣氛烘托，缺乏一種韻味，不夠「美」等等，但它有別的小說所沒有的特點，那或許可名之為「善」。（作者請示通訊地址，以便奉寄稿酬）

## ◎ 下期重要預告 ◎

- 姚一葦：談文學上「懂」的問題  
陳克環：古典小說家的宿命論  
林鋒雄：臺灣亂彈子弟的一個實例  
李寬宏：「相對論入門」  
子敏：大街小巷都走走  
魏栢：談彭歌譯的「天地一沙鷗」  
林柏燕：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評  
林良：談「兒童文學」周刊  
簡宛：孩子們的書

# 丘秀並 讀「風樓」

在文風趨向冷酷、偏頗、激情的今天，白辛的筆調令人有「土氣」的感覺。

下題目就很少有「驚人醒目」的。「風樓」這散文集的名稱雖然別緻高雅，但是，看看第三頁的目錄：「星光」、「永恆的春風」、「我的夢」、「落花」……

像不像中學生作文簿上的「一年之計在於春」、「我的希望」、「中秋有感」、「暑假記趣」？

題目不爭奇，文筆也不花巧，讀白辛的文章，有時需要有點耐心才讀得下去。儘管如此，過去數年，很有一陣子，「白辛」二字還是經常出現在中副上。

中副前任幕後功臣——盧郁斐先生，在「風樓」前序中介紹着：「白辛的作品所以感人，是因為其中充滿坦誠，自然而淳樸的情感，有鄉土田園氣息，有東方文化特有的悲憫而謙虛的胸懷。」

白辛自己則在這集子的後記中寫着：「沒有優美的文筆，我原諒了自己；沒有動人的故事，我原諒了自己；沒有巧妙的技巧，我原諒了自己；而那一刻之後，當我燈下提筆的時候，如果有對人對事的愛呢？我却不願厚待自己了。」

「我抵死服膺『愛』的美好，因而我悲傷，我憤恨，原也含蘊着我的愛意在。」

一個宅心仁厚的人，有支拙樸的筆，能把「對人對事的愛」忠誠的表達出來，這就夠了，要「漂亮」的題目幹什麼？要「華麗」的文字做什麼？

在濃煙氤氳文壇的今日，「有田園氣息」至少代表了一個名詞：「健康」！只有細讀慢想，才能在白辛無華質樸的文字中，品味出「空氣新鮮、陽光充足」。

試讀「鄉思、親情」一文的片段：

「八月中旬，我在學院的四樓，晚風很好，同學還沒來，我臥在案上想假寐一會兒，恢復白天的勞累，突然發覺忘了帶講義，我不高興自己上課時沒講義看，連忙從金華街趕回家，竟沒有勇氣去搖那只門前的輕鈴，孩子不是嚎哭，却是不依的賴着、吵着，母親唧唧啞啞

哄着，竟然對九個月大的孫子講起『故事』來：

「『乖乖，媽媽回來啦啊，媽媽拿衣服去交，馬上就回來啊。乖乖，奶奶說故事給你聽喔，你知道嗎？你爸爸在外面六年啦，那年，他來讀書，奶奶送他上車，他哭啦，還不讓奶奶看見哩……後來，他畢業啦，……後來，啊，你媽真好，照顧你和你爸爸……。』」

奶奶為九個月大的孫兒講故事，故事的内容，對嬰兒來說，無疑的，「慌不擇言」！正是如此可笑，益發顯得溫馨可愛。稚兒的無知、老母的慈心，就在隱約的淚光中「白描」出來。而且，白辛本身白天工作，晚間再上學進修，他夫人幫人做衣服共同維持家計，也在老母的「故事」中介紹出來。這幅畫面，與其說「辛酸」，不如說充滿

了天倫的美、自強向上的希望。

無怪乎盧郁斐先生樂於稱讚白辛：「目前一般作品受西方機械文明的影響，過度強調理性的分析及慾念的追求，而多方顯示了心靈的焦躁不安，和對生活的冷漠倦怠。白辛沒有這些時代病，他土生土長，深受中華文化的培育，求適應不求征服，求和諧不求對立。」

「風樓」，全書中，沒有尖酸刻薄的話，也看不見聳人聽聞的論調，既沒有風趣戲謔的語句，討好嘻笑的文字也不會出現。

白辛，似乎不明白「怨懟」為何物，筆下自然流露出來的只是懇摯、感激的文詞。

再看「今日的陽光」這一篇：「我一直相信，我是一個幸福的人，造物者既給我健康的身體，又給我雖然並不聰慧却也清明的腦

本社新書之三

## 故國神遊

華振之著

作者華振之先生大半生時間服務於交通界，因為工作關係，使他能够遍遊中國大陸的名山大川。丁中江先生介紹他時說：他是書香世家，博聞強記，在他生動而細膩的筆下所描繪的故國風光，讓我們讀後爲之嚮往和沉醉，有如親歷目睹。現代中國正缺少一本報導體裁的遊記，我們看到很多年輕朋友對「老殘遊記」、「徐霞客遊記」很有興趣，但我們覺得這本書可以說是老殘、徐霞客的現代版。更重要的意義是，本書可以幫助這一代年輕人對故國的認識，足以增加大家同仇敵愾，光復大陸的願望。

每冊特價35元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力；而且不管走在那一條路上，明裏暗裏，總是有許多攙扶的手，幾乎是每一時刻的，我自覺被幸福的氣氛濃重的包圍着。」

「所以，我心中不敢有恨，要有的話，怕只怕沒有更多的手，好去援引更多的手；沒有更多的心，好去關懷更多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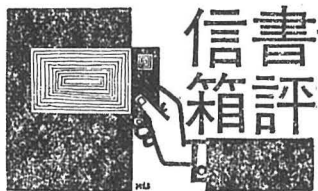
他感謝師長、親慈，他愛學生、孩子，他懷念故鄉、崇尚大自然的，寫的都是些「身邊」的瑣碎事，沒有澎湃的氣勢，却也不會刻意彫鏤，更不是「打高空」。幾乎可以說，他所寫的，全是他所能看到的。

也許，因爲「範圍有限」，同類的題材，一寫再寫；材料不够廣泛，做文字上的延伸，因此，剪裁也不够簡鍊。有幾篇，還有語意、文句重複的地方。

「我的夢」和「成熟的季節」兩篇中，有雷同之處。「孩子，這就是家」和「夜歸」都介紹了他的家鄉。至於描寫師恩、親情的地方更多，一起選在一個集子中，難免令人有「滿桌佳肴，紅燒肉、肉紅燒」的感覺。

哦！也許應該是「豆腐炒白菜、青菜豆腐湯」才對！終究，白辛的文章並不會使人起膩，非但如此，還很「營養」，讀多了，有益而無害。

相信，這就是「風樓」得到中山文藝獎散文獎的緣故。在許多人「暴露人性」走火入魔的「現代」，白辛的「風樓」，只是平平實實的獻出一彎清流，供人洗濯心靈的雜塵；一座竹亭，讓疲憊的人們憩息。



××兄：

來信收到。你們明年起改月刊，我倒有點替你們耽心，不是經濟，而是內容和稿源的問題。如果你們有把握每期拿到够水準的稿子，那麼自然可以出月刊，要不然，還是穩健些出雙月刊好。你們是臺灣這類雜誌唯一的刊物，倒希望你們保持一定的水準。

你們的名稱是「書評書目」，英文改稱「Book Review and Bibliography 較 Criticism and Catalogue合適。說到

這一點，我倒有一個小

意見：那就是，除非遇到特別值得討論的書（如「家變」），特闢專欄來討論外，平常的書評，可以一、千字為限，因為你們是 Book Review 不是 Criticism。「來既可「正名」，一來可以多留些篇幅，多評幾本書。

我以前提到轉載論文事，是爲了方便國內國外學者。雜誌易於保存，而報紙不易保全。而且，在國外，除了中央日報外，不容易看到別的報紙，因此要是當重要的文章登在某些日報，我們一來不知道，二來雖然知道，也無法剪存。「書評書目」可在這方面幫忙一下。轉載文章，當然要註明日期和出處。

「書評書目」七期，作品內容縱有參差不齊，容待改進的地方自然有，但整個來說，貢獻是大的。臺灣文學除了新詩方面得到葉維廉和榮之穎兩位大力推廣外，小說方面，還未受到廣泛的注意，但這也是遲早的事而已。最少我個人在過去兩、三年中是朝這個方向走的。而一位美國朋友 Timothy Ross 已把姜貴先生的「旋風」譯了出來，明年出版。另外他還寫了一本論姜貴作品的文章，也是明年出版。

劉紹銘十月三十一日

××：

我以為「書評書目」地位超然，如果出書，該考慮它的價值，「冷血」這一類的暢銷書，是不是必需由書評社出版，很是值得考慮。但起碼書評社不好在同期中，以兩篇文章推介「自己的書」（楊月蓀譯後的話及評介），雖然我們有「內舉不避親」之類的好話。

李茂盛十一月七日

××：

最近精神稍好，一口氣看完了王文興的「家變」，對於這本轟動一時的奇書，感到滿有意思的。

我覺得無可否認的，王文興寫這本書，的確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想表達的很多，例如：

①男主角心理發展過程，完全以心理學為依據，尤其是佛洛伊德心理學。他小時候對父母的需要（安全與愛），崇拜，依賴（恐懼父母的死亡）漸漸地懷疑、反抗、鄙夷、敵視……以及伊底帕斯情結時隱時現地支配着他。在這方面，作者寫得很細膩。

②在尋父過程中，「過去」的浮現處理得很成功，每一片段的過去，對范曄日後性格的形成，以及他對父母感情的轉變，都是很有力的伏筆。

此外，我認為他在處理這些浮現的過去片段時，有一點很高明。我們常注意到小時候有一些事情，可說是毫無意義的，完全沒有回憶價值的，但有時候這些小事情却會非常清晰地浮現出來，比許多重大的事情還要清晰。王文興好像是注意到這方面，所以在片段與片段之間，偶然會浮現出一點零碎的，沒有意義而與日後無關（並非伏線）却很清晰的碎片。這些碎片給予讀者的感受是頗奇異的，而且你可知道這是有意安排，並非廢話。

③人物描寫很生動。不但男主角依據心理學的發展在演變，他的父母也是在漸漸的演變。母親在快要老時的濃裝艷抹，更年期的無理取鬧，老年後與兒子之間的相得，及對丈夫的叱罵。父親那種中低級公務員的性格與生活方式，到了老年的猥瑣、邇邇，以及用走來走去，打掃等方式打發日子，引人注意的種種，都寫得很傳神。

④這本書最受議論的兩點，其一是文字方面。另一是所謂「代溝」問題。

關於文字方面，我覺得王文興這種怪異的文字組合方式，有些地方能够達到他所預期的效果。

例如，我們平日說話時，往往是不注意文法的，想到就說，然後再加以補充。在思考時也是如此。而在心情煩亂，或是發怒、氣急敗壞時，這種情形更顯著。所以如適當的運用，的確可加強效果。問題是有些地方沒有必要使用這種組合方式，因此，在這種情形下出現這種句法會使讀者感到很别扭。

⑤作者寫到最後，就有點沉不住氣了，有一段乾脆用范曄寫日記的方式，說了一大段理論。而後來他對父親的折磨，也寫得不太合情理，這是受到議論最多的。

其實如果說伊底帕斯情結是外國的邪說，我們提倡孝道，不會有這些事情，我認爲持此說者最好去看看歷史，歷史上不知有多少殺父篡位的記載，顏元叔也曾提出過薛仁貴與薛丁山的故事是我國的伊底帕斯事件。而關於「代溝」問題，也不

是我們說沒有就沒有的。所以我覺得范曄與父親之間的敵視，並不算是不合情理。只是他折磨父親的方式太過份了一點，因爲在整本書中，范曄都是在一種矛盾心情之中，父親除了窩囊一點，也沒有重大的污點和過錯，比較合理的寫法是他可以對父親表示極度的厭煩，却沒有必要用到不許吃飯，關禁閉的方式。他可以在吃飯時拂袖而起，摔自己的碗。當父親收到姑母寄來的錢時他可以搶過來扯碎，這種態度已足夠使父親出走的了。

⑥時間固然可以使人對某一事件，某一人物的淡忘，但范曄既然很着急地找尋於先，可見這件事使他內心存有歉疚，因此，在日後，他似乎不可能徹底的淡忘此事，而過得比以前更好的吧？

趙雲十一月十一日

編輯先生：

最近讀了「六十年短篇小說選」，其中鄭清文「龐大的影子」，使我有許多感想：

「優勝劣敗，適者生存」，這是達爾文的名言，

也是現代青年們踏入社會後所面臨的事實。

主宰着這項競爭勝敗的人物，就是掌握着經濟大權的董事長。誰能贏得了他的歡心，誰就能步步高陞，無憂衣食。而董事長的女兒更成爲天之驕子，因爲在她父親的旗下，許多有才有貌的青年人，正渴望得到她的彩球。

外表老實，出身寒門，又肯埋頭苦讀的許濟民，正是董事長眼中的「好」青年。況且，他又肯以「半招贅」的名義與他的女兒結爲夫婦。於是，順理成章的，他領袖羣倫，一躍而爲「許常董」，龐大的名利垂手可得。

古今以來的寒門子弟，要想出人頭地，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拼命地「懸樑刺股」，參加一連串的考試。打入各個機關行號，憑着苦讀所得的知識，來換取薪水，而這種人，除非特別傑出，頂多只能做個中級職員。若要更上一層，非有一套「軟硬功夫」不可。硬者，對無利害關係的人絕情絕義，掉頭而去；軟者，對可能影響自己前途的人就唯唯諾諾，一副軟骨頭的模樣，或許也會有人憐愛。

白玉珊，一個中等人家出身，身上稍帶書香的女

孩子。受過傳統的教養，也對自己的「天份」有些許驕傲。職位是女秘書。她曾經和許濟民有過一次約會，然而烏來之旅並沒有使他們感情有所增進，原因是起於往烏來的途中：

一個溫厚但外表骯髒的老農婦上得車來。許濟民嫌惡她，用尖刻的語言把她趕開。他忘了他自己的母親也是像這樣的一位老農婦。但是，坐在旁邊的白玉珊却認爲許濟民應當讓座位給老農婦才對；之後，三位太保學生找白玉珊麻煩。許濟民竟害怕得臉色轉白，居然退到白玉珊的後面，不惜以她的身體來做爲擋箭牌。至此，許濟民欺善怕惡的心理表露無餘。等到太保學生被白玉珊孤傲無懼的語氣打發走了後，白玉珊就討厭許濟民了。以後，當許濟民像戶口普查似的問起了她的當教授的父親，做醫生的大哥，在美國教書的二哥時，白玉珊感到一陣噁心，就以「母親生病」爲由，正式地與許濟民決絕了。

然而，許濟民之所以不再與白玉珊來往，並不是凜於她的「義正嚴辭」，而是由於他發現白玉珊並無利用價值，所以他主動放棄了。這一點，是具有自尊心的白玉珊所感到最不甘心的。卑下的許濟民竟在她

的面前公然攀龍附鳳。白玉珊無法反抗之餘，心中「漲滿着否定許濟民的意念」，因她不停感到「許濟民龐大的影子向她直撲過來」。

許濟民最後，人財兩得，名利雙收。這種殘酷的事實，逼得孤芳自賞的白玉珊無路可逃，不得不以委身投靠「蒼老的董事長」來做爲打倒許濟民的手段。

小說的結尾，是當代社會悲劇的高潮。白玉珊的崩潰，代表着與世無爭樸素無華的清教徒以及正派人士的沒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種講求實效，急功近利的「電腦人物」了。

這是白玉珊的悲劇，也是現代都市男女趨求名利的悲劇。

黃英憲 十一月九日

編者先生：

看完貴刊第八期亮軒「一個讀書的故事」及壹聞提「淺談佛經讀法」後，深感興奮，像這種沒有教條，純爲現身說法的讀書經驗才是我們所真正需要的，希望貴刊以後多登載這一類的文章。

又：「淺談佛經讀法」一文中曾提及江味農遺著

的「金剛經講義」謂：「此書正在集資再版中，可付三十元付印費……三個月後出書」云云，據筆者所知，此書現已印出，且爲「贈送品」，「集資再版」是數月前的事，需此書者，可附郵二元逕向「菩提樹」雜誌社索取，只是存書已不多。

王道還 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編輯先生：

「書評書目」改以月刊發行是個令人興奮的消息，而「文季」雜誌和唐文標先生所引起的爭論，對文學界來說應該也可算是好現象。個人不贊同與社會隔離，對人類缺少關懷的作家和作品，但文學也不應被導入排斥一切而僅爲「哀生民之多艱」的狹窄死巷。

八期「書評信箱」林清玄先生建議對雜誌作總評，個人頗有同感，並認爲還應增加內容、深度够水準的短篇小說、散文、詩的評論文章，因這一類批評往往較爲深入，範圍也更廣泛。此外，一般讀者對比較專門的學術性著作，在選擇上都是比較頭痛的，「書評書目」在這方面的批評、介紹更是值得喝采。

吳正雄 六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

上(八)期黃維君談「唯美文學」，責人無寧責己「對文學的態度與觀念稍有偏失」，大概除了他之外，沒有人敢說文以載道是「早已成爲迂腐的歷史成見」。至於他拿作現實當辯解的「新批評」理論，本身諸多不周延的偏失，早經許多「現代歐美的文學批評家」提出指正，希望黃君多看這些反面見解，抱殘守缺是論文學者的大忌。

林建山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兄：

「書評書目」第一期大概就是您惠下給我的吧，看到字蹟應該能猜到才是，但是你的字體與鄭清文兄很像，使我迷糊。「書評書目」內容够高，確屬海內創舉……每期書出來，書店會自動替我送一份到學校，連同「中外文學」及新出之「文季」，鄉下地方住了，連僅有的一點文化味都給刮去了，只有藉這幾本雜誌稍稍吸點新空氣……

鍾鐵民十一月二十二日

編輯先生：

重讀第六期書評書目，看到一篇介紹「大地出版社」的專訪稿中說，姚宜瑛女士，徵求「女作家作品選集」時，曾付給每位作者「象徵性的稿費」三百元。不禁有些感觸。

「轉載作品」或編選「佳作選」，是一件很好的事。不過，似乎在轉載或編撰之前，應先徵求原作者的同意，而且應像姚女士那樣，付給作者一些「象徵性的稿費」，或者寄贈作者一兩本書。

臺灣省新聞處，編選「省政文藝佳作選」，就是先函知作者，附上二校後的作品，奉上稿費，書出了後，再寄贈兩本。這種作法，很正確。

然而，有些編選者却是「隨意取奪」。如曾獲青年戰士報主辦的「好書薦選」的前五名的「一頁一小品」，選入了我的一篇「成熟的稻子」。若非我在書店翻到，真是做夢也想不到會有此事發生。看到這篇作品，我的內心很憤怒，難道作者對於自己的作品沒有一絲權利嗎？編選者能像「小偷」一樣「隨意取奪」嗎？

胡坤仲六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 |       |    |                                                                                                                       |                                                                                                      |
|-------|----|-----------------------------------------------------------------------------------------------------------------------|------------------------------------------------------------------------------------------------------|
| X VI  | 16 | …爲獨立事件…                                                                                                               | …爲互斥事件…                                                                                              |
| X VI  | 19 | …之或率爲…                                                                                                                | …之或然率爲…                                                                                              |
| X VI  | 20 | …改成「回勝…                                                                                                               | …改成「因勝…                                                                                              |
| X VII | 4  | …爲獨立事件…                                                                                                               | …爲互斥事件…                                                                                              |
| X VII | 6  | …此時此數…                                                                                                                | …此時此數…                                                                                               |
| X VII | 8  | …或然率爲 $\frac{1}{4}$ 。…                                                                                                | …或然率爲 $\frac{3}{4}$ 。…                                                                               |
| X VII | 9  | … $\frac{1}{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1}{2} \times \frac{1}{4}$ 。…                                           | … $\frac{1}{2} \times \frac{2}{1} \times \frac{2}{1} \times \frac{3}{4}$<br>= $\frac{3}{32}$ 。       |
| X VII | 18 | $\frac{1}{4} + \frac{1}{2} \times \frac{7}{8} + (\frac{1}{2})^5$<br>+ $(\frac{1}{2})^5 = \frac{12}{16} = \frac{3}{4}$ | $\frac{1}{4} + \frac{1}{2} \times \frac{7}{8} + \frac{3}{32}$<br>+ $(\frac{1}{2})^5 = \frac{13}{16}$ |
| X VII | 22 | …與詞句…                                                                                                                 | …與語句…                                                                                                |

這裏面大部份錯誤，是我應該避免的。

高全之十一月廿二日

編者先生：

看了書評書目第七期楊祖愛先生寫的「談林懷民的蟬」，發現文中插入不少沒有必要的英文。個人覺得，「蟬」這本小說中所夾雜的英文，係配合內容、情節之需要，無可厚非。至於楊君文內所用的英文，才是真正的畫蛇添足；請問意識流、鋪陳、懸疑、輕諷等中文非要附上英文、中國人才看得懂嗎？如果把英文全部刪掉，是否會使此篇評文形成什麼缺陷？楊君自己也說過一句話：「不過好端端的話說着說着英文單字就來了，越來越洋。」（見第一一〇頁第四行）何以自己却患了濫用英文的毛病，真是使人費解。

李建盛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編輯先生：

「兩月新書」的介紹，本是給予讀者很好的服務，但每次帶給我的失望，貴社標註的明明是「兩月新書」，但所介紹的往往是三、四月前，甚至還有半年前出版的「舊新書」（從創刊號到第八期，這種情形一直延續着）希望貴社能把這塊園地耕耘好！

讀者陳榮霖十二月二日

× ×

轉來省立豐商柯春梅先生對第八期書評書目拙文「幾個數學語言錯誤的例子——評陳明哲編著『或然率』」的指正信已收到。柯先生指出拙文討論原書第五十三頁類似問題(2) (iii) 部份時，拙解第③部份直接引用原書原解第 (i) 部份 (甲勝五回乙勝四同時，甲獲全勝之或然率為何?) 的答案 ( $-\frac{3}{4}$ )，加入拙解第 (iii) ③部份計算，引錯了。柯先生的看法是對的。我把原書原解第 (i) 部份答案誤引為  $\frac{1}{4}$ ，就代入第 (iii) ③部份計算，導至第 (iii) ③部份答案以及最後①②③④四部份相加得到的第 (iii) 部份答案都錯了。我重新算過，原書原題第 (iii) 部份的答案  $\frac{13}{16}$  (如柯先生所說) 是對的。但是原書原解步驟還是 (如拙文指出) 錯的，並且拙文解題步驟還是對的。這就是說，第 (iii) 部份是一種「湊」答案的做法——好像已先知道答案再動手解題。

原書原題第 (i) 部份的另種解法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最初勝六回為全勝，所以甲勝五回

乙勝四回後甲獲全勝的情形有兩種：

(A) 甲勝 或然率為  $\frac{1}{2}$

(B) 甲負，甲勝 或然率為  $\frac{1}{2} \times \frac{1}{2} = \frac{1}{4}$

兩種情形為互斥事件，所以加起來  $\frac{1}{2} + \frac{1}{4} = \frac{3}{4}$  為甲勝五回乙勝四回後甲獲全勝的或然率。

以下是拙文 (包括柯先生這項指正在內的) 堪誤表：

頁數	行數	原	文	更	正
X III	3	…即可。所以…		…即可。由於現在這三個事件為互斥事件 (mutually exclusive events)，所以…	
X IV	12	…則項目……		…則題目…	
X V	5	…或然率以上…		…或然率為以上…	
		…得到 $\frac{59}{60}$ 。…		…得到 $\frac{59}{60}$ 。…	

# 編後

• 本刊自本期起改月刊後，需用稿件將大量增加，一方面我們希望曾在本刊發表過作品的作者繼續惠賜佳作，像過去一樣的支持我們，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擴展新稿源，本刊絕無門戶之見，只要是讀書、論書的評論和隨筆，意見中肯，文字圓潤，我們都樂意發表。

• 從創刊號至今，本刊曾開闢了許多專欄，這些專欄，雖未能每期刊出一篇，却一直是我們最渴望得到的稿件，爲了使廣大的讀者也能成爲我們這些專欄的作者，特再將我們設置這些專欄的構想敘述一遍：

① 作家與書：本欄已先後刊出三篇：「傳記小說家爾文·史東」（林鬱青）；「英國小說家祝瑞波」（崔文瑜）；及「瑪嘉列特·米德」（美新處）：這個欄所介紹、報導的作家不限中外，內容最好偏重對人的介紹之外；閱讀，寫作的照片）最好，文字不必太長，二、三千字以內較合適，所介紹之作家能具有新聞性，更爲理想。

② 書市場：本欄先後刊出「美國暢銷書新貌」（林鬱青）；「逛書攤的樂趣」（黃菊）；「幾本電影書籍」（尹彌），「我看書展」（康文）等篇，透過這個袖珍型的短欄，我們希望讀者能够瞭解到目前書市場的一些現況，歐美的出版界報導，或一些有趣的長短鏡頭，本欄文字亦請勿超過三千字。

③ 短評：只有這一個短欄，我們每期都能刊出一篇，必要時，可能還會刊出二篇、三篇，先後在這個欄刊

出的計有：「報紙來帶頭」（楊添源）；「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補遺」（天問）；「我買了半本書」（朱繩祖）；「『影響』的影響」（徐冬文）；「圖書基價問題」（何復言）；「書店和店員」（霍青）；「贈書的問題」（霍青）以及本期的「暢銷書？」（魏思平），凡和出版，圖書有關的各種問題，均可提出評論，來稿每篇請勿超過一千五百字。

④ 讀書的故事：本欄的設置，是由於我們讀到亮軒先生「一個讀書的故事」（本刊第八期）之後得到的靈感：我們相信，每個知識分子，從小到大，或多或少會有一段讀書的故事，為什麼會愛好讀書？又為什麼突然不看書了？那一本書使我們一生難忘，那一本書又害了我們？凡是和書有關的文字，均請您誠懇的寫下來，我們期待着您的大作。

⑤ 談談自己的書：彭歌先生本期剛好有這樣一篇文章，或許您會覺得，彭歌先生已經寫了四十八本書，纔够資格寫這類文章，不，不，絕對不是如此，如果您只寫過一本書，而您認為它是值得談談的，我們仍然歡迎您的賜稿，我們相信，一本書的誕生，也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我們也盼望您趕快寫下來。

⑥ 作家話像：本欄目前我們係請專人負責，但您如願意照我們的格式撰寫，也很歡迎，惟本欄儘量以性質相近的作家一起介紹，故來稿可能會積壓些時日。

• 本期除了刊出彭歌「談談自己的書」及「作家話像」欄的簡介外，也轉載了一篇專訪稿：「寧靜的海：彭歌」，我們一個字也沒有更改的原因是，希望讀者由兩篇文章得一比較，在前後五年的歲月裏，彭歌先生又完成了多少著作，他原先寫了二十三本書，現在是四十八本，我們用如此多的篇幅介紹彭歌先生的書和人，主要我們是被他永不停歇的努力感動，希望由彭歌先生「一步一步慢慢朝前走」的精神，也能影響「書評書目」所有的讀者，如果我們自己不會寫，起碼，不停的閱讀別人傑出的創作，對於我們自己也是一種進步。

• 本刊代購書已停止辦理。敬請讀者原諒。本社出版之叢書直接函購，一律以八折優待。

• 第六期必平君評「THE HIDDEN DIMENSION」的中譯本，其中第四十九頁倒數第三行，"Out-going woman" 經殷允凡小姐指出，應是「易於相處個性比較外向的婦女」，必平君將關紹箕君譯為「笑容滿面外出的人」改正為「退休的職業婦女」，都是值得商榷的。

• 張良澤的「鍾理和作品概述」是頗具史料價值的一篇文章，最近，臺灣的文壇開始討論鍾理和的作品，且有形成風氣的趨勢，張先生以研究鍾理和作品的工作自任，為臺灣的文學批評開闢新徑，本刊很樂意發表此

文。同時，本期也刊登謝嘉珍的「鍾理和短篇小說集淺論」，與張先生的意見互有出入，兩種不同的意見，更可顯出作家精神的真貌。

• 有些愛護「書評書目」的朋友，希望我們自己不要出書，以保持「書評書目」地位的超然，很感謝這些朋友時時警惕我們，惟辦雜誌之外，對出版事業，我們亦抱有一番理想，不過，書評書目出版社的叢書，在書評書目雜誌上，至多發表序文後記，或刊一些廣告。至於捧場式的書評，我們絕不會在自己的刊物上發表，這一點是可以向讀者保證的。

• 本刊近來訂戶激增，非常感謝各地讀者的支持，但劃撥訂閱時，除了姓名、住址請儘量寫得清楚、易認（經常我們要辨認一些龍飛鳳舞的草書）外，從第幾期訂到第幾期，亦請註明，以免我們不知從那一期開始寄給您纔好。

• 上期「編後」有一個很大的錯誤，（本刊曾於十一月先後在中央日報刊出更正啓事三次），即「原有訂戶續訂，仍按六期六〇元，十二期九〇元（二十四期一八〇元）計算……」應為「原有訂戶續訂，仍按六期六〇元，十二期一一〇元（二十四期二二〇元）計算……」現優待期限已過，一年訂價為一五〇元，二年訂價為二六〇元，前次優待訂戶，經本刊寫信後，大部份已將應補訂費寄來，仍有少部份訂戶，可能因工作忙碌，尙未能補寄給我們；還望新舊訂戶原有我們一時的疏忽，請將訂款於最近劃撥或同值郵票補寄本社。

• 本刊訂戶歐慧敏、鄭淑娟、陳貴安、李厚嘉四位先生，我們寄給您們的「書評書目」，屢次都被退了回來，有的是查無此址，有的是查無此人，也有的是遷移不明，請上述四位訂戶儘快來信和我們聯絡，以便補寄雜誌。

• 第八期「書評信箱」作者莊敬先生，您在稿末未註明通訊地址，請來信告訴我們，以便寄上五冊書評書目。

# 批評索引

方 邁

民國六十二年十月至十一月

## 壹、雜誌部份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談談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出版的幾種滿文書籍（清代通鑑長編等）	李 學 智	人與社會	1：4	90—93	62.10
物質文明的挑戰——綜合評介四本討論人類未來的書（J.K. Gailbraith的新工業國家，P.F. Drucker的不連續的時代，A. Toffler的未來的震盪及V. Ferkiss的技藝人）	江 萬 齡	人與社會	1：4	94—97	62.10
評「縱橫家研究」（顧念先）	何 啓 民	人與社會	1：4	98	62.10
評介韓百詩教授的（法文）「明代蒙古歷史文獻譯註」	陳 祚 龍	文藝復興	46	32—35	62.10
許溫德新著簡介——「一般地理學」	鄭 壽 麟	文藝復興	46	49—50	62.10
音樂的宣洩與溝通——談「琵琶行」（白居易）	顏 元 叔	中央月刊	5：12	61—63	62.10
蕭伯納與「聖女貞德」	蔡 進 松	中央月刊	5：12	80—85	62.10
李查遜的「克拉麗莎」	侯 健	中央月刊	6：1	85—91	62.10
大戴禮記與其作者	李 甲 孚	中央月刊	6：1	155—161	62.10
論洛夫後期風格的演變（石室之死亡等）	張 漢 良	中外文學	2：5	62—91	62.10
分析波特萊爾的「靜思」	史 德 義	中外文學	2：5	102—110	62.10
評「盯著天花板上的壁虎」（王默人）	林 柏 燕	中外文學	2：5	147—150	62.10
奧登和他的詩	陳 祖 文	中外文學	2：6	8—28	62.11
出發和再出發——喜讀「文學的新生代」（李國偉）	溫 健 騮	中外文學	2：6	29—31	62.11
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理和思想初探	張 良 澤	中外文學	2：6	100—112	62.11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玉碎與瓦全——兩個安蒂岡妮之比較 (索福克里斯與安努易)	胡	耀	恆	中外文學	2:6	124—135	62.11
關於梅縣教育事業——張其昀先生「中大在臺灣」讀後	陳	直	夫	中外雜誌	14:4	78—79	62.10
甲午痛史讀後 (王成聖)	何	博	元	中外雜誌	14:5	55—60	62.11
評介美籍匈牙利名詩人卜納德博士——兼評他的「秋舞」中譯本詩集 (林綠等譯)	羅	門		中華文藝	6:3	7—12	62.11
釣魚台的歷史與主權——評介井上清著：釣魚臺列嶼歷史與主權問題的剖析	吳	志	道	中華雜誌	11:10	54	62.10
讀「醜陋的新聞界」 (林莉倫)	朱	至	誦	中華雜誌	11:11	54—55	62.11
影子國王歐納西斯——暴發戶——「歐納西斯傳奇的生活與愛情」讀後 (Christian Cafarakis)	柏	蓓		中華書訊	9	17—18	62.10
熨衫做飯和原子能——介紹「原子時代的奠基人：費米傳」 (Laura Fermi)	亦	暢		今日世界	513	50	62.11
評應未遲的作品 (旅路等)	楊	柳	青青	世界評論	20:11	16	62.10
電子書評 (An Introduction to Electronics 等)	響	士		出版家雜誌	11—12	12—14	62.10
美學批評實驗：論溫任平的「廟」	溫	瑞	安	幼獅	38:5	52—56	62.11
新紅學的發展方向 (曹雪芹)	林	以	亮	幼獅文藝	38:5	4—15	62.11
葉珊與思采的散文	溫	任	平	幼獅文藝	38:5	51—60	62.11
尼甘迪：管理與經濟發展——臺灣的例子 (Anant R. Negandhi)	陳	定	國	企業與經濟	3:1	34—35	62.10
賈考伯：公司的力量與社會責任 (Neil H. Jacoby)	Goldston, Eli			企業與經濟	3:2	37—38	62.11
從「音樂的中國」看中國音樂那裏去 (韓國鑽)	歸	鴻	亭	青溪	76	137—145	62.10
鐵血詩人的聖歌	林	煥	彰	青溪	77	155—160	62.11
評介「尼金斯基日記」 (陳獻、郝小菲譯)	小	園	丁	青溪	77	161—166	62.11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一位美國學人著「岳飛傳」讀後 (Hellmut Wilhelm)	李	安		東方雜誌	7:4	65—67	62.10
石濤的世界——李葉霜先生寫「石濤的生平、思想及藝術」讀後	魏	子	雲	東方雜誌	7:4	68—70	62.10
「國劇音韻及唱念法研究」後商榷 (余演生)	申	克	常	春 秋	19:4	31—32	62.10
「農會的政治性與經濟性」讀後 (郭敏學)	劉	敏	行	政治評論	31:6	24	62.11
席碧爾 (Flora Rheta Schreiber)	拾	穗	拾	穗	282	215—216	62.10
暹宮夢 (Jules Archer)	Morrow,	拾	穗	拾	283	212—213	62.11
Lance							
肯特州大事件真相 (Peter Davis)	Magnuson	拾	穗	拾	283	214—215	62.11
Fd							
石墟之外 (Gerald Hawkins)	Anderson,	拾	穗	拾	283	216—218	62.11
Alon							
「生活」最佳影集 (Time—Life Books)	Foote,	拾	穗	拾	283	218—219	62.11
Timothy							
大人物與船貨運動 (Glynn Cochrane)	袁	憶	平	思 與 言	11:4	46—50	62.11
從「折枝集」談諷刺文 (丹扉)	桂	文	亞	皇 冠	40:3	141—143	62.11
約論余光中詩風的轉變	陳	芳	明	後浪詩刊	8	4—6	62.11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上) 評介 (吳相湘)	邢	義	田	食貨月刊	3:8	389—391	62.11
我對「四郎探母」的觀感	尹	紀	穎	海外學人	25	63—64	62.10
讀「劃時代的博士比丘」一文有感 (聖嚴法師)	榮	劍	華	海 潮 音	54:11	20—21	62.11
袁中郎與「金瓶梅」	魏	子	雲	書 和 人	224	1—8	62.11
川端康成的生平與著作	鄭	樑	生	書 和 人	221	1—8	62.10
評謝康博士譯「社會學理論」 (N.S. Timasheff)	郭	振	羽	書評書目	8	3—11	62.11
我對「家變」的一點感想 (王文興)	簡	宛		書評書目	8	43—46	62.11
現代邏輯引論 (A.H. Basson & D.J. O'Conner)	林	正	弘	書評書目	8	47—56	62.11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從「文季」的風格談「唯美文學」(何欣、尉天驄合編)	黃 維 君	書評書目	8	62—69	62.11
管理的藝術(Ordway Tead)	吳 彬	書評書目	8	70—72	62.11
中國文化人類學(鄭德坤)	邢 義 田	書評書目	8	101—105	62.11
論黃春明的小說中的人物(上)(兒子的大玩偶)	何 欣	書評書目	8	106—118	62.11
幾個數學語言錯誤的例子——評陳明哲編著「或然率」	高 全 之	書評書目	8	X-XV III	62.11
古代北西中國(姚大中)	邢 義 田	現代學苑	10:10	41—44	62.10
現代天倫(羅蘭)	陳 瀚	現代學苑	10:10	44	62.10
基督教與中國思想(謝扶雅)	達	現代學苑	10:11	41—42	62.11
哲學論集第一期(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	飛	現代學苑	10:11	42	62.11
談民族文學(學生書局)	胡 諾	現代學苑	10:11	42—44	62.11
介紹陳大齊先生著「平凡的道德觀」	陳 瑞 龍	國教天地	4	24—26	62.10
愛與被愛——「愛的藝術」讀後(E. 佛洛姆)	廖 美 琴	國教天地	4	27—29	62.10
管艇書室人文論著譯述彙刊(顧翊群)	吳 怡	國 魂	335	42—44	62.10
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文季」創刊號讀後	李 敏 男	笠詩雙月刊	57	64—66	62.10
「易經——不停的鐘」(吳韓麗儀)	王 冠 青	華學月刊	22	15—19	62.10
「臺灣省通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張 炳 楠	華學月刊	22	44—45	62.10
管窺胡品清「白日之死亡」	金 筑	葡萄園季刊	46	6—7	62.11
勒內·巴贊與「抗麗葉」	何 曉 鐘	新 文 藝	211	115—119	62.10
評介「詩心」(黃永武)	思 兼	新 文 藝	211	167—175	62.10
論「高老頭」(巴爾扎克)	姜 穆	新 文 藝	212	64—72	62.11
詩的情感——我讀「軍旗下」(孫家駿)	涂 靜 怡	新 文 藝	212	156—162	62.11
評介「長篇小說作法研究」(麥紐爾·康洛甫)	覃 思	新 文 藝	212	171—175	62.11
郭榮趙及其著作(歐洲史辭典等)	李 雲 漢	新知雜誌	3:5	102—108	62.10

析李喬的「含笑遠山」	覃 思	新 夏	36	24—27	62.11
微中子——原子的鬼魂粒子 (Isaacasimiv 著林如瓊 譯)	彭 樹 楷	新 時 代	13:10	29	62.10
馬克斯「關於費爾巴哈的提 綱」評論	周 之 鳴	新 時 代	13:11	29—31	62.11
吳濁流的文學(黎明前的臺 灣等)	尾崎秀樹	臺灣文藝	41	77—84	62.10
讀「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 稿」(楊繼振收藏)	潘 重 規	學 粹	15:6	4—9	62.10
評文書鑑定學(樂汝芳)	徐 遠 齡	警察叢刊	4:1	111	62.10
鐵路與美國經濟成長(羅拔 福格)	劉 石 吉	史 原	4	193	62.10
宋代商業史(波斯義信)	梁 庚 堯	史 原	4	205	62.10

## 貳、報紙部份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名作家與名著」(張康)	張 秀 亞	中央日報	10	62. 10. 6
起向高樓撞曉鐘——評介中華「師 道」(劉真主編)	吳 自 甦	中央日報	10	62. 10. 13
荒漠甘泉讀後(鄭慶慈)	立 秋	中央日報	10	62. 10. 17
讀陳立夫先生新著「孟子政治思想」	華 仲 慶	中央日報	10	62.10.23—24
黃克強先生的詩、詞、曲	秦 孝 儀	中央日報	9	62.10.25—28
從「民族覺醒」到「人類覺醒」 ——評介孫陵著長篇小說「覺醒的 人」	夏 鐵 肩	中央日報	9	62. 11. 27
「藝人與藝事」讀後(容天圻)	王 逸 祥	中華日報	5	62. 10. 1
華副「系列小說」讀後感(一葉扁 舟等)	李 鴻 爽	中華日報	9	62. 10. 2
關於「紅學」(曹雪芹)	張 欣 伯	中華日報	9	62. 10. 4
韓愈·白話文·家變(王文興)	林 柏 燕	中華日報	9	62.10.5—7
「給弟弟的信」讀後(楊美英)	王 雲 渡	中華日報	9	62. 10. 7
我讀「中華文化之特質」(教育部 文化局)	劉 國 光	中華日報	5	62. 10. 8
談郭良蕙的小說(加爾各答的陌生 客等)	讀書先生	中華日報	5	62. 10. 8
「異種的反響」(川崎一郎)	越 人 譯	中華日報	10	62. 10. 11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推介「老子與墨子」	林 貞 羊	中華日報	10 62. 10. 11
奧登——面呈大旱的詩人	朱 約 農	中華日報	9 62.10.11—12
「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導論若干譯名的商榷 (Joseph Needham 著，黃文山譯)	李 師 鄭	中華日報	5 62. 10. 15
析評「赤子悲歌」(彭品光)	宋 瑞	中華日報	9 62.10.16—18
推介「中國史學名著」(錢穆)	李 少 白	中華日報	10 62. 10. 18
王鼎鈞的小鎮逸聞	林 柏 燕	中華日報	9 62.10.20—21
英國的「企鵝」叢書(阿倫蘭創辦)	王 白	中華日報	5 62. 10. 22
「教育行政新論」讀後(朱匯森)	孫 虹	中華日報	12 62. 10. 25
新編國中國文課本第一冊的檢討(國立編譯館)	陳 東 和	中華日報	10 62. 11. 1
我對「文學探索」的幾點看法(林柏燕)	李 師 鄭	中華日報	10 62. 11. 1
談國中實驗英語課本	溫 煥 松	中華日報	5 62. 11. 15
我讀「一個中國農夫的自述」(董顯光)	金 刀	中華日報	10 62. 11. 8
諾貝爾文學獎與懷特	朱 約 農	中華日報	9 62. 11. 10
評「愛的藝術」的價值(佛洛姆)	李 師 鄭	中華日報	5 62. 11. 12
談「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畫冊	讀書先生	中華日報	10 62. 11. 15
「孫學體系新論」讀後(張益弘)	謝 讚 煌	中華日報	10 62. 11. 15
痛苦、奮鬥的過程——「汪洋中的破船」讀後(鄭豐喜)	許 若 松	中華日報	9 62. 11. 17
「準三百文省」——高中國文第三冊的問題(梁實秋)	魏 子 雲	中華日報	5 62. 11. 19
本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懷特及其作品(快樂谷等)	曠 湘 霞	中華日報	10 62. 11. 22
談「水滸」挿圖	王 白	中華日報	10 62. 11. 22
龐德與李白(讀 Oscar Williams 選輯的袖珍本現代詩)	張 秀 亞	中華日報	9 62. 11. 23
評介「菜根譚講話」(洪自誠)	王 逸 祥	中華日報	5 62. 11. 26
我讀「歲月·天涯」(呼籲)	余 我	中華日報	9 62. 11. 27
也談「改造日本之書」(西遊記等)	蘇 西 河	中國時報	12 62. 10. 15
「還俗記」與視覺效果(鈕先銘)	王 鼎 鈞	中國時報	12 62. 10. 25

篇 名	評 者	報 紙 名 稱	版	年 月 日
玄奘與摩西——吳承恩的西遊記與舊約出埃及記	姚 詠 蓁	中國時報	12	62.10.29—30
學童們的心聲——評介朝日新聞社編「現在在學校裡……」	洪 祖 顯	中國時報	12	62.11.7
三談莎翁聲韻三種中譯（梁實秋、虞爾昌、方平各譯的十四行詩）	施 穎 洲	中國時報	12	62.11.9—12
白居易的一首五言絕句（江樓聞砧）	費 海 璣	聯合報	14	62.10.6
豐年（雜誌）	彭 歌	聯合報	14	62.10.6
史蒂華的「空山幽穴」（Mary Stewart）	張 時	聯合報	12	62.10.9
談瑟與錦瑟詩句（李商隱）	李 甲 孚	聯合報	14	62.10.12
董顯光自傳（曾虛白譯）	彭 歌	聯合報	14	62.10.19
天倫人倫（讀羅蘭的現代天倫）	彭 歌	聯合報	14	62.11.2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懷特及其作品（沃斯等）	陳 蒼 多	聯合報	14	62.11.2
魏斯特的「火龍」（Morris L. West）	張 時	聯合報	14	62.11.4—5
「白蛇傳」與「雨月物語」——中日比較文學一鱗（上田秋成）	崔 萬 秋	聯合報	14	62.11.10—11
迦陵談詩與談詞（葉嘉瑩）	彭 歌	聯合報	14	62.11.11
非小說（讀 Truman Capote 的冷血）	彭 歌	聯合報	14	62.11.17
格林的「名譽領事」（Graham Greene）	張 時	聯合報	13	62.11.19
念茲集（中央社）	彭 歌	聯合報	14	62.11.23
大系之後（談中國現代文學大系）	彭 歌	聯合報	14	62.11.24
必須起說之書（Theodore H. White 的一九七二年總統的產生）	彭 歌	聯合報	14	62.11.30
鑑賞與評論——評介「張愛玲的小說藝術」（水晶）	李 師 鄭	新生報	10	62.10.16—17
我讀「敬老美德」（曾燕萍）	晏 如	新生報	10	62.10.18
筆友情——論「柴可夫斯基書簡集」	南 風	新生報	10	62.10.21
評介「百獸圖」（歐威爾）	覃 思	新生報	10	62.11.6
潛伏的說客——一本派凱德暢銷書簡介	關 雲	大華晚報	10	62.10.1
紅樓夢與精神分析學（曹雪芹）(一) ~(二)	費 海 璣	大華晚報	10	62.10.1, 8

篇名	評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中國人的光輝與其他——「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導論讀後感（李約瑟）	李師鄭	大華晚報	10	62.	10.	8
庾信的詩	費海璣	大華晚報	10	62.10,15.22,29		
讀「醫務社會工作」後（姚卓英）	金延生	大華晚報	10	62.	10.	15
拜讀「從根救起」「迎頭趕上」兩巨著後（陳立夫）	雨廬	大華晚報	10	62.	10.	22
近代偵探小說之父愛倫坡的作品和生活（金甲蟲等）	逍遙	大華晚報	10	62.	10.	22
評高陽著明代的皇帝	謝英	大華晚報	10	62.	10.	29
論哈代的小說（孤注一擲等）(一)~(二)	華爾富著 徐進夫譯	大華晚報	10	6.	11.5.12.26	
談杜甫的絕句詩（漫與九首等）	黃敬齋	大華晚報	10	62.	11.	19
攝影漫談第二集讀後感	安印民	大華晚報	10	62.	11.	19
評介成長的極限（D. H. Meadowz 領導創作）	李維剛	大華晚報	10	62.	11.	26
談西遊記紅樓夢等的改寫——評介「中國古典名著裏的故事」之三（柯作青）	黎亮	國語日報	3	62.	10.	7
王蓉子的「世外桃源」	珩珩	國語日報	3	62.	10.	14
談封神傳的改寫——評介「中國古典名著裏的故事」之四（劉翰才）	黎亮	國語日報	3	62.	10.	21
師專生要說的話——「不甘心又如何」讀後（蕭文煌）	羅仕光	國語日報	5	62.	10.	23
讀「湯姆歷險記有感」（馬克吐溫）	曾信雄	國語日報	3	62.	10.	28
卡爾孫作品的特色	唐潤鈞譯	國語日報	3	62.	11.	4
兩本新書（張彥勳的兩根草及徐正平的兒童書信）	小雲	國語日報	3	62.	11.	4
評「象寶寶的鼻子」（顏炳耀）	林前	國語日報	3	62.	11.	11
進修老師的話——「老師進修冷落學生」讀後（國語日報）	李仁	國語日報	3	62.	11.	12
關於「兒童月刊」（社長蘇宗健）	曾信雄	國語日報	3	62.	11.	25
美國哥德克獎得獎書——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五七年得獎書的介紹（小房子等）	許義宗	國語日報	3	62.	11.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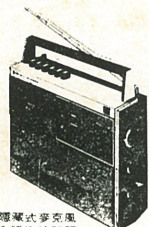
附註 1 雜誌部份依雜誌名稱筆劃先後排列  
 2 報紙部份依報紙名稱及日期排列  
 3 篇名後之括弧，係被評書或文章之原作者

# 享受“聽”的最高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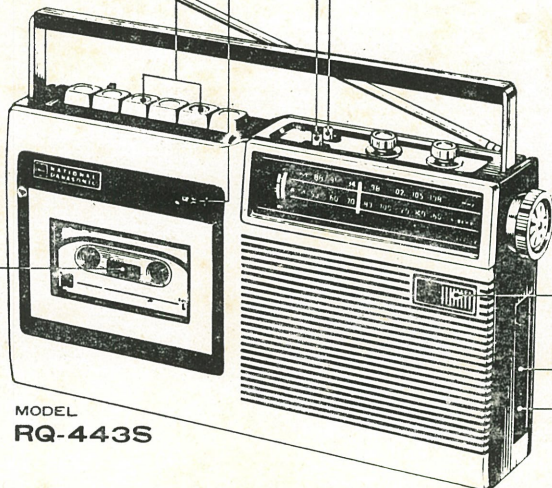
- ① 自動錄音系統，自動停止切電裝置，延長壽命。
- ② 精確考究的三位數錄音率轉數計，操作方便、省時。
- ③ 直接收錄FM/AM，音響效果最佳。
- ④ 三種電源裝置，AC/DC及汽車電池。
- ⑤ 三段區式監聽裝置，便於檢查錄製中的聲音是否得當。
- ⑥ 隱藏式麥克風，永不失錄。
- ⑦ FM/AM接收裝置，音樂、新聞無一漏失。
- ⑧ 入睡電源定時關閉裝置，可安心睡覺。
- ⑨ 錄音音量自動控制，錄音效果十全十美。
- ⑩ 設計精巧，美觀大方。

RQ-434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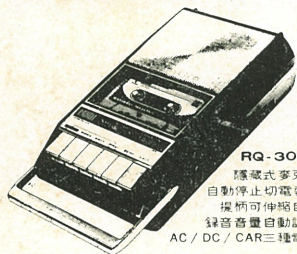


隱藏式麥克風  
入睡定時關閉  
自動停止切電裝置  
電也/扁平插卡器  
FM/AM收音機可直接錄音

MODEL  
RQ-443S



## National Cassette Recorder



RQ-309S

隱藏式麥克風  
自動停止切電裝置  
提柄可伸縮自如  
錄音音量自動調整  
AC/DC/CAR三種電源



RQ-711S (銀鏡)

隱藏式麥克風  
伸縮提柄  
交流流兩用  
錄音音量自動調整



RQ-413S

隱藏式麥克風  
單指錄音操作  
間歇錄/收音控制  
錄音音量自動調整  
AC/DC/CAR/充電式四種電源



● 請向各大電器經銷商及百貨公司電器部選購。

## 國際牌錄音機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 Technics的音響世界.....

Technics名牌是National Panasonic 專為音響器材中高逼真度機型所使用，  
在Hi-Fi音響工業裡，其設計與技術已達最嚴格的標準，性能挑戰製作的極限，特  
點超越時代。閣下如果對音響認真追求其完美性，請選用冠有**Technics**的各式  
高級音響製品，將足以配合您行家的組合需要，藉以得到最大的滿足。



Technics Hi-Fi System

國際特機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6-98號 電話：537167 (三線)